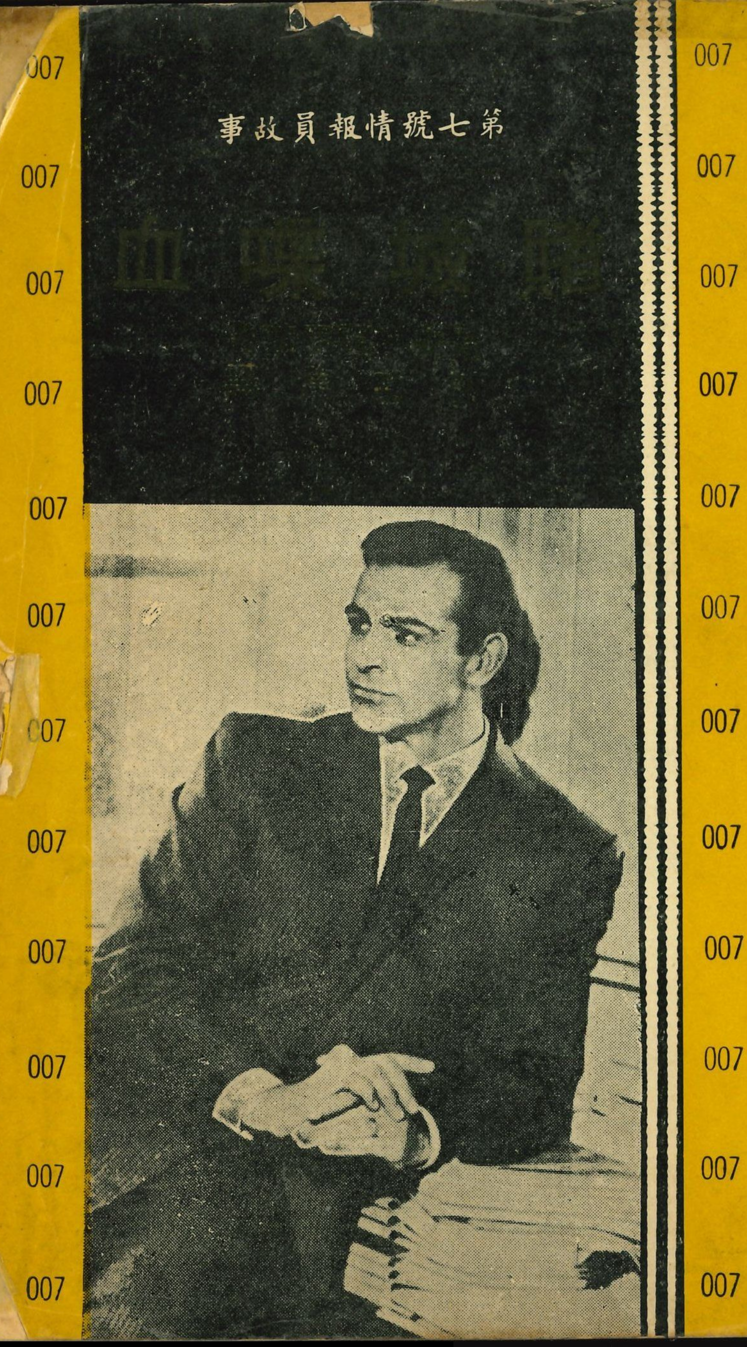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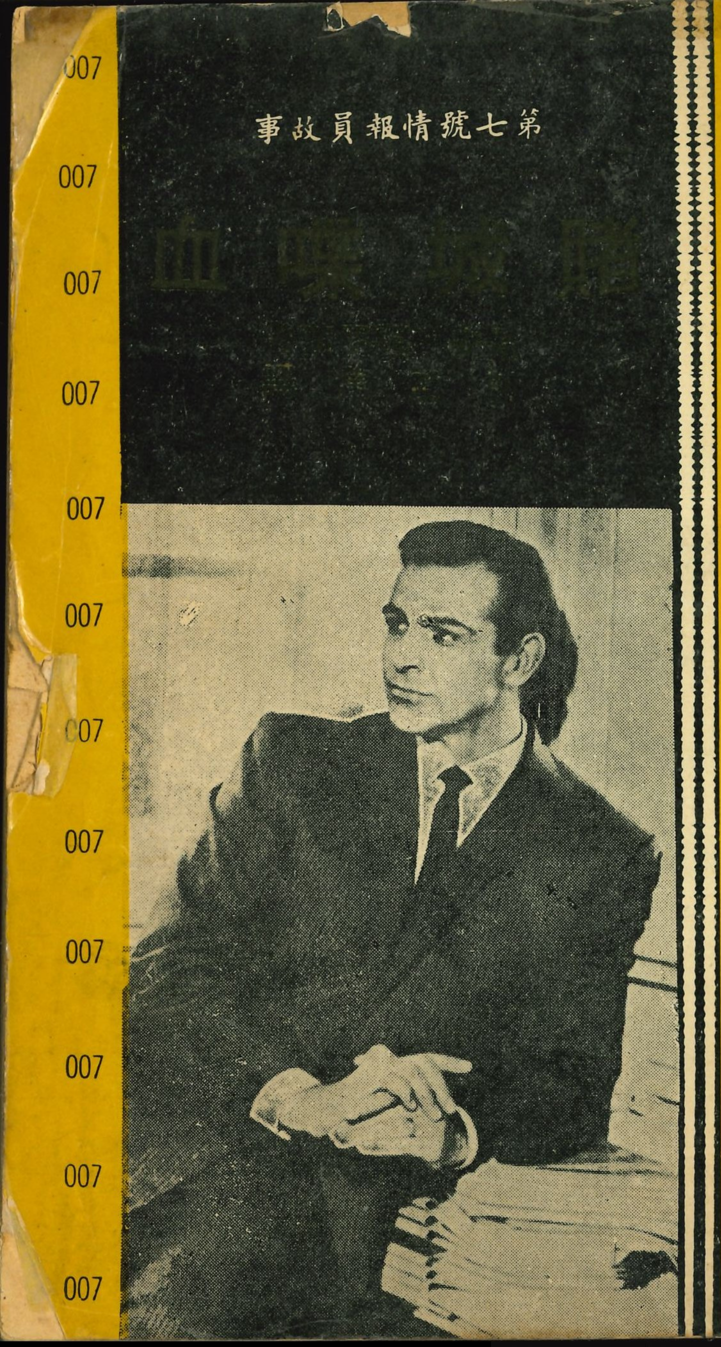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007



007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賭城諜血

立志出版社印行

特價十元

書名：賭城喋血
譯者：郭功雋
發行者：周玉銘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四一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號
郵撥：三三一三三號
印刷者：立志印刷廠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四六一號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二出版

定價：台幣二十元 港幣二元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賭城喋血

易安・富萊明著

郭功雋譯

大華晚報連載

立志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CASINO ROYALE"

BY

IAN FLEMING

譯者贅言

富萊明和他的第七號情報員

正當一、二集第七號情報員電影片在本省各地上映創下賣座優異記錄之際，外電傳來，○○七號的塑造者，英國作家易安•富萊明（IAN FLEMING），已於本年八月十一日因心臟病猝發病逝坎特布里。他生前著有十多本廣受歡迎的小說，其內容均以一位果敢而機智的情報員龐德（JANES BOND）的事業爲主。他的著作，已經成功地拍成電影的計有三部，在拍攝中者尚有兩部；此類作品已譯成二十三國文字，流傳於世。我們謹以其作品的第二十四種譯文，作爲懷念這位悚慄能手的奠禮。

富萊明筆下的龐德，乃一身是膽，經常深入虎穴和歹徒、私梟，惡霸相搏鬪的硬漢。○○七號代表英國情報局最高級的外勤辦案人員。○○字號暗示具有「特命全權」的身分。他携帶最新型無聲手搶，獲准必要時可以獨斷專行的射殺敵手，正如同享有「先斬後奏」特權的方面大將。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之所以獲得廣泛的盛譽，原作佈局詭異，題材新穎，實居首功。這一系列的作品，不下十二部之多，各以特定範圍作爲故事發展的場地，其中又襯以適當羅曼史增加浪漫氣息，因此能使人讀來津津有味。富萊明的故事可以用一個簡單公式說明它的構成要素。此即〇〇七故事＝警探（＋）異國情調（＋）美女。地理背景可能各異，漂亮的女角可能一再更換，而這個公式似可代入他的個別作品中而屢試不爽。

故事的背景時而法國海濱，加勒比海的牙買佳島，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美國的賭馬聖地沙拉托加，瑞士的阿爾卑士山腰滑雪場所，勾人心魄的女角，有時是〇〇七號的女助手，有時是共黨反間諜，有時是私梟的重要幹部。可是，在冒險犯難，遍體鱗傷，有時是艷福無窮的情況下龐德每次都能達成上級——特勤局長退休海軍將領麥爺——所交付的任務。

龐德故事之所以廣受讀者歡迎，原作者的出身與閱歷實爲一重要因素。茲將富萊明氏生平簡介如後：

易安・富萊明是老富萊明的次子，生於一九〇八年。其父曾任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在第一次大戰時任陸軍少校，後在作戰陣亡。易安幼年就讀伊頓私立中學，及長欲繼承父志，入英陸軍官校（桑哈斯特皇家軍事學院）受訓。畢業後本欲參加入陸軍部隊服役，但最後改變主意，轉入新聞界成爲路透社駐莫斯的特派員。

第二次大戰時曾任英海軍情報署長的特別助理，官階中校。由工作上耳濡目染，他在這一段

期間曾深切體認秘密情報的作爲與實務。二次大戰後恢復平民身分，先後出任路透社及倫敦泰晤士報社駐莫斯科特派員。對於亟欲窺探鐵幕內情的人，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職務。除致力寫作外，富萊明在世時最後的職位是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國外部經理。

易安・富萊明已婚，遺有一子，名凱司帕，現年方十二歲。

若問原作動機，最好請聽易安自己的解說：「龐德這種性格在一般情報人員中是累見不鮮的。他有多方面的興趣。而這樣的人我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曾經親身接觸過。……我寫這些小作品，無非想供給多情的異性戀人一些讀物，使他們在火車或飛機上或躺在床上，能得到消遣而已。」

譯文承大華晚報「淡水河」副刊自五十二年七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四日連載，復承立志出版社承印出書，均此誌謝。惟譯者學識翦陋，錯誤必多，尚乞讀者不吝指正，是幸。

譯者　郭功雋誌　五三、十一、卅東港。

一　秘密情報員

一九五〇年六月初。子夜。法國索姆河口的礦泉王村。

縱然置身號稱俱樂部的高級賭場，挨到下半夜三點鐘，由氤氳的烟氣摻雜了汗酸味也就燻得人够受了。隨伴着一擲千金的豪興，乃是一種悄悄侵蝕神經末梢的作用。它使圍在檯邊的人身心交瘁，難以承受。貪婪心、恐懼心加上心神不寧終於使感官猛然甦醒，促使沉淪在這種環境的人亟欲擺脫這令人嘔心的氣氛。

就在這種情形下，龐德突然發生已經玩膩了的感觸。他善於把握時機，總能在身心瀕於疲憊的關口，激流勇退。適時撤離「戰場」也可以免於因五官感應遲鈍而大輸其錢。

這一夜他玩的是輪盤賭，靠押象牙球停止在槽溝中的字頭是否符合以賭輸贏。現在他謙謙君子似地離開那張桌子，安步踱到半人高銅欄干圈圈旁邊駐足片刻。

銅欄干以內「號頭李」雄踞在專用賭臺的一面大坐其莊。人們正玩得起勁。看起來莊家今夜手氣順遂。在他胸前雜七雜八堆了一大片白色籌碼餅，每一塊白餅餅代表十萬法郎。（二次大戰後法郎兌換率約爲一美元換四百法郎）此外，在他雄壯的臂彎裏堆着半截高黃餅。一枚黃餅價値五萬法郎。

龐德在一旁冷眼觀察這位好漢的側影。他是法國北部運輸業工會的首領，一個奇兀而出衆的

人物。睇視了頗長的時間後，龐德聳聳肩膀，好似甩下的一付擔子，這才向門口踱去。

進門處由齊下頷高的「兌換籌碼室」擋住去路。坐在柵欄櫃臺裏面的司賬，派頭無異於銀行的行員，正坐在高凳子上埋頭清點成堆的鈔票和各色籌碼餅。籌碼分門別類盛在貨架的隔框中。貨架高高在上，離櫃臺遠遠的，要墊起脚跟才看得見。司賬備有警棍一根，手槍一把，用以防身，若有人打算竄進櫃臺，搶刼大把鈔票，再跳出來循甬道和大門口逃出賭場，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何況司賬通常由兩人值班。

龐德在兌換籌碼處換錢時，想到這裏有遭刼的可能性。他先收到幾張十萬法郎的大鈔，又拿到一叠叠一萬法郎的鈔票。此時他心裏在推想明天上午賭場股東們召開業務檢討會的情形。

「號頭李昨夜賺進二百萬法郎。他玩老本行。費小姐只玩一個鐘頭，贏得了一百萬法郎之後就知足而退。在一小時內她使坐莊的號頭李三次賠雙倍，然後滿足地走開。她的頭腦非常冷靜，魏洛林先生玩輪盤賭贏了一百廿萬法郎。他喜歡押第一門和第十二門。押很大的賭注。可是他的手氣很好。再有，就是英國佬龐德。在過去兩天當中。姓龐的一共贏了將近三萬法郎。他就在第五號檯旁邊專門押紅字，採取累進制下注的戰法。我們的戴領班曉得他的戰術戰法。看起來，他性格極爲拗執，特別喜歡下大注。他這兩天手氣很順遂，而且態度又很沉着。昨夜，我們遊樂場的實績，計開：『比點子』賺進×××法郎，巴卡拉牌九一共賺進×××法郎，輪盤檯一共賺進×××法郎，輪盤球局雖然出師不利，但仍算够本……」

「謝謝，柴先生的報告！」

「謝謝您，董事長！」

會議在一片致謝聲中結束，龐德心裏想到這裏，隨手推動轉門，一面朝身着夜禮服的司閽面露笑容。那人的主要職責是把守賭場的出入要道，如果情況危急，只消脚下一踏電門，轉門便立卽鎖住不動。

賭場股東們開完業務檢討會，各位委員計算清楚勝負兩抵以後的結存，便分途回家或者上餐館去午膳。

想到打刼兌換籌碼處這個題目，龐德當然不是替自己着想，只是對這個題目發生興趣而已。他判斷幹這個勾當需要十名彪形大漢。出事時說不定要打死一兩位司賬。這個主意行不通，如今的法國或者任何旁的國家，難得爲打刼賭場，找到十位絕不背叛的好漢。

他手面闊綽地賞給衣帽間女郎一千法郎小費，然後穿戴整齊步出遊樂場的臺階。龐德心裏有數，「號頭李」決不會有打刼兌換處的念頭，於是便把這個可能性一筆勾銷，這時他反躬自省，考量一下親身的感受。他察覺到皮鞋踐踏着又乾又硬的沙礫碎石。走路時很不舒服。嘴邊依然殘留着粗糙而難聞的氣味，胳肢窩也稍微帶點汗漬。他覺得出眼球陷在乾癟的眼窩裏，很不好受。他的臉上，鼻樑和鼻腔都因充血而脹得紅通通的。他向甜美的靜夜行了一次深呼吸，再度努力使自己集中心智與恢復感官的正常機能。他暗忖在離開旅社這一段時間，可曾有人悄悄檢查過他

的房間。

他穿過寬敞的公路，經過一帶花圃，返回他所投宿的「豪華」大飯店。賬房面帶笑容交來一把房間鑰匙，是一樓第四十五號，同時也遞上一封電報。

龐德拆視電報，原來是英屬牙買佳島拍來的，上面說：

「牙買佳首府京士敦加急電××× ×××× ×××法國索姆州礦泉王村豪華飯店探交龐德，滙上一九一五古巴哈瓦那雪茄貨款一千萬法郎，複述（一千萬法郎），應敷吾兄需求。達西華。」

這封電報證實已有一千萬法郎的款項在撥滙途中。頭一天下午龐德曾經商請巴黎中繼站轉發一則電訊給倫敦總部，盼望發給較預計爲多的資金作爲賭本。這封電報就是回音，巴黎替他轉的訊，龐德的頂頭上司〇〇組的克里門組長立即報告特勤局的麥局長。麥爺皺着眉頭想了一想便笑嬉嬉地通知主計長去和財政部打商量。

龐德以前因公去過牙買佳島。這次派他到礦泉王村遊樂場來辦案，事先就安排好掩護身份。他是以牙買佳島首富卡非進出口貿易行合夥人的身份到法國來談生意的。所以表面上他受牙買佳的節制，由加勒比海著名的「拾穗日報」圖片股股員法士蒂和他密取連繫。法某是位沉默寡言的人。

法士蒂先生老家在牙買加外海的凱曼羣島。戰前受雇於當地一家捕捉玳瑁的商行，當會計員

。第二次世界大戰初起卽請纓志願從軍，大戰結束時他在地中海馬爾他島英海軍情報站當出納。復員期近，帶着晦澀的心情，他正預備返回西印度羣島重操舊業。剛好特勤局加勒比海負責人看中了他，決定加以吸收。經過嚴格的照相技術訓練以及其他技能訓練，由牙買佳某聞人出面引薦，使法士蒂在拾穗日報社當上圖片股員這一職位。

平日他忙着處理來自各大通信社，包括世界社，環球社，國際新聞社，路透社，所供給的新聞照片。可是法士蒂也偶爾接到從一位從未見面的上司打來的電話指示，全是一些簡單而硬性的規定，只憑小心謹愼和勤快動作就能辦得好的瑣事。他兼任這種零星差遣，有一筆固定的額外報酬，每月由加拿大皇家銀行滙一張二十英鎊的支票存入他的銀行賬戶，名義上這錢是從英倫他一位遠房親戚寄給他的。

對於目前這個特殊任務，法士蒂奉到的指示，要他把遠房親戚從倫敦打來的越洋無線電話，立卽以加急電報轉給在法國公幹的龐德。發電時用達西華爲代名。

擔任中間傳達的遠房親戚向法士蒂提出保證，所有經手傳遞的電訊都是商業通信，決不會引起當地電訊局的疑竇。所以不久法士蒂便以「航運通訊與圖片社」特約記者的身份，利用報舘的一切便利，跟英法兩國的通都大邑電訊頻傳起來。爲這個專案的額外工作，他獲得多加十鎊的月費。

他有點得意揚揚，好像不久就可榮獲帝國勳章的褒獎。同時他果然以分期付款訂購一家莫理

生牌小包車。第一期款項亦已付訖。又爲自己添置一付綠色的遮光眼罩，對於這種頭飾他響往已久，戴起來可以使伏案處理圖片的人，氣派十足。

龐德早已洞悉上級採用的這種捨近求遠的遙控手段。做爲老資格的情報員，他已經慣於接受各種古怪的管制方式。他毋寧說頗爲滿意這種拐彎抹角的通信連繫，因爲在他回答麥爺的指令以前，可以多出一兩個鐘頭的猶豫時間。他知道這是自己的幻覺，一種一廂情願的謬見，說不定總局派出另外一位工作同人直接向上報告。那人可能潛伏在礦泉王村暗中複查自己的行動。不過這種遙控手段，的確使人產生距離上的幻覺。他跟倫敦攝政公園附近特勤局大厦辦公廳內的指揮人員絕對不止橫隔一條一百五十哩寬的英倫海峽。局裏的首腦部似乎也因通信距離加長無法綿密的掌握他的一舉一動。正如遠在京士敦的法士蒂，寧願用分期付款辦法購置莫理生轎車，因爲如果一次以現金買下來，也許倫敦就有人查出這回事，而且追查他那裏來的這一筆錢。

龐德將京士敦來電唸了兩遍。於是他從櫃臺上撕下一張電報稿紙，匆匆用大寫字母作成覆電：

「電報悉，款足敷用。龐。」

他把電報稿遞給司閽，然後把達西華打來的電報塞進衣袋。有沒有人設法套取他的電訊，那就無法追查了。只消買通司閽就可以在拍發以前抄下一張副本，要麽，司閽在送訊以前也有機會利用蒸氣偷偷啓封窺探來電的內容。

龐德拿起鑰匙，道聲晚安，便向樓梯走去，一面轉臉對開電梯的工役搖搖頭。他知道開動的電梯正像一個警鈴。如果一樓房間中有人潛伏，他不願意打草驚蛇。所以他寧願小心點自己走上樓去。

當他墊起脚後跟悄悄上樓梯時，心裏突然反悔起來，感到經由牙買佳回答麥爺的電報措辭太過樂觀。正因爲曾在賭場身經百戰，他心裏有數，妄想依靠較弱的賭本和强敵對博，這就犯了錯誤。話又說回來，想再問麥爺多要一點錢，談何容易。他想到這裏不禁聳聳肩膀。此時已經上到一樓，便轉彎順過道輕步回到自己的房門口。

龐德確知房間中電門的裝設位置。他身手矯捷地朝門楣一站，只幌了一幌就同時完成好幾樣事。他推開房門，叭的一聲擰亮電燈，頓時一隻手裏已經亮出了防身手槍。寬敞的臥房安靜地朝着睨視。他沒有檢查半開着門的浴室，逕自走進臥室。他關好房門，一連串擰亮床頭燈和穿衣鏡旁的電燈，又順手把手槍放在靠窗沿的長椅上。此時他俯身檢視臨行前暗中打點的安全標記有否遭受破壞。他曾經拔了一根頭髮封住寫字檯的抽屜，現在發現頭髮仍然原封未動。

而後，他又伸手朝衣櫥的瓷質旋鈕輕輕一抹，也發現把手上預置的撲粉並未沾污，這表示沒有人轉動過。隨後他進入浴室，掀起抽水箱的覆蓋，檢查存水的水線和銅質阻塞球上事先所做的劃痕是否齊平。

龐德進行這些嚴防宵小的檢查動作時，態度極爲認眞，毫無自欺或自信的感覺。他是受過嚴

格訓練的秘密情報員。就憑遵照職業上的細節規定行事，一直循規蹈矩，才有今天的地位。在他看來，例行的警戒動作是非常合理的步驟，這和海底潛水員或者新飛機試飛員，以及其他任何別位幹冒險生活賺大錢的人處處小心行事是一樣的道理。

確知在他去賭場這一段時間，旅館住房並未有人暗中搜查過，龐德這才寬衣解帶，先洗一個冷水淋浴，然後點燃今天抽吸的第七十根香烟。他安閑地坐在寫字檯旁，桌上堆置着一大叠連本帶贏的鈔票，開始在一個小記事本上記賬。

回憶兩晚上的戰績，再清點戰果，他發覺足足贏了三百萬法郎。離開倫敦時他帶來一千萬法郎的資金。昨天他要求巴黎中繼站轉訊增資一千萬。從法士蒂的電報，他知道連同即將由當地里昂信託局滙到的一千萬法郎，他手頭累積的賭本將近二千三百萬法郎。也就是兩萬三千英鎊，或者六萬五千美元。

龐德呆呆地坐了一會，一壁向窗外黝黑的海天眺望。後來他把這一堆鈔票統統壓到枕頭底下。於是關掉電燈，如釋重負地鑽進兩張粗糙的法國床單之中。他以側身向左的姿式睡了約十分鐘，心裏盤算着過去廿四小時內發生的大事。然後改爲仰臥，專心致志的使自己進入夢鄉。

安睡之前他末後一個動作，乃是伸出右手向枕頭底下探索，直至手指確實接觸了〇．三八考脫手槍的木柄爲止。當他熟睡時，那一雙熱熾而富於幽默的靈魂之窗暫告關閉，他的身體回復它充滿了沉寂、諷刺、蠻橫與淸凉的固有特徵。

二　號頭李的資料袋

整整兩星期以前，英國國防部特種勤務局的局長麥爺收到如下文件。那是該局蘇俄調查站站長呈送的一份備忘錄。

受文者：麥爺

發文者：蘇俄調查站站長

案　由：擊滅假想敵在法國主要鷹犬「號頭李」之計劃。

號頭李別名有「暗碼」，「代字」，「數碼」等不同稱謂，該員名義上任共黨控制之亞爾薩斯重工業及運輸業工會之會計主任。一旦有事必係鐵幕帝國之第五縱隊重要首領。

附件：號頭李之個人資料由檔案組編撰如附錄A。俄帝「鋤奸團」Smersh之內幕如附錄B。

吾人已察覺有一段時間號頭李近來的境遇，日益艱難。從各方面看，他是蘇俄卵翼下在西歐活躍的得力鷹犬。這個人不但喜愛女色，兼嗜其他癖好，因此暴露不少的弱點。我們有時針對其弱點所在善加利用。譬如他所寵愛的一位情婦，一個歐亞混血女郎（實際上是我方一八六〇號情報員）即係本局F調查站派遣的工作人員。最近一八六〇號對這位大亨的個人事務已經探出一些底細。

長話短說，號頭李目前似乎努力掙扎於破產的邊緣，並力圖作困獸之鬪。從一八六〇號提供

的蛛絲馬跡吾人可以歸納出「一葉知秋」的論點。例如，他最近賣掉一批名貴珠寶，將康城附近一棟別墅高價頂讓，又竭力撙節家中的日常開銷，在以往，他素來不在乎這種支出。經主管情報的法國第二局有力支援下（本案期待與該局密切合作之處尙多），我們業已尋出十分奇兀的原委。謹將故事輪廓簡報如次：

一九五〇年元月間，號頭李一次購進分佈在諾曼第與小不列顚省取名爲「消魂莊」的一系列分支店號的妓院。當他斥資盤進這一系產業準備大展鴻圖時，做了一件極爲愚蠢的錯事。他的後台老闆，列寧格勒第三處，曾有大批資金存在他手邊，供作亞爾薩斯重工業及運輸業工會的津貼。他在其中挪用了大約五千萬法郞。

在昇平年月，開辦「消魂莊」這種行業，是最容易賺錢的。號頭李當初決定做龜頭，與其說意圖把老闆托管的基金摻在一起將本圖利，毋寧說意圖藉此擴增工會本身的資金。不管眞正動機何在，他可以找到利潤比妓女戶更大的別種企業。但是他是色中餓鬼，當起大小各莊的莊主，除了淨賺法郞之外，還有無數如花美女可供享用，這種附加收益其他企業何能相比。

可惜，好景不長，命運很快就予以嚴厲的懲戒。

生意剛做滿三個月，忽然間，四月十三日，法國衆議院通過了第四六六八五號法案，命名爲「整頓風化，限期肅淸營利妓女戶條例。」

（麥爺讀備忘錄，念到這個法文標題的條例最後一字，便念不下去了。無名火冒起三丈，他

撳動對講機鍵盤上一個電鈕。

「S站站長嗎?」

「是的，您哪!」

「這個外國字到底甚麼意思呀?」他拼出字母。

「當拉皮條講，您哪。」

「我們不是外語學校，S站長，假如你打算顯揚你的外文淵博，不妨添附對照的註解。最好，還是用英文。」

「抱歉得很，您哪。」

麥爺指頭再撥動一次電鈕，繼續批閱備忘錄。

此一條例（他嘴里唸道說）就是衆所熟知的馬理查法案，不僅將散在花街柳巷的大小妓院一律封門，而且附帶也把淫書、圖片、和小電影一體禁絕。於是號頭李經營的大買賣，一夜之間就變得岌岌可危，搖搖欲墜。這一來號頭李終於面對着重大的財務危機。經他挪用的巨額工會基金尙未歸還，新訂律法又整得他焦頭爛額。萬不得已，他將大部份妓院改組爲賭場，利用法律漏洞設法指使應召女郞做點零星生意。一面繼續經營兩處專放小電影的地下戲院。

可是這一番改頭換面的應急措施並未分散警局對他的注意力。他準備激流勇退，決心大虧其本地把各地分莊的產權脫手求售，不料竟無人問津。這使他非常的沮喪。此時州縣警局又鐵面無

私的展開執法行動，不出幾天，分在各地的消魂莊，不下二十幾處，統統被勒令停業。

警方只當他是妓院大老板而特別加以注意，直到我們調查他的財務狀況時，主管情報的法國第二局才跟警局密切合作來清查這位仁兄的種種孽績。

對我們和法國人而言事態的嚴重性已屬昭然若揭。於是過去幾個月，警方跟蹤肅清的結果，使各地消魂莊分支店號全部停業。無論是誰，如對號頭李經管的工會賬目作一次正式的稽核，不難發覺賬面上短絀五千萬法郎巨款。而號頭李則是此一組織的會計兼出納主任。

他雖虧空公款，似乎尚未引起列寧格勒方面的疑竇。

可是，有一件事對號頭李頗爲不利。負責整肅俄帝叛徒的特務組織，號稱「鋤奸團」的很可能已經嗅出氣味有點欠常。據P調查站高層情報來源的訊息，鋤奸團有位要員已經離開華沙，取道東柏林前往西德的史塔士堡。法國第二局目前並未予以證實。此外，素以辦事澈底著稱的史塔士堡治安當局也沒有隨聲附和。史塔士堡正是號頭李工會組織的大本營。我方在工會中臥底者除一八六〇號外，尚有其他人員。

如果號頭李曉得鋤奸團已經尾隨在身後實施釘梢，或者警覺出對他稍感懷疑，那他除了在自殺與逃亡兩者間作一抉擇，就別無良策了。目前他雖然陷於絕境，從緊鑼密鼓準備有所作爲的態勢看來，他自信不致有性命之憂。正因爲他大張撻伐的企圖才使我們提出一個澈底摧毁的對抗行爲。我們設計的策略，雖然要冒險，却是不同凡響的謀略。相信本備忘錄結論中提出的對策頗有

成功之可能。

長話短說，我們判斷號頭李的翻本計劃，跟其他找零用錢的小偷在本質上並無不同。他打算在輸贏極大的賭場中歛取鉅款藉以彌補赤字。假如想在證券市場興風作浪，收效太慢，可謂緩不濟急。幹其他非法勾當，例如販賣毒品，或者經售如金黴素、鏈黴素、可第松之類高價特效藥，也犯相似的缺點。如果主辦香檳大賽馬，絕對無法一次籌足他所預期的偌大金額。何況在賽馬過程中搗鬼，縱然成功，也不免會遭人暗算，結果虧空依舊掛在賬上。

不管怎樣說。我們現已判明，他從經管的工會賬戶中將存款餘額二千五百萬法郎掃數提出。更經調查清楚他在索姆州索姆河入海口以北的礦泉王村，租下一座小巧的別墅，自兩週後起租，言明暫時租用一個星期。

我們推測，今夏在王村俱樂部的高級賭場中形將出現全歐洲排場最大的賭博場面。爲吸取鄰近的戴鎮和李村兩地的賭客前來參戰，王村俱樂部的股東們，已由埃及王室銀公司的穆罕麥德阿里熟知的銀行家和大商家手中貸用若干王室資金。他們借到三張西洋牌九「巴卡拉」的專用檯子。這家埃及銀公司多年來一直想自主宰「巴卡拉」托拉斯的希臘人羅浮手中分享一杯羹。

由於在高層社會公共關係工夫下得既深且好，相信許多歐美大賭家已經事先得訊，頗有躍躍欲試之態。當地大旅社的房間已被約訂一空，準備屆時到王村俱樂部來會師。看起來這家六十年前在維利尼亞女皇時代曾是盛極一時的古老俱樂部，這臨海的遊樂聖地，即將重振英名。

總之，我們相信號頭李惠臨王村之用意即在於此。他準備在今年六月半或稍後幾天，在賭場「巴卡拉」檯面上以二千五百萬法郎的賭本作莊，希望囊括賭客的籌碼，使他贏足五千萬法郎。（那時，他就一擧兩得，也爲自己賺囘一條活命。）

吾人建議的對策——

最能符合國家利益並滿足北大西洋公約國共同利益的方策，莫如使俄帝此一得力鷹犬於備受揶揄後終至一蹶不振。號頭李掌握中由共黨御用的工會，擁有五萬會員，一旦西歐發生戰事，勢必擾亂法國北部，作爲俄帝第五縱隊之實力。今如使之財政破產，信用掃地則其主子勢將其失去信心與親睦感。倘吾人設法在賭場上澈底打垮號頭李，則上述情況即可水到渠成。（註釋：吾人不能採取暗殺滅口之行徑，蓋刺殺號頭李並不能使工會瓦解。反之，列寧格勒可能迅採掩飾行動，淹沒其劣蹟，反而使他成爲赤色烈士。）

於此本站茲愼重建議：由本局遴派精於賭博的工作人員携帶充足賭本適時前往王村，在檯面上殺得號頭李片甲不留。

當然這是一個相當冒險的策略，如果賭賽失利，特勤局恐將損失鉅額活動經費。不過，若與耗費不貲而目標則爲局部化的其他秘密任務相比照，本案成功的契機亦不爲低。

倘最後否決此一建議時，仍請將所提供之一應情報資料以及建議對策密函第二局或華府中央情報局，相信此二機構可能亦有出而執行此一策略的熱忱。

S調查站　站長（簽名）

附錄A

姓名：號頭李

別號：「暗碼」，「數碼」或德文「號頭」。

來歷：國籍不明。

最初發現爲駐德美軍佔領區大趙難民營之一無家難民，時間一九四五年六月。此人顯患貧血病及聲帶中風症（可能出於裝病？）兩年。因藥力副作用以至重聽自稱已喪失大部記憶力，僅謂曾在亞爾薩斯與羅蘭省及史塔士堡等地謀生。可能於一九四五年九月憑第三〇四—五九六號身分證獲得居留權。改名爲號頭李。（自稱「余僅爲身分證上一個號頭而已。」）無受洗賜名。

年齡：約四十五歲。

特徵記載：

身高五呎八吋。體重二五〇磅。膚色甚爲蒼白。經常剃光鬍子碴。髮絲棕紅色。眸子深棕色，眼球較小，彩虹甚多。口小如婦人。鑲金牙。耳朵亦小，而邊肉較厚，此爲猶太後裔之徵象。手小，汗毛多，常作文質彬彬狀。脚掌亦小。此人或係地中海沿岸與普魯士或波蘭人之混血兒。衣著考究，修飾整齊。喜穿雙排扣深色西服。香烟癮甚大，嗜法國烟絲，喜以除尼古丁烟嘴抽吸。偶爾使用預防傷風的吸入器。聲調輕而均勻。操馬賽腔法語。英語、德語均佳。態度嚴肅，不

善嬉笑。

嗜好：喜高尚而昂貴之娛樂。性慾旺盛。自笞派教徒。

（譯註：十三、十四世紀時有一派相信自行鞭笞可以贖罪的信徒）精於駕駛高速度跑車。擅長手槍射擊，撲拿術，嫻於以匕首搏鬪。身上經常暗藏老人頭牌剃刀片三塊，帽箍、左脚皮鞋根及香烟盒中各藏一塊。諳熟會計與計算。賭博好手。外出時經常由二名帶槍保鑣隨侍在側，槍手衣着講究，一爲法人，一爲德人。（詳細資料檔案室有案可查。）

評語：爲一極具危險性之俄帝得力鷹犬，由列寧格勒第三處通過巴黎交通網加以控制。

檔案室主任（簽名）

× × × ×

附錄B

案由：SMERSH

情報彙要：

根據本局檔案及第二局與華府中央情報局交換之有限資料彙編如下：

SMERSH係由俄文 "Smyert Shpionam" 兩個字節縮字首而成，原意與「撲殺奸細」相近。

此一組織之級層與內政部（M．V．D）相當，即內政人民委員會（NKVD）之前身。相信由特務頭子貝利亞親自指揮。

總部：設在列寧格勒，分部設在莫斯科。

「鋤奸團」負有清除或整肅散在俄帝本土或國外特務機構以及秘密警察各分枝單位中背叛分子與變節諜員之責，它是俄帝最有力且最令人恐怖的組織，據稱當其奉令清除異己時，從未有辱使命。

當年逃亡墨西哥的俄共元老托洛斯基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突然遭狙擊橫死寓邸中，相信即爲「鋤奸團」傑作之一。此外尚有許多整肅其他俄共政要事件不爲外人所知。

其後當希特拉攻擊蘇俄時「鋤奸團」之名再度名震遐邇。一九四一年蘇俄軍隊在各處戰場因不能扼守防線而紛紛後撤。「鋤奸團」遂迅速擴編，奉令派遣特工人員潛入各處，負責對付德軍雇用的情報人員與反間人員。當時它兼任內政人民委員會的執法隊。至於此一組織目前的眞實任務又如何，我方尚未明確的瞭解。

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鋤奸團」曾歷經澈底的整肅，相信現在供職期間有幾百名優秀工作人員，分別隸屬以下五個處：

第一處：主管蘇俄境內及國外的反情報活動。

第二處：主管行動，包括行刑隊在內。

第三處：主管財務。

第四處：主管人事，調查及法律。

第五次：複審處，對所有被告的裁決作最後的論斷。

第二次大戰以後僅有一名鋤奸團團員曾落入吾人手中。該員即葛柴夫，化名爲蓋萊瓊司。一九四八年八月七日葛柴夫以手槍在倫敦海德公園射殺捷克斯拉夫駐英大使館的醫官白朝納。被捕應訊時竟吞食內藏氰化鉀的鈕扣自殺身死。斷氣前僅透露他是鋤奸團的一員，並且表示能爲祖國盡忠爲榮。

吾人相信下列英國雙重諜員先後均遭鋤奸團的毒手：杜諾萬、哈普凡、伊麗莎白・達蒙、文特洛、麥士、沙華林。（細節請查資料室第Q號卷夾。）

結語：

吾人應竭盡所能設法瞭解此一恐怖組織之內幕，並摧毀其工作計劃。

三 No.007

主管蘇俄調查事宜的S站站長對此一撲滅號頭李的特定計劃至感興趣。由於S站站長本人曾殫精竭智的思索整個構想，爲向首長親自說明，他拿着全份備忘錄興冲冲地昇到特勤局最高一層樓。特勤局這棟灰色大夏，俯瞰着倫敦北區的攝政王公園。他到達頂層，穿過蒙着綠色粗呢的樓門，順過道踱向最後一間辦公室。

他走着挑釁式的步態進入麥爺局長的幕僚長辦公室。參謀長是位年輕有爲的工兵軍官，因一九四四年於服行一次破壞任務時受傷，改調文書工作，從秘書一直爬上第一號幕僚的席位。雖然久任內勤，他仍然保持固有的幽默感。

「比爾，你聽我講，我有一個計劃要向局長報告。你看目前進去合不合式？」S站長在投石問路。

「潘妮，你認爲如何？」參謀長轉過身徵求麥爺私人秘書的意見。他們二人共用這間屋子。

潘妮小姐算得上是個可人兒，就是眼睛不好看。她慣於用那一雙挖苦人的冷漠眼神朝人逼視。

「該沒有問題。今天早上他去外務部開過會，贏了一個小小勝仗。而且半小時內沒有其他約會。」她冲S站站長笑笑以鼓勵。她喜歡主管這一重要部門的S站長也喜歡他的爲人。

「比爾，好了，讓我滿懷希望吧。」他把帶紅星的黑色卷夾遞給參謀長。那是代表極機密的文件夾。「同時看在上帝份上，呈遞卷夾時要帶着頗有信心的神氣。並報告他我等在這裏翻閱密碼手冊，請他考慮這件案子。他也許要垂詢細節部份，我可以隨時進謁。我希望在他沒有披閱完這卷夾以前你們兩位千萬不要讓別的事打擾他。」

「好說，您哪，」參謀長揿了一只電鈕，傾身向前接近辦公桌上的對話機。

「喂？」一個平靜而低沉的聲音問。

報告，S站站長有一件緊急公文呈閱。」

對講機沉默一小會。

「拿進來好了。」那聲音說。

參謀長放鬆電鈕，然後站了起來。

「比爾，多謝你啦。我在隔壁屋裏待命。」S站站長說。

參謀長帶着極機密卷夾穿過雙層房門進入麥爺的辦公室。不多一會他退了出來，那時房門口亮起一盞藍色電燈泡，意思說麥爺在處理要公，不得擅入。

事後，S站站長帶着勝利的驕矜告訴他的副座說：「最後那一段結論幾乎使我們栽了根頭。他認定這計劃無異是顚覆活動或者勒索的行爲。他對這一層期期以爲不可。可是最後總算核准這個計劃。他說這個主意未免失之狂妄，不過如果財政部答應給錢的話，值得我們試一試。他想他們會出錢的。他打算說服財政部這個計劃比我出大錢買通的俄國上校値價多多。那傢伙在倫敦尋求政治庇護才幾個月，就露出尾巴，原來是個雙重間諜。而且局長也急於要狠狠地打擊號頭李一次。何況他已經找到執行這一任務的適當人選，正打算派他出這個差事哩。」

「他是誰?」副座迫不及待地問。

「還不是○○組的一員——我猜大約是NO. 007。他够强悍，麥爺認爲號頭李帶的保鑣槍手可能會惹亂子。他玩撲克牌一定有兩手。否則他就不會在戰前派到蒙地卡羅出了兩個月差。那

時羅馬尼亞的幹員戴着黑眼鏡，靠褪色墨水做暗號。結果他和第二局的探員合作，終於在賭檯上大獲全勝。那一仗007號足足贏了一百萬法郎。是戰前的錢，不算少。」

龐德奉命進謁麥爺，過程甚爲爽快，短暫。

麥爺交給他S站站長的備忘錄要他研讀一遍。他拿着文件走到鄰壁接待室從頭到尾唸過一通，又俯首鳥瞰下方公園裏的樹木大約十分鐘。龐德重回局長室時，麥爺不放心地問：「老龐，你覺得這個計劃怎樣?」

龐德隔着大辦公桌目光注視那一雙銳利而清澈的眼睛。

「承您的抬舉，我倒滿喜歡出這趟差，您哪。但是我無法打保單說一定贏。賭具之中就數『巴卡拉』變化多端，也許比較玩卡洛蒂紙牌略遜一籌——說不定手氣不好時，我在緊要關頭分到一付『斃十』，就有掃地出局的危險。賭注一定下得很大，我想開牌時跟進的人，起碼要出五十萬法郎。」

麥爺局長冷澀的眼神逼得龐德不敢再講下去。麥爺早已考慮到這種可能性，對於「巴卡拉」這一類西洋牌九的多變性知道得不比龐德爲少。這都是他職責攸關的事——顧慮到每一種事情的可能變化，瞭解人員的秉賦與能力。自己派出去的人和敵對的人全都淸楚，此之謂知己知彼。龐德後悔自己對疑慮吐露得太多。

「他也可能分到手一付斃十，」麥爺教訓地說，「會給你帶足賭本。可能有兩千五百萬法郎

，跟對方一樣多。出發時給你帶一千萬，等你熟習現場之後再滙給你一千萬。其餘五百萬靠你自己去贏。」他笑笑接着又吩咐說，「在大賭開場前幾天你先去那邊看看而後再下場。由Q先生安排住宿，交通以及打點你所需要的任何裝具，向會計主任領取資金。我打算跟第二局接接頭，請他們準備一切。話說回來在他們的領土，照目前的情形，對方如果不把事情擴大，是我們的運氣。我想說服他們派馬蒂士協助你。記得當年在蒙地卡羅賭場，你們兩人合作得非常之好。同時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的關係，我也要向華盛頓中央情報局打個招呼。他們派在巴黎近郊芳登布魯的聯合情報處似乎也有幾位出色的人物。還有別的問題嗎？」

龐德搖搖頭，然後答說，「我當然願意和馬蒂士再度合作的，您哪。」

「好吧，我們走着瞧。試着把差事辦好。假如這次你有辱使命，看起來我們都要變成大傻瓜了。可是你也得分外小心。雖然滿像個吃喝玩樂的差事，可是我想實際上或者並不那麽有趣。號頭李並非等閒之輩，唔，祝你好運。」

「謝謝您了。」龐德說完朝門口走去。

「等一下。」

龐德應聲來了一個向後轉。

「老龐，我想還得派一個人掩護你，比較好。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何況你也要一個送訊的人。讓我再考慮一下。他們會跟你在王村取得連繫的。你放心吧！人選一定不會差。」

龐德本來想單刀赴會的，可是誰有膽量跟麥爺直接頂撞哩。當他離開局長室時只盼望派一個忠心，慧黠而且拘謹的同工來掩護他。

四　牆中有耳

於是，兩週後，龐德在王村豪華飯店房間中一覺醒來，這一段經歷便在腦海中複現。

兩天以前他在午間抵達濱海的礦泉王村。沒有人企圖跟他取得連繫。他在旅客名簿登記：「龐德，來自牙買佳島瑪俐亞港」之時也沒有引起任何猜疑。

麥爺對於他變更身份以資掩護，並未表示重視。他認爲：「一旦你在檯面上和號頭李對擂，你就無法隱遁身份。你藉化身作掩護。只能騙騙老百姓罷了。」

龐德熟習牙買佳的一切，因此他請求由該地間接控制。他化身爲當地烟草、甘蔗富豪的闊大少，喜歡在股票市場或賭場上興風作浪。如果有人打聽底細，就找京士敦的達西華作他的代理人。法士蒂化名爲達西華，同意使他可以自圓其說。

這兩天整個下午和大半個晚上龐德一直泡在俱樂部裏鬼混，在輪盤賭的檯面上專門用累進下注法買偶數點子。西洋牌九的「巴卡拉」席上如果莊家挑釁地賭倍時，他一定奉陪。假如輸了，他只跟進一次，就適可而止。

用這種又穩又狠的戰術使他斬獲了三百萬法郎，兩晚上下來他的神經和技藝都得到澈底的鍛鍊。他已經把俱樂部的出入門路搞得瞭如指掌。更重要的一點，他曾經在不同的檯桌旁邊仔細觀察過號頭李。結論則有一點長他人威風，那傢伙的確是個技藝絕倫而且手氣很好的賭徒。

龐德一向考究上好營養的早餐。早起冲過冷水浴之後，他在窗前寫字檯前小坐。面對晴朗的一日，他引頸眺望。然後咀嚼豐富的食物。先灌半品脫的冰桔汁，接着消受三只炒鷄蛋配鹹肉片，再喝兩杯黑咖啡。他點燃這一天頭一支香烟，是特製的巴爾幹與土耳其菸葉的摻用品。他注視海邊，微微的波浪輕舐着漫長的沙灘，從第厄普鎮啓航的漁船隊擺下長蛇陣迎着六月的朝霧駛去，後面有一羣追逐青魚的海鷗在上下翻飛。

正當他眺望海景看得出神時，電話機鈴聲大作，看門人報告巴黎師太沱無線電行老板帶着訂購的收音機前來交貨。

「好的，」龐德答覆說，「叫他上來。」

這是按照事先安排的規定與第二局的人取得連繫。龐德注視着房門，希望來人是馬蒂士。

果如所料，馬蒂士扮成生意人的模樣，態度恭敬，手裏提着一只大方匣的皮手柄。龐德笑臉相迎，若不是馬蒂士謹愼地關上房門，愁眉苦臉而且用另一隻手塞住嘴巴，早就要熱烈地慶賀這一番舊雨重逢了。

「先生，我剛剛從巴黎來。這就是您訂購的五燈收音機，照你們英國人的說法是超外差式，

在王村你可以收聽歐洲各國首都的廣播。附近四十哩以內並無任何關山阻隔。」

「這倒要得。」龐德欣慰地答說，爲對方這句有意義的說明，翹起一邊的眉峯。

馬蒂士裝做沒有看見，只顧辦理移交手續。他把收音機放在地上，靠近壁爐旁邊那個沒有點亮的電氣火焰，一面褪去外套。

「現在剛過十一點。」他說：「我想香頌歌唱音樂會該可以從羅馬中波波段收得到。香頌歌唱隊目前正在歐洲各大都市巡廻演唱。讓我們聽聽義大利京城的反應。正好可以試試收音機的性能。」

說完他擠了一下眼簾。龐德守視他撥動幾只電鈕，點亮的紅燈泡表示開在長波波段，音量調節器開在最大輸出的位置，此時收音機尚未出聲。

馬蒂士在收音機背後做些小動作。突然間一陣表示歡迎的鼓掌聲響澈這間屋子。馬蒂士安詳地朝機器注視有一小會然後突然關掉電鈕，他的聲調充滿了憂悒。

「親愛的主顧先生——對不起，請您原諒——我沒有調整好。」隨即繼續轉動電鈕。大約鼓搗幾下以後，一股音色優美的法語歌聲從空中和諧地飄送過來，這時馬蒂士走到老友跟前，在龐德背後重重地拍了一記，同時出力的捏緊右手，直到龐德的指尖感到劇痛。

馬蒂士與緻勃勃地警告說：「親愛的朋友，你的底牌被人揭穿了，被樓上的人揭穿了！」他說着用食指向天花板戳戳：「就在此刻，蒙芝先生或者他那位貴恙在身的太太，據說正害着流行

性感冒，不被這種混聲合唱的大嗓門吵得大發雷霆才怪哩。而且我希望他們被這種美妙歌聲吵得光火。」他滿意地露齒而笑，一面端祥因滿懷疑慮而縐起眉頭的龐德。

馬蒂士坐在床邊，用拇指指甲扯開一包軍國牌香煙。龐德納悶地等在旁邊不發一言。馬蒂士對於自己幾句警闢的話語掀起的聳動性頗感自滿。他開始講正經話。

「我不知道他們怎麽來的。想必在你抵達王村三天之前他們已經在搜索你的行蹤。敵人在此地有可觀的實力。樓上房間裏住着蒙芝夫婦。男的是德國佬。妻子來自中歐國家，可能是捷克人。這是一家老式的旅社。電氣火焰的背後有一隻久已停用的烟囱就在此地。」說着他向電氣火焰正在上方幾吋處懸掛着一只電力强大的微音偵測器。線路從烟囱通到蒙芝的壁爐中，接上一只放大器。他們房間裏有一部鋼針錄音機和一隻由蒙芝夫婦倆交互監視他的放大器。蒙芝太太裝病，說得了重傷風，三餐在床上進食，蒙芝先生放棄享受日光浴，又摒棄在這個避暑遊樂聖地參加賭博，眞正的原因在此。

「我們事先已知一二，因爲蒐集情報是我們份內職責。直到你住進旅社幾小時以前，鬆開壁爐裏電阻絲後面的螺絲釘才獲得證據。」

龐德不放心地走到壁爐架前，檢查電阻絲釘在牆上的接電板。一點不假，螺絲帽的六角顯示出輕微的擦痕。

「現在該是再背一段臺詞的時候了。」馬蒂士說着走到收音機旁，把開關關掉，精彩的歌喉

便嗒然中絕。

「先生，你滿意這架收音機嗎?」他問道：「你可以聽得出歌聲多麽清晰。這個歌詠隊不算壞吧?」他用右手打圈圈做手勢，一面揚起眉頭。

龐德會意地回答說：「貨色很好，我倒喜歡把這一段歌詠節目聽完哩。」想到樓上蒙芝夫婦怒不可遏的面貌，他不禁莞爾而笑。「這部收音機似乎刮刮叫，我想買一部帶回牙買佳的，正是這一種。」

馬蒂士挖苦地裝了一個鬼臉，然後重行開到羅馬電臺。

「你和你的牙買佳!」他抱怨地說着然後就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龐德蹙起眉頭朝老友看看，然後解釋說：「喂，老兄，你也不必扯我的後腿哪。我們曉得這種掩護身份的手法不會瞞多久的。可是使人心煩的是他們怎麽這樣快就戳穿底細的。」他苦索愁腸却百思不得其解。會不會是俄國人已經識破了我們的密碼系統?假如那樣的話，不如乘早收拾行囊趕快回家爲妙，免得他本人和行動計劃全盤落空。

馬蒂士似乎看出他的心思，便表示意見說，「不像是密碼系統出了漏子。不管怎樣，我們已經通知倫敦方面，他們當然馬上就變換密碼的。我的想法是，一定是甚麽重要的骨節眼出了毛病。」他微微一笑，是一種出自手足之愛的滿意姿態。然後鄭重其事地說，「在歌詠節目結束以前，趕快把公事交代清楚。」

「首先讓你知道」——他深深吸了一口軍國牌香烟，才接下去——「上級派了一位使你會高興的助手。這位助手是個美麗的女郎，（龐德直皺眉頭，）眞是漂亮極哪。」對龐德的反應認爲滿意以後，馬蒂士才接下去說，「她有烏黑的秀髮，碧藍眸子，美妙而……凸出的身材。前後方都曲線玲瓏，」他又添了一句註釋，「這位小姐而且是無線電行家，做爲師太沱無線電的店員，派來幫助我在夏季打開銷金海灘的售貨量，眞是很順理成章的。」他笑了一下接着說，「我們也投宿在這家旅館。如果你的收音機臨時發生故障，我可以隨時派助手來給你檢修。所有新機器，縱然是法國出品，剛剛到主顧中的頭兩天總會有小毛病常常出在晚上。」說完後故意誇張地擠擠眼皮。

龐德不但不高興，反而苦萎萎地問道，「他們派一個女的協助我，倒底搞什麼名堂？難道要我參加紅男綠女的野餐會嗎？」

馬蒂士半路插嘴進來說，「親愛的德請你先稍安毋躁。她不但豔如桃李，冷若冰霜，而且出乎意料地正經辦事。她的法語跟本地人一樣流利，而且曉得做秘密工作的各種行規。派她擔任掩護，再適當也沒有了。我已經安排好，非常順當地跟你搭上伴。讓你在此地碰見一位美麗女伴，合情合理之至。身爲牙買佳百萬富翁的大少爺，」講到此地他謙恭地咳嗽一聲，「像你這樣年經小夥子，沒有女朋友反而不相稱。」

龐德半信半疑地咕嚕了一聲。「還有別意意外事情麼？」他不放心地問。

馬蒂士照直說，「沒有甚麼大不了。號頭李已經在他的別墅裏安頓停當。那別墅座落在沿海公路十哩開外之處。他身邊帶了兩名保鑣。看外表都似本領高强的鎗手。其中之一曾經拜訪城裏一間小公寓。裏面兩三天以前住進了三名黑社會的神秘客。這幾個怪客可能也是他們組織中的一部份。他們的身份證件倒沒有漏洞——顯然都是無家可歸的捷克人——！但是據我們一位同志說，他們擠在房間裏講的是保加利亞語。在此地保加利亞人少得有如鳳毛麟角。敵方多半用他們來對付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這班人極爲馴服，雖然愚蠢，但却唯命是從。俄國佬喜歡用他們當刺客或者替死鬼，在案情詭譎時才借重他們。」

「謝謝你的消息，我不知道要對付其中那一批人？」龐德追問一句：「還有別的麼？」

「沒有了。在你用午膳之前，先來歸隱旅社的酒吧一趟。我把她介紹給你。你可以請她今晚吃大菜。然後她陪你出入俱樂部就一點不會使人生疑了。我也要到場的，只是在暗中監視。我會部署一兩位得力的同仁，我們會隨時留心你的。啊，還有一位姓賴的美國人也住在豪華。全名是賴非立。他是中央情報局芳登布魯支局派來的人。倫敦要我轉告你。他看來O•K•可能有用。」

從地上的收音機裏，發出振耳欲聾的義大利歡呼聲。馬蒂士連忙關掉節目，他們交談幾句生意話，關於收音機以及如何付款等等。然後熱情地互相道別，在鞠躬告退以前馬蒂士還來得及留下一個眼風。

龐德一人坐在窗沿，敏捷地大動心思。馬蒂士帶來的訊沒有一件使他安心。他已經被人揭開了底牌，而且在職業間諜的全盤監視之下。可能未等他在賭檯上面對面和號頭李力拼以前，可能會有一個清除他的陰謀。俄國人素來是殺人不貶眼的。其次，還有這個累贅的女助手。他不禁喟嘆一聲。女人是遊樂時的良伴。做工作時，她們常常礙手礙脚，而且會用隨身携帶的感情，性慾使人墜入霧中。你得照料她們，隨時保護她們。

「狗雜種，」龐德低聲咒罵着，這時記起樓上的蒙芝夫婦，便大聲地重罵一聲「狗雜種」，走出了他的房間。

五　上級派來的女助手

龐德在正午時離開豪華大飯店，附近的市公所樓頭大鐘正在敲打着自鳴鐘樂曲。空氣中帶有濃郁有松枝和含羞草味道。對面通往王村俱樂部的一片小花園剛剛洒過水，使花圃和小路上的砂分外顯得淨潔。好像那是去歌劇院而非去賭場的曲徑。

陽光十分絢爛，到處閃耀着歡欣的情緒，意味着這個歷經興衰與滄桑之變的濱海小城，向時髦和繁榮的新境地邁進途中，正有着良好的表現。

濱海的礦泉王村，位於索姆河出海口的左側，海岸線經過這裏向西打拐，變成崖岸，一直通

到哈弗港。論命運，王村的盛衰經過與哈弗附畿的遊樂小鎮陶維爾十分相似。

當初，王村也是以一個小小漁村起的家，拿破崙三世的第二帝國時代，和陶維爾一樣，慧星似的成爲北海岸的渡夏遊樂去處。不久陶維爾被鄰近的狄維爾取而代之，王村在長期不景氣之後，也被北邊的李鎮所取代。

二十世紀初葉，當濱海王村奄奄一息之際，命運之神帶來了轉機。當時新遊樂應與醫療合而爲一。王村的山邊礦泉發現噴出的天然泉水中含有適量的稀釋硫磺，對於肝臟不健全的人大有益處。濱海王村，一變而爲礦泉王村。裝在魚雷形玻璃瓶中的王村泉水居然附名於著名天然泉水的驥尾，在全國大旅社和冷飲車中出售。

可是好景不常，經不起南部維琪一帶資金雄厚的飲料公司的傾銷，王村礦泉水又歸斂跡，打了許多次官司，在很多人損失沉重的訴訟費用以後，王村礦泉水只在本鄉本地有得出售。王村依然故我，夏季接待英法兩地來此渡假的家庭賺點鈔票，冬季靠漁船出海打魚，也靠幾家俱樂部破爛的賭檯自李鎮興旺的行業中拾取一點殘羮剩菜。

但是，其中只有王村俱樂部這一家得天獨厚，復興得最快，它的建築和設施保有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雅緻與奢侈。到一九五〇年，又被一家有後臺的巴黎聯合企業公司所看中而大加修飾一番。整個俱樂部因油漆一新而恢復舊觀。外表刷成白色鑲金邊，牆壁漆成淺灰色，配着朱紅地氈和大紅幃帳。天花板墜着美麗出色的大吊燈。小花園也整修得淨潔漂亮，噴泉再度噴水。當地兩

家大旅館，豪華飯店。和歸隱旅社都裝修，打磨一新也雇用了全班職員。

甚至連小小城鎮和古老港口也設法强打精神露出笑容。受到免費供應店面和遊客生意的刺激，大街上開了許多巴黎名珠寶行和裁縫店的臨時分號。

後來穆汗默德阿里的企業團體被說服與王村俱樂部的股東合作掀起一個賭博的高潮季節。現在許多人相信，當年盛極一時的海濱勝地，在被李鎮搶走生意多年以後，終有捲土從來之一日。

以這一片明媚而閃耀的舞台作背景，龐德在陽光中佇立片刻，他覺得對於這次的任務有點渺茫而且沒有把握，在强大敵人監視下，他的職業受到所未有的挑釁。

他聳一聳肩膀，藉以抖落暫時的不安，然後順路繞到旅社的後門，沿斜坡踱到停車場。在赴歸隱旅社酒吧之約以前，他決定開自己的跑車在沿海公路上馳驅一陣，對號頭李的別墅迅速巡視一番，然後沿着靠近山邊的國道返回原地。

開車兜風是龐德生平的一大嗜好。他在戰前購進的那輛汽缸容積四又二分之一公升的卞特萊跑車，現在恐怕要算很少見的名牌汽車了。引擎裝用着增壓器，所以馬力極大。二次大戰期間因為節省汽油他沒有使用，而是謹愼地儲存着。每年他一定要交給卞特萊廠的老機匠澈底檢修一次。所以龐德開起他的卞特萊，便如虎生翼似的又帥又快。車身漆成深灰，頭上是可以啓閉的帆布頂篷。普通速度大約每時九十哩，足下尚有時速卅哩的富裕控制力。所以必要時可以開到每時一二〇哩。

龐德從車房中緩緩駛出卞特萊，爬上斜坡，不久在兩吋圓徑排氣管的均勻吟韻下，跑車輕快地駛上六線公路，經過行人熙熙攘攘的大街，然後順沙灘向南方加速奔馳。

一小時以後他走進歸隱旅社的酒吧間，選定寬大玻璃窗附近的一張桌子旁邊落了坐。

酒吧的裝飾頗討好男性顧客的喜愛，夠得上稱爲精美高貴。座上客不少人嘴邊銜着石南木煙斗，身邊伏着鬈毛的㹴犬，這都是奢侈品的典型代表。傢具都是皮質靠墊，用黃銅釘釘牢，桌椅、襯牆板清一色用桃花心木材料。窗幃和地氈一律用路易王朝的深藍色。侍者往來穿梭，穿着滚長條的馬甲，配着深綠色呢質圍裙。龐德要了一盅威士忌，開始留意衣飾出衆的少數酒客。這些人多半來自巴黎，他琢磨，專心致志而且指手劃脚地坐着交談，造成一種現在是喝開胃酒時刻的印象。

男士們用四分之一瓶的大肚酒杯接二連三的灌香檳，女仕們則品嚐馬蒂尼鷄尾酒。

忽然間龐德注意到站在門外水泥坪上馬蒂士高頭大馬的體型，他正低頭和一位穿灰色襯衣的黑髮女郎談心。他用胳膊跨着女的上臂，可是兩人之間缺乏親暱之情。照女郎冷漠無情的側影看來，兩個人似乎是事業上的伙伴，而非愛侶。龐德裝着沒有發現這一對的神態，依然隔着窗戶睇視外面來來往往的行人，等待他們從正門走進酒吧來。

「可是，這位一定是龐先生吧？」馬蒂士在身後頗感驚訝大聲發問。龐德有點狼狽不堪，連忙起立相迎。「你一個人嗎？是不是在等朋友？我可否介紹我的同事，林小姐？親愛的，這位從

牙買佳來的紳士，就是今天早上有幸訂購本公司收音機的主顧。」

龐德有分寸的以友情相接納：「那眞是不勝榮幸之至。」他然後轉身與女郎寒喧：「我是一個人。兩位高興和我一塊談談嗎？」說着就拉出一把椅子接待小姐。客人入座之後他招來一個侍者。不顧馬蒂士的一再婉辭，他要了兩杯飲料，給馬蒂士一杯礦泉水，給小姐一杯菓汁。

馬蒂士和龐德二人交談一點門面話，一個竭力稱譽王村的美好天氣，另一個則推測俱樂部今年的夏季可能給人帶來財富。那女郎沉默地坐着。她接過龐德敬吸的一枝香烟，拿在手上轉動着察看一下，便大方地深深地吸一口烟到肺腔裏，輕輕喟嘆一聲，然後頗爲欣賞地從鼻孔和唇間呼了出來。她吸烟的動作頗爲儉約，精到，毫無忸怩的神態。

龐德强烈感覺到這位女助手的存在。當他與馬蒂士對話，他不時轉過臉看她一眼，有時在談話中故意提到她以示禮貌。由每次短暫地一瞥，逐漸累積對這位女郎的整體印象。

她的頭髮烏油油的，剪成方方的款式，下端齊着頸口，襯托出有美麗線條的下頷和清秀的面孔。雖然濃密的髮絲當頭部轉動時也隨着幌動，可是她沒有經常用手指朝後攏髮束的習慣，而是由它自然的垂下。眸子是深藍色，兩只眼睛生得比較寬敞。不時用深邃的目光微帶譏諷地朝龐德率直地盯視，使他恨不得甩脫她的眼神。她的膚皮因微受陽光的灼射而晒黑，臉上除了抹了口紅，並未化裝。那一張嘴雖然略大却口角生春。從光光的手臂可以領悟到恬靜的氣質，從沒有塗蔻丹，修剪得短短的指甲可以得到不善造作的一般印象。頸子上戴了一只由寬鏈環綴成的金項鍊。

右手無名指上套着一只黃玉戒指。她身上穿的是一件頭上等質料的灰呢女衫，方形的低領口緊緊地托出她凸出的胸部。腰間繫着一條三吋寬手工縫製黑色皮帶。在鄰近的空椅上擺了一只手工做的黑色女手包，上面壓着一頂寬邊大草帽。脚上穿了一雙小平頭，黑皮鞋。

龐德被她美麗的姿容和文靜的儀態所激動。想到要和她共同工作，不禁怦然心顫。可是他轉一個念頭，又覺得略感不安。他本能地啜了一口酒。

馬蒂士注意到龐德神情不定的樣子。過了一會他站起來，對女郎說，「對不起，我要打個電話給杜伯恩夫婦。我必須跟他們約定共進晚餐的時間和地點。今晚上你一個人在旅社，你不介意麼？」

她搖搖頭。

龐德等馬蒂士走進對面吧臺旁邊的電話亭時乘機提出邀約，「如果你今天晚上沒有約會，肯賞光和我一同晚餐嗎？」

她帶着神秘的微笑作答：「我非常感謝你的美意。或許你可以陪我到俱樂部去玩玩。聽馬蒂士先生說，你很是精於不道哩。說不定我會給你帶來財氣。」

馬蒂士不在場時，她對龐德好像熱絡多了。她似乎已知道他們兩人即將同舟共濟。在龐德和她商定晚上見面的時候和地點時，心裏已然有數，將來和她商討進行工作計劃的一節一定也是得心應手的。他發覺這女郎到底對她自己在本次行動計劃中扮演的角色深感興趣，而且以能與他合

作而至爲興奮。他感覺馬上就可以攤牌，把職業底蘊合盤托出。本來他並不如此放心，以爲要經過幾番週折才可與助手建立合作的基礎。他對待女助手的僞善態度，心裏已成竹在胸。像這樣的女郎，他是願意跟她雙宿雙飛的，不過要在辦好公事之後。

一俟馬蒂士從電話間回來，龐德立刻要侍者開賬單。他表示旅社有朋友等他一道用午膳。臨離去時他跟林小姐短暫地握握手。他覺得出熱忱的溫暖在手心之間起了交流，而是半小時以前絕對沒有可能的。

林小姐以目光遙遙送他到公路上。

馬蒂士把椅子移近她，輕聲的說，「他是我一個好朋友。我高興能介紹與你相識。我可以感覺得出兩條河流上的封氷已然接近開始解凍。」說到這裏他會心的笑笑，然後繼續道，「我倒認爲龐家這條河從來還沒有解過凍哩。對他而言，完全是新境界。你也是一樣。」

她沒有照直回答。

「他長得挺帥的，使我聯想到過去的一位男友。但是他的言談之中有幾分冷漠而殘酷的……」

那句話永遠沒有機會講完。因爲在幾呎之外，突然間出了天翻地覆的亂子。附近響起一聲極爲可怕的爆炸聲，玻璃窗震成碎片，紛紛墜落。强烈的震爆使他們仰倒在椅座上。有一霎時的寂靜。後來聽見甚麼東西倒下來，壓在門外的水泥坪上。酒吧檯背後櫃架上的各色酒瓶給震得搖搖

幌幌。接着是嘈亂的人聲，其中有仕女的尖叫。酒客爭先恐後的奪門而出。

「你等在這裏，」馬蒂士吩咐說。然後把坐椅朝後一踢，一個聳身他就從空敞的窗框跳出酒吧，到了水泥坪上。

六　兩個戴草帽的人

龐德離開歸隱酒吧以後，故意沿公路一旁行人樹的外側走向幾百碼遠的豪華飯店。他感覺饑腸轆轆。

依然是大晴天。正午的陽光已經夠灼熱的。行人樹，大約每隔廿呎種了一株，在草地與寬敞公路之間投下凉蔭的陰影。

路上的行人寥寥可數。只見公路對面有兩個人站在一棵樹蔭裏鬼鬼祟祟向前張望。和他們相隔一百碼左右的，龐德注意到這兩個小子，再向可以通過馬車的豪華飯店側門眇一眼，似乎距離相等。

兩個人的外貌使人頗感不安。都是短小精悍的體型，衣服都是黑色，龐德懂得，這叫時髦的熱帶打扮。照表面看來，好像一對等着搭車去戲院上臺的康樂隊員。每人頭上戴了一頂大草帽，帽胎滾着寬寬的黑邊，很能合乎濱海小城的遊樂情調。大帽沿加上樹蔭使人看不見他們的面孔。

頗不調和的一點，在兩個小黑子的身上都找得一抹鮮明的顏色。因爲每人的胸口都吊着一只方匣式的照相機。一只相機匣是大紅，另一只則是天藍色。

等龐德辨清這些細節事項時，他離兩個人已經不到五十碼遠。他當時心裏在盤算各種小型武器的射程，以及取得掩護的可能性，不料就在這時演出了恐怖而意外的一幕。

帶紅匣子的人似乎向帶藍匣子的人微微頷首示意。後者忙不迭把他的藍匣照相機脫下來朝前一扔。此時剛好視線被一棵行人樹的樹幹所遮擋，龐德似乎覺得那人蹲下來撫弄藍匣子。就在那一霎那，先冒出一道刺眼的白光，接着是震耳欲聾的强大爆炸聲。雖然中間有樹幹的阻隔，龐德頓時被一股疾風擊倒在水泥土的便道上。震波刷過他的面頰猶如秋風掃落葉似的輕快。他躺在地面，瞪着正午的太陽，而震波隆隆然地隨爆炸向外侵襲，好像有人用大鎯頭使勁敲打鋼琴的低音部所發生的廻聲。

在張口結舌的迷亂情況下，他下意識地改採跪立姿態。這時像陣雨似的落下血肉模糊的肢體和沾了血漬的衣服散在周圍，其中也夾雜有嫩枝和礫石。然後又刮來一陣夾雜了枝子和葉子的細雨。玻璃窗粉碎以後發出玎玎璫璫的聲響從四下裏傳了過來。高高在半空，升起一個香菌狀的烏雲，當龐德暈暈暈陶陶地守視時，黑雲逐漸消散。空氣中聞得出高級炸藥的怪味，像燒焦的木頭，呵，是的，正是那股味道——像烤羊肉。沿公路朝前面看，大約五十碼以內，行人樹統統變成光禿禿的枝椏，而且樹皮蒙了一層焦炭。對街那一面，有兩棵樹根砍斷，樹軀沉醉地橫躺在路

上。這兩棵樹中間有一個仍在冒煙的彈坑。至於那個戴草帽的人，却連半個影子也見不到。可是似乎留有殷紅的血跡，洒在路面上，人行道上和樹幹上也有亮晶晶的小點掛在樹枝上。

龐德覺得不好受，幾乎要嘔吐出來。

馬蒂士是首先趕到龐德身邊的人，那時他已經手扶樹幹站了起來。多虧那棵老樹搭救了他一命。

雖然沒有掛彩，却讓爆炸聲震得六神出竅。第〇〇七號只得跟隨馬蒂士之後走向豪華大旅社，其時許多旅客和僕歐從四面八方聚到廳廊裏大聲交談適才的經歷，喋喋不休地有如驚弓之鳥。救火車和救護車拖着長長嘯聲和叮噹鈴聲由遠而近駛向出事的地點。這時他們兩人從熙熙攘攘的人羣中奪路踱上一樓沿走廊進入龐某的房間。

馬蒂士首先擰開放在壁爐旁邊的無線電收音機，等龐德脫掉沾了血跡斑斑的西裝，才提出一連串問題。

聽見描述兩個戴草帽的外貌時，馬蒂士立即從臥床邊拿起電話耳機。

「……告訴警察局，」他作成結語說，「被炸彈震倒在地上那位牙買佳來的英國人沒有受傷，案子歸我們辦。請他們放心好了。再等半個鐘頭我會向他們解釋出事經過。他們可以向新聞記者發佈消息，炸彈案出於保加利亞兩派共產分子之間的仇殺。一枚炸彈使兩個赤佬同歸於盡。在逃的還有一個保加利亞人，警方千萬不要透露風聲。那傢伙一定躲在某處，我們必須不計工本

把他逮捕歸案。那傢伙可能正往巴黎尋找庇護處所。封鎖沿途交通要道，實施突擊檢查。懂不懂？好的，祝好運道！」

吩咐已畢，聽龐德講完這一段意外事件，「老兄，你眞算命大，」馬蒂士評論說，「炸彈顯然以你爲目標。可能引發機構出了毛病。他們本來打算朝你扔過去，然後自己躲在大樹背後，結果似乎完全走了樣。沒有道理。我們遲早會找出原因的。」停了一會他接下去說，「但是，這件案子很嚴重。而且這班傢伙似乎誠心要你的性命。」馬蒂士動了肝火，好像受到了侮蔑。「可是這班保加利亞亡命徒怎麽計劃逃脫追捕呢？而且紅匣子與藍匣子又有甚麽不同？我們一定要檢查現場，可能找到紅匣子留下的一鱗半爪。」

馬蒂士納悶地咬手指甲。他很興奮，眼神烱烱發光。這是一件戲劇性而且非常聳動的案子。從各方面而言，他都牽涉在內。這不像在賭場裏把風，看龐德如何在檯面上跟號頭李決鬬那樣簡單。馬蒂士氣唬唬地站了起來。

他命令龐德道：「現在你該喝點酒，要一份午餐然後好好休息一下。而我，必須馬上把這件案子調查一個水落石出，趁警方未曾把現場弄走樣以前。」

馬蒂士關掉收音機後搖搖作手個親暱的惜別姿態。門砰地一聲被關上，房裏頓時趨於靜寂。

龐德在窗前小坐，暗自慶幸此番未遭毒手。

後來，龐德獨自啜飲一杯加冰塊的威士忌，正要品嚐侍者剛送來的午餐，一盤炸龍蝦，一

客牛肝夾心麵包，忽然電話鈴一連串地響了起來。

「我是林小姐。」聲調低沉而切迫。「你沒有事嗎？」

「是的，還算好。」

「我眞高興。請你善自珍重。」

說完她掛斷電話。

龐德搖搖頭，拿起餐刀，同時又找了一塊最厚實的夾心麵包。

他倏地做一次衡計，他們死掉兩個，我這邊有一個女助手。這不過是序戰而已。

他將餐刀朝放在飲盤旁邊一個盛開水的容器中沾潤一下，心裏想對於供應這一頓特別可口午餐的侍者，應該多給他一點賞錢才對。

六 紅與黑

龐德拿定主意先使自己獲得充份休息，身心盡情放鬆之後才有希望在今夜賭場大戰中斬將搴旗。這一戰可能要熬個大半夜。於是他要茶房找個按摩師傅下午三時來服侍他。等到午餐餐具撤走以後，第七號情報員便坐在窗前欣賞海灘的景色。不多會有人敲門，原來是瑞典籍的按摩師傅前來上工。

按摩師傅開始在主顧身上下工夫，從脚底心向上一直搓揉到頸項根。讓全身的緊張化爲烏有，使殘留着綳直的神經寧靜下來。連留在第七號左肩和左肋條那兩塊紫色的暗傷也中止悸動。一俟瑞典佬收工離去，龐德便懵懵然進入無夢的睡鄉。

一覺醒來已是傍晚時分，他感覺精神很充足。

沖了一次冷水淋浴，龐德慢慢踱向王村俱樂部的大門。打從前晚以後，他在檯桌上的手氣似乎一直不太順當。他需要重整旗鼓，回到一帆風順的境地。面部要保持紅潤，脈搏跳動得慢吞吞地，就憑半機械、半本能的聚焦作用才是賭場健將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主要憑藉。

龐德似乎是天造地設的賭場覇王。他喜歡諦聽洗牌時清脆的敲打聲，也善於端詳環繞綠呢桌面那一般不動聲色的賭友們底嘴臉。他們永遠上演着沒有高潮的戲劇。置身在安適、密集的牌友室和俱樂部，使他有賓至如歸之感。坐椅有墊得舒舒服服的扶手和靠背，總有一杯香檳或一杯威士忌近在肘邊。僕歐們有條的不紊的提供良好的服務。他一看到的溜溜轉的輪盤球就眉開眼笑。這只球可以說是鐵面無私的。對於洗好的牌下手一「切」，他更是樂此不倦。他樂意當局者迷，憑百分之五十的機會喊出他的決斷：「跟進」或者「免看」。也願意旁觀者清，從坐椅上欣賞別人如何扮演，如何抉擇。

最使他折服的一點是，勝敗全然在乎自己的一念之間。自作自受，當然決無怨尤。贏了自我陶醉，輸了也怨不了別人。他認爲應該主宰幸運，不能由幸運來主宰。當幸運來叩門時，也許你

聳聳肩頭婉然拒絕，也許在短兵相接時欣然接納。重要的是，你必需獨具慧眼望穿她的本質，不可以爲有機可乘便誤認爲進攻良策。賭博場中容易犯下最大的毛病，莫過於把不善迎逢誤認爲手氣欠佳。當幸運姗姗來遲時，需要人家的愛心而非恐懼心。在龐德心目中，幸運猶如一位絕代佳麗，須以柔情加以愛撫，或出之以魯莽而能一舉懾服，千萬不可對她半呑半吐，或恣意追求。第七號沾沾自喜，覺得他迄今爲止既無拜倒石榴裙下的韻事，也乏在牌桌上棄甲曳兵的經驗。他心裏有數，總有這麽一天，他將在幸運或愛神的脅迫下屈膝認輸。當那個日子來到時，他曉得他將和別人一樣：澈頭澈尾的承認失敗。

可是在這一年六月份的一個黃昏，當第七號情報員從捷徑抄後路走進俱樂部的賬房時，他以滿懷歡欣和旺盛的自信心把一百萬老法郎兌換成以二萬法郎爲單位的籌碼餅，然後走到第一號輪盤賭臺領班員的身旁悄悄落了座。

龐德從司帳手中借取記錄卡略爲一顧，那上面記載着那張賭臺自下午三時開賽後各盤的勝點記錄。每次在檯邊落座，他總要檢查賽程經歷一次，雖然他清清楚楚知道，輪轂的每一運轉乃至象牙球最後一動不動的嵌在哪一個字碼溝槽中，與上一盤的紀錄絕對不生關係。他相信新的賽程即將開始，每當司帳完成以下的動作時，賭臺司帳用右手檢起象牙質的白球，同時仍以右手扳住輪盤四根支架之一，給它順時針方向一股扭力，然後乘勢使右手執行第三個動作，好像朝輪盤旋轉相反的方向輕輕一扭，讓象牙球沿輪盤的外緣的溜溜地做反時針的疾轉。

顯而易見的是，扭動輪盤賭局的一應細微動作，連同精製的轉輪，每一格帶字碼的槽溝和圓軸，經過多年的匠心研製，均已達到盡善盡美的地境。無論管事的手藝有多高强，或者轉盤受到怎樣的斜刺外力，都不會左右象牙球的停止位置。可是老於此道的賭友，常喜保持驗證每一局中獎字碼的積習。他們希望藉溫故而知新，想研究中獎的字碼經歷察知轉盤運動有何特徵。龐德也不例外。他去玩的時候就注意本晚各局中獎字碼的紀錄。比方說，奇數字碼有否連中二元，偶數字碼一連四次沒有中獎，他就要研究其中的蘊意。

第七號情報員並不墨守成規。他的哲學是在賭臺上你投進去的智力越多，贏錢的機會也越大。

在第一號檯玩輪盤賭一連躭三小時之後，龐德只發現一點點苗頭，他認定今晚第三組字碼，即廿五號至卅六號不走運。他的戰術是盡量符合轉盤的運道，只有在出現〇字以後才推翻以前的路徑，另起爐灶。因此，在他看出苗頭以後就使出殺手鐧，按照下述構想下注：他以最高注額買第一、第二兩組（即一至十二，及十三至廿四）中獎。每組下注各十萬法郎。這一着棋等於說，除去〇之外，全部字碼他已買了三分之二。莊家對於按組下注的客人是以雙倍賠錢的。每一局下來，如果象牙球停在比二十五為小的字碼上，他就保險可以贏進十萬法郎。

他運用此一戰術一連力拼七次，其中贏了六次。第七局三十號中獎，他全盤送禮。此時他已賺進大約五十萬法郎。第八局他停止下注一次。剛好出了一次〇號。這一局停買得妙。於是他決意連買第一組和第三組的字碼，直到連輸兩次為止。連續擲十次象牙球的結果，前八次通贏，第

九、十次輸掉四百萬法郎。可是他離開賭臺時仍擁有一千一百萬法郎的流通資金。

在龐德開始以最大注買雙組字碼時，他已成為第一號檯面上的風雲人物。當手風順遂時，就有一二位賭客用小籌碼追隨他的戰術添附驥尾。有一位恰好坐在第七號的對面。從那人的舉止儀態判斷看來，一定是花旗來客。由於追隨龐氏戰術得了點甜頭，那人顯出興緻沖沖的神采。賭賽進行之中他朝第七號微笑兩次，藉表好感。他以很露骨的作風跟着龐德下注，常常把兩萬法郎的小圓餅緊密地擠在第七號大圓餅的格子裏。當龐德站起身來打算洗手不幹時，那人也把坐椅朝後一位，隔着檯面大聲招呼道：「沾光搭了這麼久的黃魚車，該請你喝一杯聊表謝意才對。我們一齊喝一杯酒，怎麼樣？」

龐德有一種直覺，這位仁兄想必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芳登布魯分局派來的人。他們連袂走向酒吧檯時就曉得猜得很對。龐德在離去以前給司賬員一萬法郎的賞錢，又賞給小僮一千法郎。

「敝人名叫賴非立，能與你認識，甚是幸會。」那美國人自我介紹說。

「敝姓龐——龐德。」

「哦，是的，」賭友答說，「讓我們瞧瞧，我們該喝點什麼來慶祝呢？」

龐德堅持請賴非立喝一杯加冰塊的海格士牌威士忌。然後愼重其事的對酒保說，「我要一高杯馬提尼鷄尾酒，用盛香檳的高脚杯。」「遵命，先生。」

「慢着。我要改個花樣。量三盅戈登牌威士忌，一盅伏得加，半盅杜松子酒，然後給我好好

的冰鎮一下，搖個均勻。等冰够了，再加上一大片鮮檸檬。懂嗎？」

「您放心，先生。」酒保似乎也很欣賞這種新式鷄尾酒。

「乖乖，這頭酒勁頭一定不小。」賴非立打邊鼓地說。

龐德哈哈大笑然後解釋說，「當我在聚精會神作戰的晚上，用餐之前頂多喝一杯。可是我喜歡喝一杯又强烈又冰鎮而且調得好好的大杯酒。我不喜歡一點點的小零碎，如果味道差勁就更糟糕。這種鷄尾酒的調製法是我的獨出心裁。等我給它起一個漂亮的名字再申請專利權。」

他小心注視照指示泡製的鷄尾酒倒進深底酒杯時是淺黃色。玻璃杯外結了一層霜，中間因爲酒質經過攪動關係略微起氣泡泡。他接過杯子，大大地嚐了一口。

「頂好，」他讚譽酒保說，「可是你如果能找到穀類釀製的伏得加酒代替這種洋芋製的伏得加，成績可能比現在還要高明。」

「Mais n'enculons pas des mouches」，他轉過身對酒保附贈一句話，那酒保受寵若驚地露齒而笑。

龐德不顧賴非立被人冷落，連忙解釋說，「這句法國俗話意思和『不必太過份地地吹毛求疵』相當。」

而賴非立依然對第七號飲用的酒發生興趣。「你眞會動腦筋，」他們端着酒杯走向房間的一個角落時，那美國人非常知趣地說，還故意把聲調抑低：「在你今天晌午嚐到的一次貨色以後，

你最好管它叫『莫洛托夫鷄尾酒。』」

龐德會心的哈哈一笑。兩人便已找椅子坐下。

「我注意到出事地點已經畫了××，週圍而且用繩索圈了起來，交通警員指揮車輛在一旁繞道而行。我但願不要因爲這一聲爆炸，嚇跑了準備到此地來耍錢的大戶才好。」

「人們可能相信東歐共黨份子間的火拼爲此次肇事的原因，或者以爲是由於主油管破損引起了爆炸。所有燒焦的行人樹大致在今晚要一齊斫掉。如果工人的工作效率可以和蒙特卡羅媲美，我想到明天早上現場就不會留有任何痕跡。」

賴非立從衣袋中掏出一包柴士菲爾香烟，「能够和閣下在一起工作，我感覺很高興。」他眼睛朝杯中物諦視，一面侃侃而談，「你在中午的意外事件中未曾變成烈士，使我特別感到慶幸。對這一樁差事，我們局裏頗表關懷。他們重視此次任務的成敗，決不在貴局之下。而且他們認爲這一策劃絲毫沒有狂妄的成份。說實話，華府方面對於我們局裏未能承辦此案甚爲遺憾。你是瞭解高級大員的想法的，我琢磨你們倫敦的局座也是這樣患得患失的。」

龐德點點頭表示同感。「他們看見別人撈到大筆錢時，就會吃乾醋。」

「不管怎樣，此次我奉命要接受你的指揮，只要你有需要，縱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馬蒂士帶領他的一班弟兄既已在此地佈置停當，想來也沒有甚麽可以由我來效勞的。不過，話說回來，我是來向你報到的。」

「我能夠得到你的增援，至感振奮，」第七號情報員謙遜地說，「相信敵人已經把我們的實力估計在內，包括我、你和馬蒂士在一起。我相信他們已設置樊籠，只等我們入彀。我倒認爲號頭李，果然名不虛傳，正如我們想像中那樣的慓悍。目前我沒有甚麼特別的工作可以派你擔任，不過如果今天夜裏你能夠在俱樂部陪我泡下去，我倒受惠不淺。我帶來一名助手，是位林小姐。當我開始賭錢時，我希望把她移交給你。放心，你不會因爲陪伴這位女客而感到侷促不安，她長得很漂亮，」說着他沖賴非立笑笑。「而且請你特別留神號頭李帶來的兩名保鏢。我想他們不至於眞刀眞槍的和我們硬幹。但是事情那裏有準頭呢！」

「或者我可以稍盡棉薄，」賴非立答說，「我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過，那是我進局子以前的事。也許可以使你放心一點。」他抬頭看龐德的面孔，微微流露着自卑感。

「大有幫助。」龐德說。

事實上賴非立是德州人。當他滔滔不絕訴說中央情報局與北大西洋公約國聯合情報參謀團之間的關連時，以又聯合這麼多不同國籍人士從事保持國際秩序有多少困難問題時，龐德心裏在想，善良的美國人極易相處，他們大半是德州人，眞是巧合。

賴非立年約三十五歲。是骨瘦粼粼的大高個子，身上穿着一套淺咖啡色輕磅質料的西裝，上衣從肩頭鬆弛地攤下來，像瘦皮猴法蘭克辛那屈衣服的模樣。他講話和動作的節奏比較穩重，但是你可以察覺到這個人身上蘊藏着偉大的速力和潛力，顯而易見，他是一位慓悍善戰的鬪士，他

此時坐在椅子上，正彎腰伏在桌面上，看外表倒有鋒芒盡斂的鷹隼特質。從他的面部，他那線條顯明的下頜和顴部，以及稍爲歪斜的大嘴，都能察覺此種特質。一雙灰色的眸子，時常作陰險地斜睨狀，當他一根接一根抽吸柴士菲爾香煙時，斜睨的姿態就越發加深。經常地擠弄眉眼，使得眼角魚尾鱗大量出現。所以當他面露笑容時，眼角的動量遠較口部爲大。一綹金髮斜斜地掠過他的前額，使他臉上帶着孩子氣，但是如仔細觀察，則又並非如此。

雖則賴非立似乎毫無顧忌的高談他在巴黎的職務。可是龐德不久發現，這位仁兄絕口不提在歐洲或華府的其他同事。可以說這個人完全以美國利益爲重，對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簽約國的相互關連就等而下之了。龐德可以瞭解他的心境。

賴非立第二杯威士忌下肚，第七號情報員將蒙芝夫婦暗中監聽活動以及早上沿海灘公路所作短時偵察一切消息做了個交代之後，已經午後七點半鐘了。他們二人決定安步當車踱回旅舍。在離開王村俱樂部以前，龐德把全部賭本，一共是二千四百萬法郎，掃數寄存在籌碼兌換處。只留一萬法郎在身上作爲零用。

沿公路人行便道趨向豪華飯店途中，他們發覺在爆炸現場有一隊修路工人正忙於復舊工作，幾株燒焦的樹幹被連根掘起，三輛洒水車用大皮管洗刷着路面和水泥便道。炸彈坑已經塡好，只有三兩個行路人停下來目瞪口呆地駐足張望。龐德想像得到歸隱旅社以及其他遭受震擊災害的店舖，一定也忙着修配震碎的破窗。

礦泉王村，在和煦的藍色暮靄中，再度恢復它寧靜而整齊的舊觀。

兩人快走進旅舍大門時賴非立好奇地問：「你想司閽人幫哪一邊的忙？」龐德未能確知，便據實相告。

馬蒂士對於類似問題沒有提供滿意的答覆。他曾經說過：「無非你們花錢買通他，否則，你應該假定他已接收敵人的賄賂。天下烏鴉一般黑，沒有一個司閽不貪財。錯不在他，他們接受職業訓練時，認定所有的旅客都是招搖撞騙能手，惟有印度王公是例外。他們像鱷魚似地耽耽監視着你，並不關切你安適與福祉。」

司閽人匆匆登樓關切地詢問〇〇七號有否從午間那一最不幸事件中恢復過來，龐德記住了馬蒂士的忠告。於是便姑妄應之回答說腦袋仍然有點暈暈沉沉的。他希望當這個情報輾轉傳進號頭李的耳中，可以造成一個錯誤的印象。對方估量他在晚上的檯面上應戰時身心尚未復原。當時，司閽禮貌地預祝客人早日康復之後就退了回去。

賴非立的房間在四樓，兩人在電梯口分手。約定晚上十點半或十一點在俱樂部碰頭。那是大會戰開鑼的時刻。

八　燈紅酒綠

龐德逕自走上二樓，返回自己的房間。按規矩做了安全檢查，確定這一段時間並無有人擅入的迹象。於是便寬卸衣服，先沖了一個熱水澡，再繼以冰冷水蓮蓬頭的淋浴。然後安逸地躺在床上。〇〇七號有一個鐘頭的休憩時間，他可以好好的動一動腦筋，再跟林小姐在豪華酒店吧檯見面，利用這一小時，他可他從頭到尾仔細檢討當天晚上的賭賽計劃，以及會戰以後無論勝或敗所遭遇的不同局面。他需要籌劃馬蒂士、賴非立及林小姐扮演何等樣的角色，同時也要能遇見在不同偶發事件中敵人可能的反應。他在床上閉目沉思，腦際便幻映出一連串審愼構思出來的畫面，就如同抖動萬花筒時圓筒內墜落五彩繽紛的碎片一樣。

晚上到八點四十分，第七號情報員已經深思熟慮的設想今夜和號頭李對戰可能發生的一切後果。他爬了起來，開始着裝，暫時把未來的演變一古腦扔到九霄雲外。

當龐德對穿衣鏡打那一條又窄又薄的黑緞領帶時，他向鏡中人屏息地端詳一小會。一雙灰藍色的眸子略微帶着幾分揶揄的神色，頭頂上有一綹永不馴服的髮束。向右彎了下來在他右眉角形成一個疑問號。再加上右頰由上而下那個淡淡的疤痕，使這個臉孔略帶幾分海盜般地慓悍效應。〇〇七號兀自思量，這個面貌哪裏可以跟銀幕上的硬漢相比。馬蒂士曾經把林小姐的批評暗中傳遞給他。就在此時他爲扁平的藍鋼香煙盒補充了適量的精神食糧，即帶着三匝金環的莫蘭牌特製紙煙五十支。

他把烟盒塞進屁股後面的褲袋，又取出黑色的朗遜打火機檢查一下要不要加添汽油。放了一

捲一萬法郎的鈔票在衣袋中之後，他打開一只抽屜，取出一副麂皮材料的輕巧槍背帶掛在左胳肢窩偏下方約三吋處。然後又從另一只抽屜中取出一把槍柄頗爲短禿的白萊大連發手槍。口徑是〇•二五吋。他退去彈夾，卸掉上了膛的一發子彈，用手比劃着瞄準發射動作兩三次，最後扣了一次扳機發出咯地一響。他於是上了一發實彈，裝好彈夾，把保險栓上好，讓手槍安置在腋下槍背帶的槍匣中。他向屋內四下尋覓一週，仔細檢查有否遺漏甚麼裝備，這才把單排扣的禮服上衣輕輕往厚實的絲綢襯衣上罩。他感覺既清涼又舒服。他向穿衣鏡做臨行前的檢視，確定在左腋處毫無帶槍迹象，挪挪正領帶的結，便走出房間，鎖好房門。

當龐德踏幾步台階走向酒吧時，聽到身後電梯的門嗒然作響，接着是一聲低聲的呼喚：「晚上好。」

果然是林小姐，她站在電梯裏等待他去接駕。

他對她的美艷豐姿已經留有深刻印象，這一番再度與美人相遇就不會被她的秀色所懾服。

她穿了一身黑色天鵝絨夜禮服，式樣雖然簡單，却也流露一種頗爲高貴的氣質。此種禮服出於巴黎最有名婦女時裝設計師的手筆，當無疑義。在她的頸脖上戴了一串小小的鑽石項鍊，在胸口貼近隆起物之處別了一只巨大的金鋼鑽胸花。小姐手裏提着一隻純黑色的腰子形手包，雙手此際做叉腰狀。她的墨玉般的秀髮瀑布似的一瀉而下，但在接近下頷部位髮束一律向內作規律性的捲曲。

她的外貌極爲雍容華貴，龐德不禁心神盪漾。

「看起來，你漂亮極了。無線電這門生意，好像財源很茂盛嘛！」

她迯一隻手臂搭着他的臂膀，禮貌的問道：「如果我們照直去餐廳用膳，你不介意嗎？」然後她又加以詮釋的說，「我打算在衆目睽睽之下從正門進入餐廳。告訴你實話，穿天鵝絨料有一種毛病，坐椅子一不當心會戳人的。如果今天晚上你聽見我尖聲大叫，那就表示我給籐椅子夾着了。」

龐德笑着答道：「好的，我們不坐酒吧照直去餐廳。在我們點菜時，先喝一杯伏得加老酒好了。」

她滿意的朝他瞥了一眼，男的對方才的話稍作更正：「你要是不喜歡伏得加，換杯鷄尾酒也可以。此地的大菜在礦泉王村是數一數二的。」

當僕歐領班帶路讓林小姐走過賓客滿座的大餐廳時，跟在後面的龐德可以體會出進膳的客人們扭頭朝她品鑑的情形。

餐廳的建築有一處像船舷似的新月形部位，鑲着大玻窗，外邊是旅館的花園。這一段本來要算最考究的部位。可是〇〇七號並不欣賞它。他朝後段走，在嵌着玻璃鏡的壁龕附近選了一張檯子。這裏仍舊保持愛德華王朝時代的舊觀，也比較清靜些，桌上舖着緋紅緞子的飾布，牆上點着王朝時代的宮燈，再配上塗成白色鑲金邊的牆壁，頗能使人興高采烈。

兩個人正對雙摺菜單上用紫色墨水寫着花體字的食譜出神時，酒保應龐德的手勢前來侍候。他轉臉徵詢女伴的意見：「你要喝點甚麽？」

「我喜歡來一杯伏特加酒」，她老實地囘答，便繼續研究手上的菜單。

「要冰冷的伏得加，一小杯，」龐德吩咐酒保說。然後不以爲然的說：「假如不知道你的芳名，教我如何端起杯來向你這件新禮服祝飮呢？」

「太白，」她告訴他：「我叫林太白。」

龐德好奇地朝小姐望着，似乎要尋根到底。

「每次得給朋友解釋淸楚，眞叫人厭煩哩。是這麽囘事：雙親告訴我，我誕生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傍晚。爲了留個紀念，他們就把傍晚時的太白星做我的名字。」講到這裏她附贈笑容說，「有的人喜歡這個名字，有的人討厭。我自己倒無所謂。」

「我認爲這名字起得好，」龐德說。他靈機一動，關切地問：「可以讓我借用你的芳名麽？」他於是把自己發明的鷄尾酒製作法講給她聽，以及迄今尙未覓得適當的酒名的苦衷「太白鷄尾酒」，他說，「這個名字再好沒有了，想想看當黃昏時候全世界人都在品嚐我的太白鷄尾酒。這夠多麽相得益彰？我可以借用芳名嗎？」

「讓我先嚐一嚐再說，」她風趣地答說，「聽起來是一個很帶勁的飲料。」

「等今天晚上我們把所有這些事務辦完之後我就陪你喝。」龐德一言爲定的說，「勝也罷，

敗也罷，我會陪你喝這種鷄尾酒的。那麽，現在告訴我你點甚麽菜，可好？請你選幾道價錢特別昂貴一點的，」他見小姐略作猶豫之色，便叮嚀一句說，「否則，你的大菜就不能和那件漂亮的夜禮服相稱了。」

「我已經選好了兩道菜，」她笑盈盈地答說，「每一道都不便宜。偶爾裝成百萬富翁的身價，當然是好事，你如果堅持己見……好吧，我想先來一點魚子醬，再來炸牛腰子，配上蘋果餡的夾心餅乾。甜食我想來一盤泡奶油的草莓。這樣明目張膽地要高價的大菜，豈不是恬不知恥？」說完林小姐詰問地朝第七號笑笑。

「應主人之請要菜，這是美德。話說囘來你點的不過兩道老老實實、富於營養的食物而已。」第七號講到這裏，轉身對僕歐領班說，「多烤幾片土司一齊拿上來。」

他向林太白解釋緣由說：「我的經驗，魚子醬常常供應無缺，困難之處在於沒有充份的土司佐食。」

「至於我自己，」他拿起菜單來說，「首先和小姐一同嚐魚子醬，然後我要一盤燒得嫩嫩的小牛排，配着巴城醬油和百葉菜的中段。在小姐享用草莓時我要西印度羣島的紫梨，帶點法國式澆頭。你們廚房可以供應吧？」

僕歐領班唯命是從的應諾而退，一邊說，「多謝照顧，小姐和先生。喬治……」他一壁招呼酒保，一壁複誦着兩位客人點過的菜名。

「請指點伴食酒，」酒保呈上皮面精裝的酒譜。

「如果您同意」龐德向女客徵求意見，「今晚上我願意跟您共飲香檳。香檳可以提神，而且時機也很合式——至少我這麼想。」他添附一句。

「好的，我喜歡喝香檳。」她答說。

龐德一隻手按住皮面精裝的酒譜，轉頭問酒保：「泰汀格四五號大香檳如何？」

「先生，那是好酒。不過如若先生准許小的參加意見，」他用鉛筆在酒譜上指點着說，「一九四三年雙白而且淡口味的香檳在同類中是首屈一指的貨色。」

龐德微笑着吩咐，「就要它好了。」

「雙白香檳牌子的名氣並不大，」龐德解釋給女伴聽，「可是它的確可以稱得上是蓋世無雙的香檳。」發覺自己的說話犯了自負的毛病，〇〇七號突然間莞爾笑起來。

「我要請你見諒，」他表示歉意說，「我這個人太講究吃喝了。一部份肇因於過慣單身漢生活，大部份起因於太喜歡樣樣事尋根到底。我養成吹毛求疵的習慣，實際上是老氣橫秋的氣概。每逢我要辦正經事時，我總是獨自一人進食的。當你就要克服種種困難時，一個人細細品嚐美餚，特別感到大快朵頤之樂。」

林太白對〇〇七號的自白用嫵媚的笑靨加以撫慰。

「我欣賞你的習慣，」她說，「我喜歡樣樣事要準備得頭頭是道。做一件事就應該做得盡善

盡美。我認爲這是爲人處世的法則。但是，我這種說法，聽起來像沒有見過世面的女學生吧？」她用對自己的坦白抱歉作收尾。

被冰塊圍拱着的小瓶伏得加酒已經由酒保以托碗送到，龐德連忙把兩只小酒杯倒滿。

「唔，你的說法我有同感，」他舉杯向女伴祝飲，「好了，太白，這一杯我祝你有一個幸運的晚上。」

「好的，」那女郎輕聲答說，一面舉起小酒杯兩隻眼睛目不轉睛對〇〇七號凝視，然後也還以祝詞：「我希望今天晚上樣樣事一帆風順。」

林小姐似乎有話要講，龐德注意到她的雙肩不自然地迅速聳動一下，然後又主動地傾身朝〇〇七號胸前低聲的說，「我有話要跟你講，是馬蒂士帶給你的消息。本來他極欲直接告訴你的，可惜抽不出空。是關乎炸彈的消息。故事倒相當離奇哩。」

九　玩的是「巴卡拉」牌九

〇〇七號向周圍顧盼，似乎不致被旁人可以竊聽得到。魚子醬也沒有送上桌，大約等烤好的土司一齊送來。

「告訴我吧，」〇〇七號眼睛中流露出關切的目光。

「在去巴黎的公路上他們已經逮捕到在逃的第三名保加利亞人。那傢伙乘坐一輛西川龍牌法國造轎車，而且搭了兩個英國遊客作爲保護色。在交叉路口遇上突擊檢查的兩名公路交通警。他的法語太蹩脚，警察要查閱他的身份證件。那傢伙掏出來一把手槍，當場打死一名交通警。可是第二名警察制服了他。我不知道經過的詳情，只知道警方逮到了他，而且防止他的自殺企圖。警方把人送到盧昂，我相信使用習見的法國逼供手段會使他從實招供的。」

講到此處，林太白淺啜一口伏得加，接着說：「但是使人發生興趣的部份，是下面這一段。

「顯而易見，這班傢伙是就在法國專門幹破壞、當刺客，以及辦這一類差事的某一夥匪徒。馬蒂士的同事目前正下工夫要一網打盡。據說他們暗殺你，可以獲得二百萬法郎的獎金，又說向他們簡報如何下手的特務告訴他們說，如果事事確實照指示去做，絕對不會被捕。」

」

「特務交給他們兩隻顏色鮮明的照相匣子，那是你會經見到的。特務說鮮明的外殼可以使他們易於辨認。據說，藍匣子中藏有威力强大的烟幕彈。紅匣子裝的是高級炸藥。照指示，當一個人扔紅匣子時，另外一個人同時撳動藍匣子上一隻按鈕，兩個人便可以藉烟幕的保護而安然逃脫。實際上，烟幕彈是一個使保加利亞人相信可以安然撤退的幌子。原來兩隻匣子裏面裝的都是同一型號的高級炸藥。紅匣子和藍匣子裏面的貨色並無不同。特務的行動構想是要扔炸彈的人和你同歸於盡。顯然他們必然另外有一套對付第三名保加利亞人的辦法。」

「講下去，」龐德吩咐說，對於這一套兩面欺詐的作法似乎頗表激賞。

「唔，那一夥保加利亞佬認爲這個行動計劃似乎很妥當。可是他機警地做了一個萬無一失的決定。他們認爲先引發烟幕彈，然後趁着烟霧瀰漫中再將炸彈朝你這邊扔，就更保險些。你所看見的正是那位助手撳動號稱烟幕彈的拉桿時的情形。結果是他們兩個都粉身碎骨。」

「第三名保加利亞佬本來躲在豪華大飯店的背後，等着接應兩名夥友一塊逃走的。當他發覺出了亂子時，他曉得那兩個小子把事情弄糟了。但是警方已經檢起未曾爆炸的紅匣子的碎片，然後把貨色當面點給他們看。等他發覺他們全被人愚弄，而兩名朋友竟然要和你一起殉葬時，他就吐露了實情。我相信他仍然向警方從實招供之中。不過這一椿暗殺和號頭李似乎各不相干的。派他們幹活的特務，可能是號頭李保鑣之一，是個中間轉訊人，第三名保加利亞佬已經吐實說他跟號頭李的確毫無瓜葛。」

等林小姐講完故事，僕歐們剛好送上了魚子醬，一大盤熱土司還有兩碟分別以鷄蛋黃和蛋白拌勻的洋葱末。

魚子醬在餐碟中堆得高高的，他們兩人一言不發的吃了一會烤土司。

歇了一段時間，龐德感慨系之地說，「這次由兩名刺客做替死鬼，沒有當烈士，眞是非常的幸運。就他們而言，他們做了自己詭計的犧牲品，這是可以斷言的馬蒂士對於這一天工作收穫一定大爲滿意。因爲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敵人一共有五個人解除了武裝。」接着他告訴她爲何用

收音機使樓上的蒙滋夫婦一無所穫。

「順便問一聲，」〇〇七號乘輿問他的女伴道，「你是怎樣搞起這門生意的？你在哪一組工作？」

「我是S站站長的女秘書，」林太白表明了身份，既然這個計劃出自S站的設計，他希望站上有一位工作人員參與其事，所以他特別向麥爺推薦可否派我出這趟差。看來似乎是一種連絡性的工作，所以麥爺就批准了，雖然他曾向我們S站長表示，如果龐德知道派了一個女的當助手，不跟你大發雷霆才是怪事。」講到這裏她故意停了一下，看龐德並無不良反應，才接下去說，「我先去了巴黎，跟馬蒂士一道的來此地。我有一位女友一向是時裝大王杜雷的老主顧，他總算幫忙借了我幾身衣服，就是這件天鵝絨禮服和早上那件女衫。否則，我根本沒有像樣的衣裳可以和這裏的女客一爭短長。」說着用手朝餐廳四下比劃了一下。「辦公室的同事們都吃我的乾醋，雖然他們搞不清這一趟差是什麼性質。他們僅僅知道我要跟雙圈組的同僚一齊搭擋。當然你是局裏的英雄，能和你一起出差，我感到非常的榮幸。」

〇〇七號蹙起眉頭答說，「只要你有殺人的決心，獲得雙圈號碼倒也並不困難。所謂〇〇號不過是有權先斬後奏的工作人員而已。得到雙圈號碼也沒有甚麼了不起。身爲雙圈號碼，我有兩次先斬後奏的戰績。第一次在紐約，打死一名專攻密碼機的日本人，第二次在斯達柯爾摩槍斃一一名挪威雙重間諜。都是很不錯的人手。他們不幸被捲入全球性的風暴之中，就像兩面討好的南

斯拉夫共黨頭目狄托一樣。幹我們這一行，時常弄得人暈頭轉向。但是如果你吃定這個行業，也只有服從命令的份。我說，魚子醬沾洋葱蛋末的滋味如何？」

「這種吃法，味道好極了，」林小姐回答說，「我很欣賞這一頓正餐。聽起來似乎使人難以爲情。」看到龐德臉上冰冷的表情，她只好就此打住，沒有繼續嘮叨。

「假如不爲出這一趟差，我們怎麼會在這裏吃大菜哩。」他實事求是地說。忽然間他有些後悔，不應該和女助手這樣的套近乎，談體己話。他似乎覺得談話的範圍已經離了譜。彼此之間只不過是公務上的同僚關係，怎麼可以離題太遠哩。

「讓我們討論一下應該做的份內事，」龐德連忙書歸正傳的說，「最好先讓我講清楚我打算做到何種程度，以及你可以幫什麼忙。不過，我相信你出力的地方並不多。」於是他滔滔地講了下去：「現在容我說明一下事實眞相……」便把他的計劃以及各種行動細節一一交代清楚。

僕歐領班招乎侍者上第二道菜，當他們食用鮮美的菜餚時，龐德仍然一面進膳，一面繼續他的講解。

她冷靜地凝神諦聽，顯出十分信服的樣子。是這樣一位全心獻身於工作的男人，她覺得非常的洩氣，怪不得S站站長臨行時曾經一再叮嚀過，而她卻當做了耳邊風。

「他是一位委身事業的好男兒，」S站站長在派遣任務時對她說過，「不要以爲法國海濱勝地是找樂子的好去處。他有任務在身時，從來不讓別的事情分心，而且在工作沒有完成之前他只

知道拼命。不過可以放心的一點，他是這一行的老手。這樣出色的人才，實在少見。所以你跟他做事決不會徒勞往返的，他長得滿帥，要當心，不可墮入情網。我認爲他應該屬於『郎心如鐵』型。不早了，祝你好運，希望你善自保重。」

今天晚上好像對上司的規勸小小地挑釁了一番。當她覺出憑自己的容貌裝扮使對方發生興趣時，不禁暗自高興，她可以從直覺察知自己的魅力。可是正在兩人開始初嘗卿卿我我甜美情趣之時，男的突然間變成了冷冰冰，連忙粗鹵地掉頭而去，好像熱情就是他的毒藥。她內心好似受到創傷，感覺是個傻丫頭。於是暗暗聳一聳肩膀，便聚精會神的接受他的講解。她自忖以後決不可犯同樣的錯。

「……我今晚最大的心願，就是祈求自己有順遂的手氣，或者，祈求對方在要緊的關頭碰上蹩十。」

龐德當時正解釋西洋牌九「巴卡拉」（Baccarat）是怎樣玩法。

「巴卡拉和其他的賭賽，在原理上並無不同。莊家和旁家勝負的機會是差不多的。賭到後來，總有一盤一決勝負的大戰，不是莊家垮臺，就是旁家輸光。」

「爲了今夜這一場大戰，我們探悉，號頭李曾經出了一筆頂費從當莊的埃及企業公司買下這一臺巴卡拉的作莊權利。他出了一百萬法郎的頂費，他作莊的賭本大約有二千四百萬法郎的樣子。我的本錢和他相比，正好是半斤對八兩。我猜想巴卡拉臺面上一共有十位賭友，大家圍着一張

豬腰子形的檯面落坐。」

「通常是把檯面上的賭友分爲左、右兩班。莊家輪番和左邊或右邊的旁家比點。憑仗第一流的司賬，每晚一局下來莊家可以和兩邊比賽結賬以後獲得贏餘。可是目前王村的賭客人數還不夠踴躍，號頭李開局以後只好依次和每一位賭友比點子。這是不得已的作法，因爲莊家分到大點的機會無多。不過他可以控制賭注的大小，使他略佔上風。」

「開賽時局面是這樣的：莊家坐在中央，有一名司賬員負責洗牌，宣告每一局賭注的大小，旁邊由俱樂部派領班一人監察賭賽的進行。我打算儘可能坐在號頭李正對面，莊家的面前放着一隻金屬簸箕，排了六副已經洗好的撲克牌。紙牌歸司賬混洗，由旁家一人切牌，然後堂堂正正放在簸箕中。要想作弊是絕對辦不到的。我們已經派人調查過俱樂部的上下員工，他們都沒有問題。要想在紙牌上作暗號，雖然有可能性，可是無法辦到，因爲那樣做等於拖司賬下海。不過，我們當然隨時要注意這一層。」

龐德喝了一大口香檳，繼續他的講解。

「開局以後賭賽是這樣進行的。莊家宣佈開賽的賭注，譬如說五十萬法郎，照時價大約值五百鎊。旁家的席位依莊家右手循序編定號碼，首先由右手第一家表示態度，他若接受挑戰便拿出五十萬法郎的籌碼朝桌子中央一堆，如果認爲喊價過高，或者不準備應戰，可以叫聲派司。那時由第二家表示意見，是否應戰。倘若第二家派司，依次由第三家、第四家表示意見。假如賭注太

大，沒有人單獨接受挑戰，可以由大家羣策羣力湊錢，連站在檯子旁看熱鬧的人也可以出錢，直到湊足五十萬法郎爲止。

「其實五十萬法郎的賭注算不了什麽，不久就有旁家應戰的。如果莊家出價一百萬或兩百萬時，找一位接受挑戰的旁家就比較困難也許由幾位旁聯家合起來應戰……

「在這種關頭我怕要單刀直入接受挑戰——說老實話，只要機會來臨我將努力打擊號頭李的作莊，結果不是我使莊家垮臺，就是他殺得我片甲不留。這一場會戰可能要費不少時間，但是最後我總要跟他拼個死活。至於其他的賭友，可以另當別論，他們可以使莊家賠本，也可以讓莊家賺錢。號頭李當莊，在玩牌時比旁家稍稍便佔宜。他知道我這人來者不善。但是却摸不清我帶了多少賭本，可能使他在賭賽時有一點戰戰兢兢。所以我發覺在開賽時我和他各有各的優勢。」

講到此處，他暫時保持緘默。剛好甜食端上桌來，是林太白的奶油草莓和〇〇七號的西印度羣島紫梨。

他們二人一言不發，專心致志的吃甜食。後來上咖啡時，他談一些別的話題。每人抽一枝香烟，可是飯後酒却免了，他們沒有要白蘭地或其他酒類。最後，龐德開始講解巴卡拉的實際賭法。

「玩這種撲克牌並不複雜，」〇〇七號侃侃地而談解釋說，「如果你玩過二十一點，那你馬上會無師自通了。旁家向莊家手裏要牌，以不超過二十一點爲度，超過就脹死。比比看誰的點大

，誰贏。玩巴卡拉也很類似。我和莊家每人先分到手兩張牌。除非兩張牌天生是大點子，每人可以再要一張牌。巴卡拉的目標是憑兩張或三張牌加成九點，或者儘可能近九點。A是一點，K、Q、J、10都沒有點。其餘的牌按牌面記點。決定的點數在加好之後的零頭。九點加七點得六點——而非十六點。誰的牌最接近九，誰贏。廢牌混洗以後可以接下去玩。」

林太白集中注意力聽賭場老將現身說法。可是她也在留神龐德臉孔上流露出的抽象的熱情。

龐德接着說，「比方說，莊家發給我兩張牌，如果加起來是八點或九點，就叫天生大牌，我可以馬上掀開底牌，吃掉莊家的賭注。除非莊家手上也是兩張一色一樣或者更好的天生大牌。如果沒有這樣好牌，我手上要是六點或是七點，我可以按兵不動。要是五點的話，可以多要一張，也可以不要。假如點數小於五，必定多要一張。所以五點是巴卡拉的轉捩點。照理論上講，手上要是五點，多要一張以後，點數究竟增大或減小，機會是相等的。」

「唯有我多要一張牌，或者拍拍紙牌表示按兵不動時，莊家才開始估計他手頭的分量，如果他有兩張天生大牌，他立刻翻開底牌，贏了這一局。否則，他將和我面臨相似的困難問題。但是我們行動如何——多要一張或者按兵不動——對他頗有助益。如果我按兵不動，他相信我的點數一定是五、六或者七。如果我多要一張，表示我的數點不會超過六，我從他手上多要的一張牌可能有幫助，可能幫了倒忙。而這一張多要的牌按規矩是應該臉朝上的。從這張明牌的點數，他可

以自做主張：多要一張還是照原來的算數。

「所以他好像稍稍佔一點便宜。當他裁定多要一張或者照原樣算數時，可以得到一點助力。但是玩巴卡拉的人總會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手上是五點時，應不應該多要一張？你的對手如果拿到五點，他怎麽辦？有些人遇到五就多要一張，也有些人知足常樂。我則依自己的直覺權宜行事。」

「但是在最後，」——龐德熄滅了手上的烟蒂，要僕歐拿賬單來——「關係勝敗大局的乃是天生大牌八或九。我要打勝仗，惟有希望今晚能够撈到手較他爲多的天生大牌。」

十　鏖戰方殷

在講解玩巴卡拉的戰術戰法和估計即將來臨的會戰當中，龐德的面孔不自覺興奮得紅通通的起來。想到跟號頭李面大打出手的機會終於迫在眉睫，刺激得他的脈搏加速跳動。他似已暫時忘却應該跟林太白保持不即不離的冷漠狀態。林太白對於他的重新有說有笑反而大感快慰。

他付清餐費，賞給酒保一筆可觀的小賬。林太白站起身，在前面領路，走出餐廳，沿大酒店的臺階拾級而下。

車頭長的卡特萊跑車已停在門外恭候大駕。龐德請女伴上車，然後駛往俱樂部的門口，儘量

的貼近大門停車。他們連袂走過裝飾富麗的休息室，他竭力保持緘默。林太白揚首注視，發覺他的鼻樑上閃耀着光點。在應對與交際方面他表現出若無其事的安詳，以愉快的聲音和賭場執事先生們打招呼。通過專用廳廊時當班的職員沒有向他們索取會員證。龐某人這幾天豪賭的興緻已使賭場當局確認是他們的好主顧，這位客人請來的女伴當然也在歡迎之列。

他們走過幾間偏室，在轉進正廳以後沒有走多遠，賴非立便離開一張輪盤賭檯，像老朋友似的走向龐德問好。介紹林太白相識以後互相談了幾句，賴非立提議說，「唔，你今天晚上既然要玩巴卡拉，爲甚不允許我教林小姐怎樣玩輪盤賭呢？我有三個板定要贏錢的幸運號碼，我希望林小姐也帶一個號碼來。等你那邊殺得棋逢對手時我們再過來給你搖旗吶喊。」

龐德帶着詰詢地神氣朝小姐望望。

「我很願意這末辦，」她答說，「只不過你可有教我玩輪盤的幸運號碼？」

「我沒有幸運號碼可以交代，」〇〇七號一本正經地答說，「我平常只不過看風轉舵的下注，儘可能的把握穩當的機會。那麽，我們等一會兒見，」他對自己獨來獨往表示歉意，「你跟我的朋友賴先生在一起玩，絕對沒有虧吃。」他向二位拋留一個使大家感到親切的淺笑，便邁着穩健的碎步走向籌碼兌換間。

賴非立察覺出龐德給小姐碰了個橡皮釘子。

「林小姐，他這個人上了賭場就非常認眞的，」賴非立爲朋友緩頰說，「我猜他不得不如此

。現在你跟我來，注視〇〇七號是否服從我的靈感指揮。等一會當你花費大把鈔票，却一無所獲時，就嚐到精神受激勵的滋味。」

第七號情報員甩掉包袱，心神爲之一振。他可以專心致志進行當前的工作，而沒有任何顧忌。他在兌換間掏出中午的存單換回二千四百萬法郎的現鈔。他把大鈔大致一分爲二，放進左右兩只上衣口袋裏，然後穿堂而過的通過黑壓壓人羣走到大聽的裏屋，由黃銅桿圍着的腰子形高檯桌，就是玩巴卡拉的戰場。

桌子周圍已經上了不少賭客，幾副撲克牌被賭檯司賬洗好以後一律很順當的覆在桌面上。據說司賬的洗牌最有效率，也保險不會有弊病。

賭場大班用手打開天鵝絨包邊的鏈條，那是控制人們經過銅欄杆進入高脚巴卡拉檯面的閘門。

「龐先生，照您吩咐，我給你保留着第六號席次。」

環繞腰子形檯面還有三個席次是空着。龐德經閘門進入內室，有一名女侍把椅子往外搬動，恭候他光臨。他坐席位上向左右兩方的賭友頷首爲禮。他掏出藍鋼皮的長香烟匣，和黑色朗遜牌打火機放在靠右肘邊的綠呢檯面上。女侍取來一隻玻璃烟灰缸，用抹布把內部擦拭乾淨以後放在他的手邊。龐德點着一根香烟，舒暢地向椅背伸直他的腰桿。

正對面莊家的椅子仍然空着。他向同桌的賭友略微瞥了一眼。有幾位面熟孔，能叫出姓名的

却不多。坐在〇〇七號緊鄰右手席位的是比利時富商都士特先生，經營剛果的鈾礦發了大財。再朝右第九席位上的是但弗司爵士，名氣很大，人有點懦弱。據說他的法郎完全依靠美國籍的太太供應。這位中年婦人今晚在第三號席位上落了座，她的上唇向前伸出，好像尋覓食物的劍魚。龐德盤算着這一對狡猾的夫妻檔可能吃虧之後及早退撤。位於莊家右首的第一席是個希臘船運公司的大老板。這位東地中海首富在這一帶賭場上是位名人。他善於冷峻地跟莊家搏戰，可能戰到最後幾局而硬不服輸。

龐德問女侍要了一張紙卡，劃了一個大問號，下面註了2，4，5，8，10幾個數碼，讓她把紙卡送給賭場大班。

沒有多久，紙卡被帶回來，上面塡好了姓名。

目前仍然空着的第二號席位，將由美國電影女明星狄蓮卡美所佔據。她擁有三位離婚丈夫餽贈的巨額贍養費作賭本，龐德相信此刻和她結伴在王村的男友一定也會有更大的奉獻的。像這樣吉星高照而又見過大場面的人，想必有很好的手氣的。

下一位入座的是第三席的但弗司爵士夫人。接着第四第五兩席由杜邦先生和杜邦太太入座。兩位富態人可能是美國杜邦化學公司的老板，也可能與杜邦公司不相干。看他們的派頭，他們似乎是沙場老將，可能要抗戰到底。杜邦夫婦似是商場中人，看他們有說有笑的樣子，好像坐下來玩大牌沒有甚麼了不起，龐德能與這一對夫婦毗鄰至感榮幸——杜邦太太坐第五席，在他的左首

——他覺得如果莊家的賭注過於巨大時，他可以和杜邦夫婦或者郗士特先生合作，來一個聯合作戰。

第八號位子坐了一位印度土邦的王子，可能把二次大戰中累積的英鎊都帶來做賭本了。憑經驗，龐德認爲東方人士難得在豪賭的場面中硬撑到底，在手氣不順的時候就連素來好賭的中國闊佬也要懊惱的引退。但是這位土皇帝可以經得起輸，只要賭本是緩緩的耗損，他可能玩到很宴。

第十號位子上坐的是義大利闊少，湯米里先生。他有米蘭幾十幢高級公寓的租金做資本，看他少年得志的氣概可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如果他發牌氣就有花樣看了。

龐德剛剛把同桌賭友的身世作了一番扼要的巡禮，動作矯捷的號頭李像一條悶聲不響的大魚，已經通過閘門溜了進來。朝同桌人士略微發出一腔冷笑，他就一屁股坐在龐德正對面的莊家席位上。

號頭李以同樣矯捷的手法把攤在面前的紙牌一副副地切了一次。當司賬員照切好的次序使六副紙牌放進金屬簸箕時，莊家輕聲地對他說一句話。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賭局開始，第一場莊家的彩金是五十萬法郎。」第一號席次上的希臘輪船公司老板，用手輕輕敲打堆在面前一大堆十萬法郎的籌碼，慢吞吞地說，「我來奉陪。」

號頭李的身子幾乎整個伏在簸箕之上，他以手指輕輕撫弄一下第一副紙牌。最初幾張便從傾

斜的鋁質縫口處露出緋紅的牌背來。然後他以熟練的手法壓住縫口。當大拇指輕輕鎮壓住邊緣時只用食指一撥，第一張牌便溜向希臘人的右首約一呎遠。然後依次分給莊家自己一張，再依次給希臘人第二張，自己也分到第二張。

莊家正襟危坐一個勁注視希臘人面部的表情，並沒有接觸他自己的兩張牌。

司賬員用一把好似泥水匠砌磚的墁刀輕巧地兜起希臘人分到的兩張牌，朝旁邊一甩使兩張牌不偏不倚落在希臘人汗毛長得出奇的手臂旁邊。那兩隻踡伏在檯邊的毛手，活像一雙守視在桌子上的紅殼海螃蟹。

兩隻紅殼螃蟹同時動作，把兩張牌一起交到左手手心他謹愼地低頭注視。只憑指縫裏的陰影他就能看出壓在手底上那一張是什麽牌。而後用右手使兩張牌倒換一下，再稍稍推開一張牌的邊緣便能窺出上面那一張牌的點數。

做這番動作時，他的臉上毫無表情。希臘人把左手在桌面上放平，然後留牌在桌上，牌背朝上，面朝下。點數仍然確保秘密。然後希臘人抬起頭和號頭李的目光不期而遇。希臘人有氣無力地告訴莊家：「不要了。」

既然決定只靠兩張牌賭輸贏，顯而易見，希臘人手頭一共只有五點、六點，最多七點。莊家若欲穩操必勝，是八點或九點。如果莊家手裏的點數不够大，他可以再要一張，結果可能改善他的點數，也可能過猶不及。

號頭李此時兩手抱拳放在面前，他的兩張牌散在三、四吋外的檯面上。他用右手撈起兩張牌，然後輕巧地涮的一聲把紙牌翻過身，面朝上地攤在桌上。

莊家撈到四點和五點，是天生大牌，他旗開得勝，贏進希臘人的五十萬法郎。

「現在另開一局，」司賬員低沉地當衆宣告。他用抹刀一挑，把希臘人兩張牌牌面翻上。「是七點，」他毫無感情的報告出來，然後把梅花七和一張皇后組成的死牌朝桌邊的寬口糟縫一投，死牌便一齊掉進由鐵筒作成的「停屍間」。莊家的兩張牌也步着後塵由鐵筒所吸收。在另一局開始以前，涮涮的聲音代表上一戰後的清理戰場工作，這是每次交鋒後不可少的。

希臘人雙手推出他的賠償金，五枚各值十萬法郎的籌碼。司賬員把它們堆在桌子中央，又加上號頭李原有的彩金五十萬。每賽一局俱樂部常要抽取百分之幾的報酬，稱爲抽頭。普通是在一場大賭以後由莊家自行報效，或者從各位旁家的賭注中提去零頭使賭注保持整數。號頭李喜歡抹零這個辦法。

司賬員塞了幾個小籌碼放進桌邊收容抽頭錢的槽縫中。然後低聲唱出：「下一局彩金是一百萬法郎。」

「跟進」希臘人不服輸地喃喃道出衷情，他顯然要靠這一局翻本。

龐德點燃一支香烟，很有興緻地坐在席位下注視牌局的發展。這一晚漫長的賭博歷程業已開始，司賬員的宣告賭注數目以及賭友們企圖扼本的哀鳴將一再的反覆演出，直到曲終人散而後

已。然後掀出所有的廢牌加以銷燬或貶值，一張帆布將蒙覆在綠呢的桌面之上，任憑這賭場的戰場休生養息，讓他慢吞吞承受戰敗的血痕。

希臘人要了第三張牌一共才四點，他只得向莊家的七點認輸。

「下一局賭注是兩百萬法郎。」司賬者宣告說。

坐在龐德左手的幾位賭友統統默不作聲。

「我來奉陪。」龐德挺身而出。

十一　勝負關頭

作莊的號頭李若無其事地眇視這位應戰者。他一雙白眼球中，佈滿了朱紅的網膜，使那樣子的眇視越法顯得極端冷酷無情。

莊家從桌面上慢慢縮回一隻肥大而毛茸的手臂，朝夜禮服上衣口袋中掏了一掏。手臂再度提高時，取出一只小巧金屬圓柱體。號頭李藉另一手的幫助，旋鬆頂端的螺絲帽。他愼重其事將圓柱體的頂端塞進黝黑的鼻孔，每邊一次，吃力地嗅了幾次感冒靈。

嗅完以後，再慢吞吞把圓柱體擰緊，放回衣袋。於是手臂矯捷地放置在檯面上。莊家這時非常熟練地拍打了一下儲牌器。

當莊家以做作的啞劇渲染其心理攻勢時，龐德一直在冷靜而細心地觀察對手的面部。那是一張寬大的白色面孔，週邊環繞了陡峻的棕紅色髮束，下面露着一個毫無笑容、又紅又濕的嘴吧。腦袋生在一個頗有氣度的闊肩胛上。肩上穿着裁剪得體而舒暢的夜禮服。要不是頸子上匝了一條雪白發亮的白緞子圍巾，想必會透露出茸茸叢生的體毛。

〇〇七號不露聲色從一邊的衣袋中取出包捆整齊的一大叠鈔票，也沒有清點數目，就朝桌面上一放。他用不着數，如果這一局吃了敗仗，管理員會替他取出應付的金額，而把尾數歸還。可是從那泰種然自若的神色看起來，龐傑士好像對贏得這一仗極具信心。何況就事論事，這一叠鈔票，就他整個賭本而言，不過是很少的一部份而已。

同桌其他賭友業已耳聞這兩位仁兄有拼個你死我活的架勢。戰機逐漸緊迫。當號頭李以指尖撥動四張撲克牌時，牌桌上竟然鴉雀無聲的寂靜。

藉輕俏地撇動抹刀的尖端，管理員已將〇〇七號名下的兩張紙牌滑動一程，輕易送到他的面前。龐德此時仍以眼睛注視莊家的動靜，只把右手略微向下前伸出去幾吋遠，敏捷地俯首稍稍看察一下，微然後冷靜地繼續監視號頭李。接着輕撥弄高地幾個手指頭，於是兩張牌立時反了個面洩出了底。

第七號這一局鴻運當頭，翻過來的兩張牌，一張四點，一張五點，加在一起是九點天生大牌。

同桌賭友非常羡慕地一致發出輕聲的讚嘆，尤其坐在姓龐左手那兩位，他們曾經表示棄權，此時相互交換一個眼色。他們為失去進賬二百萬法郎的大好良機而追悔莫及。

號頭李肩膀似乎輕微地聳動一下，也慢慢地翻轉他自己的兩張底牌，只見他用手指尖彈了兩次，送它們滑進收廢牌的鐵箱。他分到的不是一副小牌。

「大滿貫！」司賬員高聲宣佈。噯叫以後用一把木鏟一推，把堆在桌面中央的大堆籌碼餅餅統統送到龐德的面前。

龐德取回自己的成叠大鈔，仍然朝右邊衣袋裏一塞。他因善於抑制面部的肌肉所以並無過份激動的迹象。但是對自己旗開得勝的贏得第一局，當然也有掩飾不住的喜悅，同時也對他與莊家之間所保持的無言對峙暗自滿意。

坐在左手的美國杜邦太太轉過身，很勉强地朝第七號情報員報以微笑。「我不該叫棄權，不然我不是贏了這一局麼？」她埋怨着說。

龐德安撫她說：「賭賽剛剛開始，下一次你叫棄權，可能就大有道理哩。」

杜邦先生從另一邊伸過身來對太太進諫：「假如有人每一局能看得準，那我們這些人就用不着上這裏來湊熱鬧了。」他的話頗富於哲學意味。

「我應該有這種本領，」杜邦太太笑着說，「你不會相信我上礦泉王村是純粹找樂趣來的？」

巴卡拉牌九一局接一局地進行下去，龐德騰出工夫向蝟集在半人高銅欄干的四週看客作了一次掃瞄。不久他便發覺號頭李的兩名保鑣都已在場。他們在莊家後方，一左一右遙相呼應的拱衛主人。他們的打扮倒也像正人君子，就是不大像可以坐下來入局的人。

站在號頭李右臂後方護駕的，是個穿淺灰色西服的高個子。一張木然灰色面孔，而兩眼則炯烱發光，有若魔術師。他的兩手不時在銅欄干上更換部位，修長的身體也永不寧靜。龐德猜想這傢伙屬於殺人不眨眼型，寧願憑擒拿術窒息敵人。看他的舉止，很像史坦貝克筆下，「人鼠之間」裏面那個名叫林力的莽漢。不過他的猛勁並非天賦，而是長期吸食嗎啡類刺激物的結果。龐德這樣做成結論。

另外一個保鑣，看來有若科西佳島上的百貨商。人矮而結棍，皮膚黝黑，平平的頭頂上長滿油膩膩的黑髮。他似乎是個瘸子。因爲身旁有一隻粗壯麻六甲籐杖掛在銅欄干上，頂端配以硬橡皮頭。龐德想，他一定事先獲准攜帶手杖入場的，按規矩，爲免毆鬪時用作武器，賭場中一向禁止攜帶這一類防身用具的。這個人容光煥發，營養很好。他常咧開嘴巴，露出一口壞牙齒。嘴上蓄了一綹濃密的短鬍子，放在欄干上的兩隻手背也顯得毛茸茸的。龐德可以連想得到，這傢伙混身一定也長滿這種齷齪的汗毛。

賭賽毫無阻礙的順利進行，只不過賭注每次倍增而已。

第三局可以說是全賽的試金石。好像高速飛行碰上了「音壁」。你玩「巴卡拉」牌九第一、

二局可以稍有收穫，第三局往往受到重大的挫折。不只一次賭客可能在這一局一敗塗地。今夜情形沒有兩樣。莊家和在場每一位賭友都沉住了氣，不願這麼早就大動肝火。可是莊家好像有點不利，逛了兩小時之後，莊家的賭本似乎卮漏了不少，大約只剩一千萬法郎的本錢。龐德一點不清楚過去二日內號頭李的作戰實績。他估測可能一共賺進五百萬，因此目前莊家的總資金不致超過二千萬法郎。

事實上，當天下午號頭李的老本吐出了不少，在目前只剩下一千萬法郎的樣子。

龐德暗自慶幸，因爲號頭李似乎並未殺得興起。莊家繼續指示賭賽的進行，好像一尊機器人。每一局開賽前他只低聲向賭台管理員交代一句話，此外便默不作聲。

除了橢圓形巴卡拉賭台在沉寂中逛牌之外，四周其他賭具所發出的不同聲音，此起彼落喧嘩不已。二十一點、輪盤賭台以及紅黑菱形檯面的紙牌戲，不斷由管理員高聲宣告結果，繼之以圍在四周的賭友所發出的微笑聲和太息聲交織成一派熱鬧的場面。

設在後進有一座的答作響的賭場「抽頭器」。每當輪盤賭的轉輪重新旋轉，或新發放一付紙牌時，它就照例接收百分之一的佣金入櫃。

當○○七號手錶指着子夜一點十分時，巴卡拉的牌局似乎面臨一個轉捩點。

一號坐位上的希臘人手氣仍然很背時。第一局他輸了五十萬法郎，第二局又送禮一百萬。第三局他喊「棄權」，使莊家的二百萬賭注依次往下輪。二號席位上的狄卡美拒絕跟進，三號位子

上的但夫人也失去陪看的勇氣。

杜邦夫婦互相交換一個眼色。

「奉陪，」杜邦太太鼓起勇氣說。可是，一翻兩瞪眼，很快爲莊家的天生八點所擊滅。

「下一局彩金是四百萬法郎。」管理員高聲宣示。

「我奉陪，」〇〇七號說着把一大叠鈔票向檯面的中央推去。

他再度集中精神注視號頭李的眼睛。而對分到手的兩張撲克牌只草率地瞥了一眼。

「不要了，」他說。手裏的牌一共只有五點。局勢至爲危急。

莊家掀出底牌，一張小二，一張四點。他朝儲牌器輕輕一拍，翻看第三張牌，原來是張小三。

「莊家吃進，」管理員說，「下一局是第五局。」於是清理好雙方的死牌，再由龐德一大叠鈔票中提取四百萬法郎，所餘仍退給物主。

「下一局彩金是八百萬法郎。」

「跟進。」龐德繼續鉚上。

可是又敗在莊家天生大牌之手。

只兩局工夫，他送掉了一千二百萬法郎。檢點一下殘餘的實力，只有一千六百萬，剛好够賭下面的一局。

龐德突然間感覺他手心在冒汗。好像堆雪遇上大太陽，他發覺賭本消蝕得極快。此時作莊的號頭李正躊躇滿志地用右手在桌面上輕輕繪圖騰畫。〇〇七號向對方的眼珠注視。那眸子陰森、烏黑，好像玄武岩墨玉。那雙眼睛似乎挑戰地問：「要不要來個澈底解決？」

「跟進。」〇〇七號輕輕地說。

他從右邊衣袋裏取出一些鈔票和大堆的籌碼餅，又將衣袋內的整叠鈔票一齊送到檯子的中央。他絲毫未曾暗示這是他最後的孤注一擲。

此時〇〇七號覺出自己的兩唇乾癟得有如一捲糊牆花紙。他抬起頭來，發見原先站着攜籐杖那名保鑣的地方正好由賴非立和林太白二人塡了空。他不知道這兩位友人已在那裏立了多久。賴非立似乎非常的憂慮，而林太白則朝他發出媚笑，以示鼓勵。

他聽見背後銅欄干發出輕微的騷動，接着迸出一陣嘲笑。連忙轉過頭，他看見騷鬍子大張其口，露出兩排破爛牙齒朝他裂開嘴而笑。

「本局發牌終了。」管理員當衆宣佈，於是便從綠呢檯面上推送兩張牌過來。那綠呢雖然够厚實，已經不大光溜，而是皺起了毛茸。乃至呈灰青的色澤，使人不禁聯想到新墳的墓草。

襯着軟緞裏子的大燈罩，一直投射使人喜悅的强烈光線，在龐德取牌窺視時好像沒有供應充份的燭光。他只好再看一眼。

分到的「手牌，壞到極點——一張紅桃老K，另一張是黑桃A。那張A斜眼向上瞟，猶如一

隻黑寡婦蜘蛛。

「再來一張，」他竭盡全力不讓聲音裏傳出些微情感。

號頭李也把他的兩張底牌攤在桌上。他有一張Q，外加黑桃五。他注視龐德，一面用拇指出力地從儲牌器中壓出另一張牌。司桌賭客均屏息等待結果，他把新發的牌輕輕一挑，送了出去。管理員用抹刀熟練地助他一臂之力，使紙牌滑到龐德的面前。那張牌不算壞，是紅桃五可是對〇〇七號而言却像乾涸血漬留下的烙印。他現在是六點。而莊家則爲五點。作莊的自己是五點，發出了一張五。他必需再要一張小牌，一、二、三或四都可以，用來增强實力。如果拿到四以上的點子，他就輸定了。

龐德略居上風。現在輪到莊家雙目死死盯牢對手，在他撥發另一張牌翻身露在檯面時，自己看也沒看。

想不到是一張最美妙的四點，莊家現在是九點。最後這一張牌使他大獲全勝。

〇〇七號被殺得片甲不留，準備掃地出門。

十二　致命的槍管

〇〇七號呆坐在賭台席位上，因輸光老本而四肢僵直。他打開長方形烟匣取出一枝香烟，又

按動朗遜打火機的槓桿點燃烟捲，然後把打火機放在桌上。他深深抽了一口烟，從牙齒縫裡吐了出來，發出輕微的嘶嘯。

現在怎麼好?趕快溜回旅社上床休息，好規避從馬蒂士、賴非立以及林太白這一般朋友發出悼喪似的眼光。回去打個電話向倫敦報告挫敗經過，明天搭飛機回家，乘計程車到攝政王公園，順大廈樓梯拾級而上，走完長廊，隔着大辦公桌瞥視麥爺的冷面孔，接受他老人家勉强的安慰。他同情地勸說：「下一次，也許會轉好運。」當然，可能有再度搏鬬的機會，那時也許不至於再像這樣慘敗。

他舉目四望，也揚頭看看欄干上的旁觀者。沒有人和他打照面。他們都在等下文。只見管理員忙着清理鈔票和籌碼餅餅。同樣的堆砌起來，整齊地放在莊家面前，似乎向賭客示威，看看誰膽敢向三千二百萬法郎的莊家挑戰。莊家這一仗贏得非常乾淨俐落。

賴非立暫時失去蹤影，可能不願見自己人被打得頭腫眼青的慘狀，龐德這麼想。只剩下林太白仍在原處，她向他笑笑，替他加油。龐德這時憶起，她本來對這一場賭賽的意義並不知情。因此也不會曉得他倍嘗苦果時是甚麼滋味。

一位侍者穿過銅欄走近賭台。他站在〇〇七號旁邊，彎腰把一只短而肥的信封放在桌上。那信封頗爲厚實，好像一本小字典。侍者俯首咕唧一兩句，便鞠躬而退。

龐德忍不住地怦怦心跳。他把不知內容的信封拿到檯面以下，用拇指擠開封口，膠水尚未粘

牢，所以輕易地裂開一個縫。

雖然不敢相信，但是接觸到塞得滿滿的鈔票又使他覺得這決不是作夢。他把鈔票塞進兩邊的口袋，只留下用大頭針別在頂部的半張信紙。信紙上只簡簡單單用墨水寫了如下字跡：「馬歇爾經濟援助。三千二百萬法郎。美國敬贈。」

龐德倒吸一口氣。他轉臉朝林太白看看。發現賴菲立已經再度陪在她身旁，對他微笑。龐德也會心的一笑，同時揚起「隻手在檯面稍稍搖幌一下以示祝福。然後他把幾分鐘前所感受全面慘敗的痕迹在心靈深處一掃而光。這裏有一針强心劑。可能暫時宣告緩刑。以後不會再度發生奇蹟。這一次他非贏不可——如果號頭李還沒有贏足迫切需要的五千萬法郎的話——如果他堅强的抗戰到底。

管理員剛剛完成上一局清除戰場的工作，把龐德的鈔票易爲籌碼餅，於是在檯面中央堆起一座小丘。

這裏大約有三萬二千鎊。說不定，號頭李希望趁戰勝餘威再狠狠打「棍。也許他只要改動一下，換成幾百萬法郎的彩金就可以大功告成。那時他贏足五千萬法郎，便可以離開檯面滿載而歸。到明天，他就可以把虧空彌補好，使財務危機成爲過去。

他沒有下莊的意思，龐德稍微心安一些。他一定把對方的資金估計多了。那麽惟有乘現在狠狠地反擊一下了。龐德想，不能跟他打消耗戰，只有拿出全部美援背城借一，才有打垮號頭李的

希望。莊家不願意有人一次分享他一千萬或一千五百萬法郎的戰利品。莊家可能不清楚龐德已經一敗塗地一次。他或許認爲龐德的賭本已經所餘無幾，決不敢接受三千二百萬的挑戰。他未必曉得侍者遞來的信封有多大份量。假如他知道的話，他可能關閉這一莊，再從五十萬法郎彩金起碼另起爐灶。

龐德的剖析頗有幾分實情。號頭李還差八百萬法郎。最後他頷首示意。

「彩金三千二百萬。」管理員大聲宣告。這個宣佈使全場變得鴉雀無聲。

賭場的大班用更大的嗓門重叫一次，希望從附近其他賭台，如二十一點等檯面，吸引更多的游資到這個巴卡拉場地上來。何況這麽大的彩金，本身就有足够的宣傳力。去年在戴鎮一家夜總會曾經出現同等數目賭注一次。已經爲巴卡拉創下一個史無前例的新紀錄。而且一向和礦泉王村打對台的李鎮俱樂部從來沒有下過這麽大的賭注。

「跟進，」龐德輕聲地說。

檯面四週引起一陣竊竊私語。消息不脛而走，傳遍整個賭場。許多人都圍攏過來。三千二百萬法郎的賭注，在場人士之中許多人忙碌了一生，也未必能賺進三千二百萬法郎。另有些人一家的儲蓄也不過這個數目。老實說，這是不算小的一筆資金。

游樂場常務董事之一，此時與賭場大班附耳磋商了一小會。後者走到龐德面前，很遺憾地提出盤詰：

「先生，很對不起，請允許檢查資本。」

這個要求是請賭客拿出現鈔證明他有資格參加下一局賭賽。當然，他們知道龐某人是闊大少，可是三千二百萬法郎，數目也着實不小。以前出過這種麻煩，有些賭鬼身上已經輸得一文不名。卻大呼「跟進」，賭輸了他甘心寧願的去坐牢。

「非常抱歉，龐先生，」賭場大班過意不去地逢迎一句安慰話。

龐德從信封裏取出整叠的大鈔放在桌上，每張一萬法郎，法國銀行發行的最高額大鈔，管理員忙着清點數目。正在此時他注意到號頭李與站在自己身後的那位保鏢迅速地交換一個眼色。差不多同時，他感覺出有一件硬硬的東西通過厚墊椅子的縫口堅實地抵住他的脊椎骨底部和兩塊尻骨結合之處。右耳耳際聽見粗魯的聲音操法國南部口音輕聲而且迫切地說：「先生，這是槍管，一把無聲槍的槍管，它能夠炸斷你的脊椎骨而不發出任何響聲，外表看來你如同暈倒的人。我能够安然溜走。在我數到十以前，撤回你的賭注。如果你呼吸，我就開槍。

聲音極爲堅定。龐德相信他的話。這班傢伙素來說到就做得到，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粗實的籐手杖，原來夾帶了無聲手槍。龐德曉得這種槍。槍管在出口處排列了一串可以減音的橡皮墊，允許子彈通過，能够吸收全部爆震力。是二次大戰的產物，曾用於暗殺要人。龐德自己就試射過。

「一！」那聲音開始計數。

龐德轉頭向後察看。那人傾身向前，長着濃密的黑鬍子的臉孔笑容可掬，似乎在祝福龐德有好運道，在喧囂的看客中一點也顯不出任何意外迹象。

破爛的牙開始合攏，微笑的嘴唇迸出一個字：「二！」

龐德朝正前方眺望。號頭李正怒目相視，眼睛閃閃發光。他張口結舌，在匆促的加速呼吸。他正在等候，等候龐德向管理員表示意見，或者注視他猝然向後一倒，跌在椅背上，臉部發出怪狀，口中呻吟。

「三！」

龐德轉臉向賴非立和林太白瞟了一眼。他們二人有說有笑的互相交談。兩個傻瓜。馬蒂士不見蹤影。他手下那些出名的弟兄呢？

「四！」

再看看其他旁的觀客。這班喃喃作語的阿木林。難道沒有人看出我這邊有困難嗎？賭場大班、管理員、侍者，都是些飯桶。

「五！」

管理員已經快要清點好整叠大鈔。賭場大班禮多人不怪地朝龐德鞠躬如儀。在賭注清點無訛之後，他馬上要發出宣告：「開始進行下一局！」那時不管有否數到十，那人一定會開槍。

「六！」

龐德拿定主意闖闖這一關看。他小心翼翼地把兩手擱在桌沿，緊緊抓住桌邊，把尻骨儘量向後靠，感覺到槍口硬橡皮似乎頂住他的尾閭骨。

「七！」

賭場大班揚起眉梢轉身對正號頭李，似乎等候莊家輕輕點頭表示他已準備停當，可以進行下一局的決戰。

突然之間，龐德使出混身力氣往後一剉。他的動量是如此的充沛，那一剉竟折斷了靠椅的橫撐木，連帶着也使保鏢手中的籐杖受到扭力而傾斜，以至來不及扣動扳機。龐德自己翻了一個倒栽葱，跌在地上，混在旁觀者的脚底下，兩腿朝天翻得高高的。坐椅背因劇烈的撕裂碎成片片。人羣中發出惋惜的叫聲。旁觀者先往後畏縮，然後又向前圍攏。有人伸手攙扶使龐德站了起來，又替他從上到下拍去塵土。賭場大班率領侍者立刻忙過來照應一切。照規矩，應該不顧一切恢復秩序。

龐德扶住銅欄干站着，看來神志迷惘，似乎進退失據。不一會，他用手抹抹前額自言自語說，「臨時性的暈絕。沒有關係——大約太緊張，太悶熱的緣故。」

旁觀者發出同情的喟嘆。『這是情有可愿的，賭注這麽大。先生，要不要退席，躺下來休息歇歇?回家休息?要不然請位醫生來看看?』

龐德搖頭拒絕。現在他已經完全康復。他向同桌賭友，向對面的莊家不住頷首表示歉意。

換了一張好椅子，他重行入席。他朝對面號頭李看看。雖然逃過一關，能够得慶更生，當他看着莊家的表情時不禁有一點得勝回朝的滋味——因爲他從那一張慘白的臃腫面孔上，發現了恐懼的神情。

同桌的賭友在嘈雜地亂嚼舌根。左鄰與右鄰都傾過身來焦灼地向他提出抱怨。他們埋怨，屋裏太熱，時間太晚，空氣不够清新，烟味太重。

龐德謙恭有禮地答覆他們。然後回頭向身後的旁觀者略微一顧。那兩名保鏢已不知去向，只見侍者拿着被遺留下的麻刺甲籐杖，在尋查失主，籐杖並未折損，只是橡皮頭已不知下落。龐德招招手，俯首對侍者說：「倘如把這根手杖交給那邊那位先生。」——他朝賴非立用手一指——「他會把它交給失主的。這是他熟知者使用的手杖。」

侍者鞠躬表示感謝。

龐德憂戚地兀自思量，只要做一次簡短的檢查，就可以讓賴非立明白剛才何以發生在大庭廣衆中失態的情事。

他轉身在賭檯前端坐，以手輕輕敲打面前的綠呢，表示已經準備停當，可以繼續奮戰。

十三 「愛與恨交織成的耳語」

「賭賽現在繼續進行」，賭場大班很有氣派地大聲宣告，「這一局賭注是三千二百萬法郎。」

旁觀客把銅欄干團團圍住，大家傾身朝前注視。號頭李用手拍打儲牌器，嗤的一聲梭出兩張紙牌。然後爲保持鎮靜，拿出預防感冒的金屬筒放在鼻孔口猛力抽吸。

「汚穢的傢伙！」坐在龐德左手的杜邦太太不屑一顧地說。

此時龐德的神志已完全恢復清醒。像奇蹟似的他安然度過一次足以致命的災難。胳肢窩因恐懼而嚇出的冷汗，他仍然可察覺出來。可是用犧牲起步法跌破坐椅使他得能從死亡的陰谷中平安的生還。

他好像經歷了一場惡夢。這場夢使賭賽的進行足足中止了十分鐘之久。在一個高尙的賭場，這種情形從未聽說過。好了，現在儲牌器已經爲他安排了兩張牌。它們不能再使他失望。他的心臟好像突然懸在半空當中，因爲他惦心分到手的兩張牌不知是甚麼身價。

已經是午夜下兩點，除了大堆人圍觀巴卡拉的大場面之外，另外還有三桌人玩二十一點，三桌人玩輪盤賭。

龐德這張橢圓桌子鴉雀無聲，可是他突然間聽見由鄰近的輪盤賭檯傳來管理員的唱諾：「九點，買紅，買單數，買低點的統統贏。」

九點——這個吉兆，是爲他唱出的抑是爲莊家唱出的？

此時兩張紙牌由綠色的呢面上輕盈地溜到龐德面前。坐在對面的號頭李，怒目相視，好像蟄

伏在岩石下的一隻大章魚。

龐德穩穩地伸出右手，把兩張牌抛到身邊。會不會藉輪盤檯的好兆頭帶來天生大牌，或者八點？

用左手圈成一個罩幕他把兩張牌窩成扇形，露一次面。他的牙床互相的出力碾壓，使頰部的肌肉起了皺折。在竭力自制之下，他全身似已僵硬。

他拿到兩張皇后，紅桃Q和方塊Q。

在陰影中兩位皇后狡猾地對他訕笑。這是糟糕透底的壞牌。一文不值。一付大癟十。所謂「巴卡拉」是也。

「要一張牌，」龐德極力保持鎮靜，不欲從語音裏洩露出絕望的消息。他感覺號頭李的眼睛猶如一只鑽頭朝他的腦袋裏鑽。

莊家慢慢的翻出自己的底牌。他是三點——一張皇帝，一張黑三。

龐德悠悠地吐出一口香烟圈圈。自己仍有獲勝的最後機會。現在眞正來到存亡勝敗的關頭。號頭李再拍一下儲牌器，撥出另外一張牌，是龐德的牌，是龐德的命根子。莊家徐徐地使它亮出底細。

一張九，神妙已極的紅桃九。這張牌按照吉卜賽巫語，稱之爲「愛與恨交織成的耳語」。這是使龐德贏這一局的大牌。

管理員用牌抹一挑把紅桃九文靜地送到龐德的面前。對莊家而言，紅桃九並無任何意義。如果對方手中是一點，正好湊成癟十，所謂「巴卡拉」了。如果他手中一共只有二、三、四甚至五等小點牌，加上一個九，最大不過是四點。

自己是三點，發給人家九點，在賭桌上從來無法判斷是否上算。莊家要不要再看一張牌呢，這眞是一個難以定奪的大問題。龐德不動聲色，讓莊家自己去傷這個腦筋。如果平常跟朋友玩巴卡拉，知道莊家唯有發一張「六」才可以和他相等，他早就掀開底牌給莊家看了。

龐德名下的三張牌統統擺在面前，兩張底朝上，祇見到暗緋色的方格牌面，一張紅桃九朝上。莊家摸不淸這個九點到底代表甚麽，是牌面的價值，或者是別種不同的安排。眞正的關鍵在兩張朝下的牌，那裏有一對皇后悄悄吻着台面的綠呢。

汗水沿着號頭李鷹鈎鼻的兩頰涔涔直流。他那隻狡黠大舌頭伸到赤紅色嘴邊，舐了一下吐沫。他先望望龐德的牌，再看了自己的，再度不放心的看看龐德的。

然後他隆起整個上身，伸出手來輕輕一拍，爲自己發了第三張牌。他把這張牌亮了底。周圍的賭友一齊傾身向前張望。是一張好牌——小小的五點。

「莊家是八點，」管理員大聲吆喝着。

龐德不動聲色的正襟危坐。號頭李突然呲着門牙，狼嘷似的露牙而笑。他以爲這一局贏定了。

管理員伸出長長的掀牌桿頗有歉意地掠過檯面。周圍的看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龐德此番必然是慘敗。

掀牌桿技巧地翻動兩張緋紅紙牌，露出兩張作微笑狀的紅色皇后。

「九點。」

從橢圓檯的四周不約而同發出沉重的喘氣聲，然後變成嘈雜的私語。

龐德此時目光注視莊家。那個大塊頭猝然倒在坐椅之中，好像突然得了心臟病。那張血盆大口先張開一次，然後表示抗議一連啓閉兩次，又忙不迭用右手撑住咽喉。他上身向後一仰，嘴唇變爲暗灰色。

堆在賭台中央的大叠籌碼餅被送到龐德的面前，莊家從內衣口袋中掏出一叠大鈔，朝檯面一丢。

管理員連忙拿起鈔票迅速的數了一遍。

「賭注一千萬法郎，」管理員朗爽地宣告說。不用暗示，他從龐德的籌碼堆裏挑出十塊值百萬的餅餅朝中央一放。

龐德心裏在盤算，決定勝敗的最後時機已來臨，這個傢伙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這一千萬是他翻本的最後機會。他目前的處境和一小時以前的我十分相似。他也和我一樣做了背城借一的決戰姿態。不同之點是，這次再輸掉，沒有人會助他一臂之力，也不會有奇蹟發生。

想到這裏龐德朝椅背靠靠緊，又點燃一支香烟。他的身旁一張小茶几上有一只酒杯和半瓶緋色香檳。也不管是誰的飲料，龐德把酒杯斟滿，一連兩口把酒喝乾。

然後他身子靠在椅背上，折起雙肘，擱在檯邊上，兩隻臂膀使勁地握拳等待，有如摔交在比賽柔道術下一回合以前的作爲。

左邊的賭友無人開腔。

「跟進，」他照直對號頭李宣戰。

又一次撥了兩張牌到他面前，這一次管理員故意把牌分到他雙臂圍拱的綠色鹹水湖裏。

龐德用右手輕輕把紙牌帶到面前，一張張的略微窺探，便輕快地翻了個面把牌朝中間一丟。

「九點——天生大牌。」管理員吆喝着。

號頭李此時正朝分到手裏一張黑桃老K和一張梅花老K。「巴卡拉——癟十。」管理員伸手囊括了中央的籌碼和大鈔推送給龐德。

號頭李瞪大眼睛守視最後的賭本滙入龐德環抱中的鹹水湖。而後他一言不發慢慢站起身來，離開賭檯旁的賭友走向銅欄干的出口。他取下褒着天鵝絨的銅鏈條，隨手放下，旁觀者爲他讓開一條路，人們好奇地朝他張望，許多人不敢多瞧一眼，好像他身上沾染了死亡的氣息。後來龐德便從人羣中失去號頭李的蹤影。

龐德從桌旁站了起來，從籌碼餅餅裏取出十萬法郎送往檯面的另一邊賞給賭場大班做爲小費。他對週圍的恭賀聲表示謝意，然後吩咐管理員把贏來的財富統統送到兌換處。其他賭客紛紛離席。莊家既已垮台，這場戲也就無法繼續上演。而且已經是下半夜兩點半了。龐德向左鄰右舍寒暄兩句以後便從銅欄干底下鑽過去與林太白和賴非立會合在一起。

他們一同走到兌換處。賭場董事們邀請大贏家到內室磋商公務。桌上堆着他今夜辛苦所得戰利品。他又把口袋裏的鈔票統統清了出來。結算的結果一共七千萬法郎還出點頭。

龐德把三千二百萬現鈔，清理在一邊準備還給賴非立，然後請出納先生把其餘四千萬法郎爲他開一張里昂信託局的支票。大家都對大贏家表示深深賀意。董事們意猶未盡地希望他繼續乘勝玩一通宵。

龐德編一個逃脫的理由便辭退出來。他走到酒吧間把三千二百萬法郎的現鈔當面還給賴非立。他們圍着一瓶香檳酒在回憶戰鬥經過。賴非立從口袋中拿出一顆零•四五吋口徑的手槍子彈，然後朝桌上一放。

「我把檢到的手槍遞給了馬蒂士，」賴非立說出那緊張時刻的作爲，「他已經拿手槍去檢驗了。當你忽然間從坐椅上墜地時，我和馬蒂士都十分驚訝。當時馬蒂士帶着一名部下正站在人堆中觀戰。那兩名保鏢終於從人隙中逃脫。你可以想像得出他們兩個因爲丟了手槍而互相埋怨的神色。馬蒂士退出一粒手槍子彈要我交給你看，你多麼幸運地檢到一條性命。這是一粒達姆彈，彈

頭有十字爲記。否則的話，你就有得罪受了。但是他們無法把保鑣的紕漏算到號頭李身上。他們是單獨進場的。塡過准許入場的申請卡。當然，這都是騙人的步驟。那保鑣提出參加二次大戰受傷的傷證所以獲准携帶籐手杖進俱樂部。這班傢伙一向有嚴密的組織。馬蒂士已經搜集到他們的指紋，公事正向巴黎報，所以明日上午就會弄淸楚更多的內情。」講到此地，賴非立換了一枝香煙，嘆了一口氣結論說，「總算老兄吉人自有天相。到了最後你終於殺得號頭李棄甲曳兵而逃。雖然咱們也曾經過一段十分危急的厄難。我想你一定會有同感。」

龐德發出會意的微笑。「我收到的那一隻厚實的信封，可以說是生平僅見的奇妙事物。當時我一度在想，這次我一定完蛋了。那個滋味眞不好受。我們常說經過患難之交的友情，才是眞正的友情。我全心希望有一天我有機會能報答此次的恩惠。」

說完以後，○○七號站起身來，「我要回旅社一趟，把這撈什子處理一下，」他一面輕輕拍打他的口袋，「我不高興隨身携帶着號頭李的死亡證書。說不定他在動腦筋。等我處理停當，咱們再好好地一同慶祝一番。你們覺得如何？」

他轉臉徵求林太白的意見，自從賭臺散場之後這位小姐一直不曾發表高見。

「這樣吧，你們願不願意到那間『情人王子』夜總會去喝香檳？可以從旁邊的門進去。看來很熱鬧似的。」

「我想我應該奉陪，」小姐滿口答應，「在你打發贏來的財富時，我去淨淨手。我們在夜總

會的廳廊碰頭。」

「那麽你的意思如何？」龐德私底下但願能與太白獨處。

賴非立望望他，已經看出他的心事。

「我打算好好休息一下，」他說「今天這一天也眞够累的。而且我想明天一大早巴黎方面必定有新的指示。我不像你，我還有一些零星事情沒有收拾淸楚，我陪你回旅社，有人護衛滿船財寶安然入港，總比較妥靠些。」

他們二人趁着一輪明月連袂走向豪華旅社，不約而同的都以手握着手槍的柄把。現在是凌晨三時，街上只零零落落有幾個人影，可是俱樂部的後院仍然停了成排的小包車。

這短短的一截路程沒有發生意外。

到達豪華旅社以後，賴非立堅決表示要一直護送友人到他的房間門口。室內還是六小時前龐德離開時的老樣。「不像光臨過不速之客，」賴非立比較放心的說，「可是我總覺得他們決不會就此服輸。說不定會捲土重來。我看我也留在此地給你們兩人作個伴吧？」

「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龐德勸阻道，「不要惦心我們。我在打主意安置那一筆錢。要是身上沒有帶錢，他們不會對我感到興趣的。這一回多虧你一再支持、協助。有勞之處，希望咱們在一塊辦另外的案件時再求報答。」

「我至表歡迎，」賴非立打趣的說，「只要在危急關頭每次你能分到九點就行——而且最好

帶着林太白一齊來。」說完他退出門外，把房門關好。

龐德轉身返回房間，頗有賓至如歸之感。經過在賭檯旁邊擁擠而且緊張了三個鐘頭，看見擺在床上的睡衣和擺在梳粧檯上的梳子使他有說不出的舒暢。能獨自休憇一下眞是好事。他走進浴室用凉水沖沖頭又用漱口水沖洗一下喉嚨。他覺出殘留在後腦和右肩上的傷痕有點隱約作痛。他回想同一天裏曾兩次從暗殺陰謀中安然脫險，而且都是間不容髮的緊迫釘人。眞叫吉人天相。他這一夜應該玩一個通宵等待對方捲土重來嗎？或者此時號頭李已經兼程趕往哈弗港或波爾多港悄悄地搭上一條海船遠走高飛以免受到「鋤奸團」的整肅？

龐德想到這裏不禁聳動一下肩膀。這一天遇到的邪惡事已經够多。他對着穿衣鏡顧影一番，也想到林太白的情緒。他迫切需要她那淸凉而驕矜的肉體。他盼望能見到從她那蔚藍的眼睛裏流露出的淚水和慾望，而後把她長長的黑髮握在手裏再以自己的身體壓在她修長的玉體上。想到這裏，龐德的眼睛瞇成一線天，鏡中人似乎怒火中燒對他注視。

他轉過身從衣袋找出那張價值四千萬法郎的支票。把它折叠成一個很小的紙糰。於是他打開房門朝長廊遠近方張望了片刻，又細心鑑辨有沒有電梯和上下樓的脚步聲。等到一切認爲滿意之後，他用一把小螺絲起子耐心的開始工作。

五分鐘後他對自己的手藝做一次臨別前的鑑賞，然後把補充的香煙塞進煙匣，關好房門而後上了鎖，於是他順長廊走下樓梯，穿過大廳，帶着月色踱出旅社。

十四 「玫瑰般的生命」

情人王子夜總會的正門是用一只七呎高的鑲金邊油畫框做成。內部緊密而幽暗，只點着呈枝椏狀的蠟燭臺。燭光從牆上鑲金框的鏡子裏反射過來，照得滿室生春。四壁襯上了大紅緞子，椅子和桌凳也用色調相稱的深紅呢絨。在遠處一個角落由鋼琴、電吉他、和小鼓組成的三重奏樂團正以抑低的音韻奏出「玫瑰般的生命」那只曲子。在靜謐而悸動的室內性的誘惑似在輕俏地伸展威力。龐德感覺在這裏吃消夜的每一對男女，似乎都在桌底下互相挑逗。

侍者引他們在側門附近一張餐桌旁落了座。龐德要了一瓶香檳酒，點了炒鷄蛋配鹹肉片一道菜。

他們坐下來欣賞三重奏樂曲有一歇工夫。而後龐德轉臉對林太白說，「陪你坐在這裡吃宵夜，而且知這工作已經完成，眞是再好沒有啦。這是一天的美麗的結尾——頒發勛獎的時刻。」

他預期見到她報以笑靨。可是獲得的却是一聲淸脆的反詰，「對的，不正是如此嗎？」她似乎浸潤於美妙的音樂中。她用左肘靠在桌邊，以左手托住下巴。但是用的是手背而非手心撐着下領，因此龐德注意到，或許手心牢牢握拳的緣故，她那隻手的骨節顯得有點蒼白。

她的右手正以拇指和食中指夾着○○七號敬的一根香煙，好像美術師夾臘筆的神氣。而且她雖然裝作鎮定地抽香煙，但是却微露不安，因爲她一再地朝香煙缸撣煙灰，而香煙頭上並無積灰

。

龐德把這些小地方都看在眼裡，他竭力想瞭解對方的心境，也想把自己的熱情與鬆弛的情緒盡力使對方受到傳染。他竭力使自己接受對方的寡情。他想大約出於女性極欲護衛自己的本能，也許出於一種報復心理。因爲今天下午見面時，他曾故意地冷落過她。

他頗有涵養。只顧喝香檳，一面隨便聊聊。談到這一天發生的事故，談到馬蒂士和賴非立兩位友人的性格，也談到號頭李的可能下場。他講話時極爲謹愼，提到這次的出差，只粗枝大葉的說了個輪廓，在她離開總部時一定受到提示的。

她頗有分寸地答覆〇〇七號的問題。她說，那兩名保鑣嗎，當然我和賴非立一到場就注意到了。但是沒有想帶篠杖的那小子會站到你椅子背後去了。他們萬萬想不到居然有人敢在賭場裡企圖下毒手。一等你們兩位走回旅社，她就打電話給麥爺派在巴黎的私人代表，報告賭賽的結果。她必須轉彎抹角地加以表達，那位先生滿意地掛斷了電話。離開倫敦時，上級交代過，不論結果如何，必須立刻以電話報告。麥爺表示，不分晝夜，只要有了結局，要馬上由私人代表轉訊給他。

她在消夜時只說了這麽多。她文靜地啜着香檳，既不大偷看龐德，更不輕露笑容。龐德覺得十分乏味。他喝了許多酒。又要了第二瓶香檳。炒鷄蛋來了，他們默默地進食。

四點鐘時，龐德正打算要賬單，餐室管事走過來查問林小姐。他遞上一張紙條，她拿過來匆

匆的唸了一遍。

「哦，原來是馬蒂士的，」她說，「他說要我去大門口會他。他爲你帶來消息。或許他沒有穿夜禮服所以不便進來。我去去就來，不會多久的。然後我們一起回旅館。」

她拘謹地向他笑了一笑。「我覺得今晚的消夜我沒有能好好的陪伴你。這一天也够人緊張的了。我很抱歉。」

龐德敷衍一句，隨即站了起來說：「我馬上就付賬單。」一面看着她走向幾步以外的正門。

他坐下來點燃一枝香煙。他感覺滋味缺乏。突然間他覺混身疲倦不堪。夜總會擁塞的餐室使他突感不適，正如昨夜三、四點鐘時在賭場突感不適如出一轍。他問侍者要賬單，臨別地呷了一口香檳。味道有點苦，許多香檳酒頭一杯下肚都有這種苦味。他很想見見馬蒂士的愉快的面孔，聽他帶來甚麽消息，也許是一聲恭喜。

寫一張便條通知林太白，〇〇七號驀地察覺這種辦法不近情理，馬蒂士做事一向光明磊落。他會請他們兩人一齊去俱樂部的酒吧，或者他會進夜總會來找他們，無論衣著是否合式。他們也許盡情歡笑，馬蒂士不以爲忤，反而感覺興緻勃勃。他有許多話要告訴龐德，遠比龐德可以告訴他的爲多。例如，已經被警方捕獲的第三名保加尼亞人，也許吐露出更多的密謀；棄杖而逃的瘸保鑣下落如何？以及號頭李離開王村賭場以後的動向。

龐德一個勁搖頭，表示百思不得其解。他匆匆付清賬單，也沒等侍者找回零錢便踏步向門外走去，更不曾理睬餐室經理和司門人的連聲晚安。

他急促地從賭博間穿堂而過，又仔細地在正門的廳廊附近尋尋覓覓。他嘴中輕聲詛咒。步伐逐漸加快。衣帽間只有兩三位客人穿着夜禮服在向職員索取衣物。

旣沒有林太白，更沒見馬蒂士。

他差不多跑起步來，跑到門口，向臺階的左右兩邊張望。剩餘的只有幾輛汽車。

司閽人迎了過來。「先生，要一輛的士？」

龐德搖搖手，逕自拾級而下，他開始向蔭影中尋覓。夜涼似水。冷空氣朝他冒汗的太陽穴凝聚。

當他下了一半階臺光景，似乎聽見一聲模糊的喊叫，接着在右方傳來砰的一下汽車關門聲。一輛大甲蟲似的西川龍小轎車引擎發出狂吼，排氣管嘎嘎作響，突然從樹蔭裏衝出來，駛入月光滿地的庭院去，前輪壓碾乾硬的碎石發出淸脆的響聲。車尾架在柔軟的彈簧上一搖一擺，好像後車廂裡正進行一場猛烈的毆鬪。

那小轎車帶着嗥叫衝出夜總會的圍牆大門，好像有一件小小的黑東西自後窗擲了出去，墜入附近的花圃。當汽車劇烈向左拐轉開上公路時輪胎因受額外的扭壓發出尖叫，接着二排檔駛車時排氣管產生震盪耳鼓的噪音，隔一小會西川龍換用高速的排檔，只見它像脫兎一樣穿越店面鱗

次櫛比的大街向海岸公路揚長而去。

龐德知道在花圃裏可以尋得到林太白的手包。

他沒有費勁就找了回來，跑向燈光明亮的石階，從手包中搜索一遍，找出揉成一糰的便條紙。那上面寫着

「能够到大門口來一趟嗎？我有你朋友的消息。

瑞尼・馬蒂士・」

十五　黑兔與灰狗

那是一個極盡詭詐能事的圈套。

龐德匆匆跨進本特萊跑車的駕駛座，希望鼓舞起當天下午就蘊在體內的開車慾望。空氣活瓣關閉之後，一打起動機引擎就點着了。怒吼的氣缸爆發聲使得依靠在脚踏板上的司閽慌忙撤離而無法淸楚地交代他所見到的事情。

跑車駛離大門以後向左一個急彎，龐德給折騰得很不舒服，他但願開一輛底盤較低同時以前軸傳動的西川龍轎車。然後他迅速地更換排檔，穩穩地以高速度行車，並且側耳傾聽車尾傳來排氣管的回聲。這時他正加速通過店舖夾道的王村大街。

不久他開上沿海公路。是一條沿着沙灘蜿蜒的寬闊大道，路面極爲平坦，早上他曾經在此地

試過車。轉彎的地方設有甚易識別的路標。他猛力踩踏油門，引擎轉速逐漸遞增，速度表的指針從八十邁加到九十邁。車頭燈照射出兩股白色安全的光圈，約有半哩遠。

他推測西川龍轎車必曾取道這一條沿海公路，因爲他依稀聽見從市區發出的排氣響聲，何況在彎道附近也稍稍懸浮着少許未曾平靜的塵埃。他琢磨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看見轎車的頭燈。夜既謐靜又晴朗。可能在外海海上勾留一層薄薄的夏霧，因爲每歇一陣子，他可以聽見船隻在霧中發出的號角聲，拖着低沉的尾巴好像海灘上牛羣的吼叫。

〇〇七號一面在夜間飛車狂奔，一面煩躁地埋怨林太白和派她出差的麥爺。

果然不出所料，發生這種窩囊事。這些花枝招展的娘兒們自以爲可以擔任外勤工作，替男子漢幫一部分忙。眞他媽的作怪，留在後方，操持家務，考究衣飾，道長話短，該有多麼好。外勤讓男子漢獨自挑，不就結了嗎？現在，跟着大功就要告成，却發生了這一樁窩囊事。林太白給人家略施小技就逮到手，可能拿她當做贖回勝利果實的人質，像卡通電影的陳腔爛調一樣。這個傻大姐，眞氣人。

一想到自己朝對方預設的詭計中鑽，〇〇七號就感覺一股無名怒火冒向天庭。

那還用問。再簡單不過的詭計，要放回林小姐麽，拿四千萬法郎的支票來交換。好說，他才不幹呢。她是特勤局工作人員，知道是幹甚麽來的。他甚至無須報告麥爺指示行動方針。工作使命遠較她爲重要。出了這種事，又有甚麽辦法哩。她雖然是個好女孩，可是他決不願鑽進敵人預

設的圈套。不跟他們討價還價。他現在盡力而爲，追上西川龍轎車就開槍射擊，倘若她中彈犧牲，也只好認命了。他只能盡力拯救——希望在匪徒把她藏入等待贖票的窩藏處所以前及時在半途搶救脫險——但是萬一追趕不上，他也只好開車回豪華旅館休息，就當沒發生這檔事來一個啞口無言。明天早上他可以把出事經過告訴馬蒂士，同時以檢到的便條爲證。假如號頭李找人與我龐德談判，要我出錢交換林太白，對不起，我可以相應不理，也不跟別人談起。林小姐只好忍受她的蹇運，如果司閽人把晚上所見到的事向新聞界瞎三話四，他可以推說自己那晚上喝得爛醉如泥，所以記不清出了甚麽事。

當龐德翻來覆去打量如何應付眼前的難題時，本特萊跑車在海濱公路上幾乎像部自動化機器以全馬力趕路，機械地拐彎，順彎道疾駛，也能躲過向王村行進的摩托卡與馬車。引擎以二十五馬力向夜空發出高頻率的尖叫。速度表超過一百一十邁，在一段筆直的大道上曾達到一百二十邁的巔峯。

他知道以這樣的速度，可能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追上西川龍的轎車。那輛轎車載人較多，縱然在這種公路上恐怕最多跑八十邁。忽然間心血來潮，龐德熄滅了兩只電力充足的車頭燈，改爲扭亮在霧中行車用的小燈，一點不錯，車頭燈停用以後，他便淸楚地瞥見有輛汽車在前面一、兩哩處順着海濱開燈行駛。

他伸手向一側俯身，從一隻皮袋裏取出一枝槍管特別長的陸軍〇・四五口徑柯爾持手槍，放

在身旁的座位上，如果路面坡度適宜，在一百碼開外，他可以用這枝〇•四五手槍擊中西川龍的車胎或者油箱。

備好武器以後，他再度開亮車頭燈，加速度全力追趕。這時他反而態度鎮靜，神色自若。林太白的生命無須加以顧慮，從儀表板反光看起來他的臉孔又嚴酷又泰然。

前面那輛西川龍裏一共是四個人，三男一女。

號頭李自己在開車，他把臃腫的上身儘量前傾，兩隻手輕盈而熟練地轉動方向盤。身旁是那個矮而胖的保鏢，就是在俱樂部棄杖而逃的人。矮胖子左手似乎放在一根粗大的控制柄上，那控制柄上平直伸向儀表板的下方。也許是可以變動靠背角的控制桿。

後座中那個瘦高個保鏢舒暢地斜依在車身的一個角落裏，兩眼朝車箱的天頂直瞪，好像非常欣賞以這種高速度御車兜風。他把手輕輕地放在女郎的左大腿根，而那雙玉腿幾乎是袒裼裸裎陳露在一邊。

除了一雙幾乎全裸的下肢，經過處理後的林太白已經變成一隻肉郵包。黑色天鵝絨的夜禮服被人從底擺處整個向上翻掀，蒙住兩臂和頭部，在頂上用繩子牢牢拴住手腕，打了一個結。只在臉部附近給她撕開一個縫好讓她呼吸。除此而外她並未受到其他的束縛，因此只好安靜地歪一在一邊，身體隨着偶然顛簸的車身遲鈍的蠕動。

號頭李的注意力一半用於開車，一半從後視鏡中留神從後方逐漸逼近的龐德車燈。當獵犬追

到一哩上下時，他這隻黑兔似乎仍然無動於衷，甚至把速度減慢，由八十邁降到六十邁。現在他遇到一處急彎，號頭李更把速度減慢一些，幾百碼前，有一隻公路標誌牌，表示前面將和一條鄉村路會合。「注意，」他提高嗓門向矮胖的保鏢發出警告。

那人連忙用左手緊緊地握住控制柄。

離鄉村支路約一百碼處，他把車速減到三十邁。從後視鏡中他可以看見龐德的明亮車燈正照在急彎上。

號頭李似已下定決心，嘴裏叫道：「放下去。」

矮胖保鏢使力向上拉起控制柄。行李艙的後門呀的一聲向下打開，好像鯨魚張口。公路上玎玲瑲瑯一陣響，接着發出有韻律的碰撞聲，好像汽車後面施放了一大截鐵鏈條似的。

「切斷它。」

保鏢猛力掀動一次槓桿，金屬板最後發出的碾壓聲響以後一切便恢復正常。

號頭李從後視鏡不停地張望。龐德的跑車剛剛拐出彎道，他連忙打動方向盤把西川龍朝左拐進鄉村叉路同時撑滅了車燈。

他接着動作粗鹵地刹住汽車。三個男子不約而同迅速跑出車廂，以叉路口的柴籬爲依託臥倒在地上，此時路面被本特萊車頭燈照得十分明亮。每人掏出一隻左輪手槍，那瘦高個保鏢另外準備好一隻鵝蛋似的手榴彈握在手掌心。

本特萊加速度朝他們迎面駛來，好似一列特別快車。

十六　身上好似爬着蜈蚣

龐德隨着急彎的坡度自然地扭動上身和手臂使跑車能够服貼地順着路勢拐彎。這時他一面駕車一面計劃兩輛車距離越來越近時自己的行動要領。他心想如果有一條叉路，西川龍司機一定會設法開去迴避一下。因此當他拐出急彎時發現前面沒有車燈時，便本能地放鬆了油門，又看見公路旁邊指示叉道的路牌他便準備使用刹車。

他那時大約以六十邁速度馳駛着，前方路面上稍稍靠右方有一塊黑色方塊，大概是人行樹的陰影，他這樣想。說時遲，那時快，忽然右邊的車輪碾上了一塊黑烏烏的鋼板，上面豎着一粒粒的鋼釘，他的汽車一下子衝上了敵人預置的釘板。

龐德本能地把刹車用到底，又用膀臂全力把握方向盤防止它猛烈向左廻旋的傾向，可是能够聽由他操縱的不過幾分之一秒的短暫工夫而已。鋼釘碾斷右輪的輪胎，使右輪的輪轂在柏油路上滾轉，跑車在路面上向左一個大廻旋，朝左方路邊猛力衝撞，把龐德從駕駛席震到地板上。然後以餘勁繼續滑行直到車頭停在向後的方向。車身坐在底部往上翹，右前輪懸在一邊打空轉，車頭燈朝天照射變成了探照燈。有一小會工夫，車子以油箱爲墊底，車頭向上翻騰猶如一隻抬起前

腿的大螳螂，然後繼續向後翻滾，終於底朝天翻在那裏，玻璃碴和車身裝飾物向四面八方迸飛。

直到恢復寧靜時，左前輪仍然吱吱響地空轉半天，慢慢地才尖叫一聲停止轉動。

號頭李從埋伏的路邊走出來，不過幾碼路就來到翻車的現場。

「收起你們的槍械，趕快把他弄出來，」號頭李迫切的發出命令，「我在旁邊掩護你們。小心地抓住他。我要活捉他，不要死屍，大家動作要迅速，天快亮啦。」

兩名保鏢跪在地上動手工作。其中之一掏出一把尖刀把風檔柱內部的蒙布清除一部分，然後下手抓住龐德的兩肩。○○七號此時已失去知覺，而且無法移動。另一名保鏢從車窗中鑽進底朝天的車廂。他把○○七號的兩腿從方向盤轉動桿和車頂篷帆布的縫隙中弄舒展了。然後一推一拉地慢慢從車窗裏抬了出來。等○○七號被擺平在公路上時，兩名保鏢累得滿頭大汗而且手上全沾汚了塵土和機油。

瘦高個俯身聽聽心臟是否跳動，接着左右開弓地朝龐德的面頰打了兩記耳光。龐德哼了一聲舉起一雙手保護面孔，瘦高個又摑了他一掌。

「够了，」號頭李開口制止，「把他的手臂綑綁起來，送上汽車。囉——」說着丟了一捲電線給保鏢。「先出清他的衣袋，手槍繳械給我，他身上也許還藏着別的武器，以後再仔細的查。」

號頭李接住瘦高個遞來的零星什物和○○七號自用白萊大手槍往寬大的衣袋裏一丟，連看也

沒有多看一眼。他把善後的事委給部下處理，自己走囘西川龍轎車，臉上一點興奮或開心的表情也沒有。

電線一匝匝地纏繞，勒痛了手腕，這才使龐德豁然恢復知覺，他感覺周身疼痛，好像挨過一頓棒子的苦打。當他被人强迫簇擁着走向停在土路上的西川龍時，自己出身上並未折斷一根骨頭。發動已經開着慢車等待，他此時提不起冒死衝出的重圍的精神，只得馴服地坐進了西川龍轎車的後座。

他覺得是一個意志和體力均已喪失戰鬪精神的人。過去廿四小時當中他承受了過多的打擊，以至挨上敵人這最後的一擊便不支倒地。這一次絕不可能再發生奇蹟。沒有人曉得他的去向，而且要到明天早上別人才發覺他突然失蹤。本特萊的殘骸很久才會被人發現，追查出失事的車主恐怕也要化費頗長一段時間。

他在後座掠過閉目養神的瘦高個，朝畏縮在一角的林太白瞥了一眼。第一個印象使他恨不得破口大罵她一頓。你這個傻大姐，被人像母鷄似的捆紮着。夜禮服打底翻過了頭，連手腕綁在頂上好似一隻行李袋。再一想，不禁替她叫屈。她兩條光溜溜的大腿露在外面看來如此的天眞無邪而又無依無靠。

「太白，」他輕輕地喚了一聲。

車角的布袋中並無囘音，龐德突然打了一個寒噤；不過那個衣袋似乎在微微的蠕動。

同一時間，瘦高個從中央對他兜胸就是一拳。

「閉口。」

龐德痛得摟腰而抱，把身體緊緊折叠着以免再度受到拳擊。此時頸子上却挨了一斫，使他又朝後仰。喘氣從牙縫迸出時絲絲作響。

瘦高個略施小技用他鍛鍊的掌邊工夫在頸上斫了一下。他並沒有用够勁頭而剁的地方却非常準確。現在他恢復朝後仰，閉目養神的老姿態。他是個痞棍，是使你恐懼的壞坏子。龐德恨不得找個機會宰掉他。

突然間汽車後面的行李間又張開大口，接着玲瓏響了一陣，龐德猜得出他們等候矮胖子捲起地毯式釘板，這種暗算汽車的措施，瞞不過他。二次大戰時法國的地下軍曾用來對付過德軍的指揮車。

想到這班傢伙居然這樣精明而且熟鍊地運用暗算汽車的設施，〇〇七號不禁懊悔不已。特勤局的麥爺竟這樣的輕敵，他悶氣不過埋怨自己的上級起來。他們應該事先知道底細。如果獲得些微徵兆，行動起來就可以預作防護。又想到自己在夜總會大喝香檳，敵人却爲最後的反擊忙得團團轉，這是多麽的疏忽。他責備自己，也責備上級，不久以前的自信心。那時他誤認已經在賭檯上大獲全勝，敵人已經抱頭鼠竄而逃。

在這一段時間號頭李一直沒有講話。等矮胖子收好釘板擠近身邊時，號頭李立即猛開倒車退

回公路上。於是一連串的變換速度排檔。不久就以七十邁的速度沿海濱向前行駛。

天已破曉——龐德想大約是五點鐘——大約再走一兩哩路，拐一個彎就是去號頭李別墅的叉道口。他料不到林太白也會跟他同一命運。既然林小姐是用來釣他這條大魚的小蝦，整個陰謀對他說已經是昭然若揭了。

這是一幅非常卑鄙的安排。自落入敵人掌握以來，龐德頭一次發生恐懼感，好似有蜈蚣沿脊背向上爬。

十分鐘後西川龍轎車驀地朝左一歪，順一條草皮沒脛的小路開了幾百碼，駛進灰泥柱旁形將圮頹的院落。汽車停在白漆業已剝落的門前。在門框上業已生銹的電鈴板旁邊有一塊木板釘着兩排鉡字，上面是「隱廬」下面是 SonnezSVP 一排小字。

從正面的水泥臺階看來，龐德知道這是一座典型的法國式海濱別墅。他可以想象得出從王村房產經紀人獲得出租的通知以後，就有一個女傭來這裏匆匆打掃一番，掃走隔年的空酒瓶，然後抹掉破舊房間中陳年的灰塵。

雖然其貌不揚，這座別墅在今天早上給號頭李派用場一定是非常合式的。如果他預料不錯的話。這一條路上沒有見到別的人家，根據昨天早上他偵察地形的結果，要向南再走幾哩路才遇到零星的幾戶農舍。

當他被保鏢挾持着離開車廂時，那瘦高個故意用肘朝他的肋條使勁搗了一下。他知道在以後

幾個鐘頭以內，號頭李可以指使這兩個凶神以私刑施在他的身上，而毫無援救的希望。他的皮膚上又像有蜈蚣在爬行。

號頭李用鑰匙打開房門。領先入內。在晨光曦微中，林太白的肉體顯得異樣的淫猥。跟在身後的矮胖保鏢，龐德聽見同伴管他叫科西加佬，用手一推把林小姐也推進去，嘴裏用法文村言臟語的罵着。龐德很知趣地自動跟進去，沒等瘦高個開腔。

前門重行下了鎖。

號頭李站在靠右手的一間房門口，向龐德彎曲一個手指，默默打着惡毒的手勢。

林太白被科西加佬挾持着通過甬道走向後屋。龐德突然拿定了主意。抬腿向後猛力一踢，後跟正好碰在瘦高個的小腿前脛。趁他哎唷一叫，〇〇七號拔腿向前跑，順着甬道去追林太白。靠兩條腿作武器的〇〇七號，此時腦海中並無既定的計劃。只準備盡可能的打擊那兩名保鏢，同時乘機囑咐女助手一兩句話。他沒有什麽好計劃。他只好關照她千萬不可屈服。

科西加佬聽到叫聲轉過頭來，正好碰上〇〇七號朝小腹飛過來的一條腿。科西加佬像閃電似的朝後一仰，靠在甬道牆壁上。當龐德的掃腿掠過對方脛骨時，科西加佬動作矯捷地伸出左手，一把擒住鞋底用力的扭轉小腿根。

龐德整個身體失去平衡，連帶着右腿也懸在半空。只見他轉了半個身以後以衝擊的餘勢一口氣朝側面摔到地面。

〇〇七號有一小會被摔得沒有氣息。瘦高個趕上來一把封住領口，把他抵在牆上。那保鏢手裏拿着一隻手槍。此時他朝〇〇七號怒目相視。然後沉着地俯着身子用槍管狠狠地敲擊着對方的小脛骨。龐德痛叫一聲順牆根跪了下來。

「如果你再動武，就打掉你的牙排。」瘦高個用蹩脚法語威脅地說。

另一扇門乓地關上，科西加佬把林太白送了進去，龐德轉首向右一瞥，發現號頭李已經站在甬道離他不過幾呎遠。他又彎曲一雙食指向他惡毒地打手勢。此次他交代了話：「進來吧，我親愛的朋友。別再白白浪費時間啦。」

他的英語缺乏抑揚頓挫的節奏，語調從容不迫。臉上毫無惱怒的表情。看起來，猶如向候診室呼招下一名病人就診的名醫，那病人似乎害了精神病症，被特別護士苦苦勸着。

龐德再度覺得情勢絕望。科西加佬想必是位柔道專家，所以才那樣手到擒來地抓住他的掃腿。瘦高個回敬的一槍柄也是那樣從容而且可圈可點，這一回合他沒有撈到便宜。於是他只得乖乖順甬道走回來。只有靠留在他身上的一些傷痕，顯示給這班傢伙看看他的倔強性格。當他超越瘦高個面前走進內室時，他曉得自己牢牢地在對方掌握之中。

十七 「我的好孩子」

裏面是一間寬大的屋子，疏疏落落地放了一些廉價貨色的法國新藝派傢具。搞不清它究竟是起居室還是餐室，因爲靠裏一邊擺了一張褪了色粉紅大沙發，對面的牆下放着一張帶鏡子的食具櫃，桌上裝飾了一只盛水果的木盤和兩只插蠟燭的木燭臺。

正中央在白大理石電燈罩的下方並沒有放桌子，地上舖了一塊棕色方形小地氈，有着未來派的圖案花紋。

對面窗口下放着一張雕了花的橡木王爺椅，配着大紅天鵝絨坐墊。椅子面前有一張矮桌子，上面擺了一個空水瓶還有兩隻玻璃杯。旁邊擺了一張帶扶手的籐椅，沒有放坐墊。

窗戶上半啓的百葉片遮住了外邊的景色，可是晨光從窗外鐵欄干斜射進來，以成排的光帶照亮了有限的幾件傢具，照亮牆上的壁紙也照亮了油漆成棕色的舊地板。

號頭李朝籐椅一指，對瘦高個說：「那把椅子很合式。馬上動手讓他準備吃生活。如果反抗，稍微的整他一下。」又轉過臉冲着龐德，圓圓的眼珠若無其事的轉動着，臉上毫無表情。「脫掉你的衣服。企圖反抗一次，我叫貝西爾弄斷你的一根指頭。我們是一本正經辦事的人。你身體好不好我們毫不關心。你有沒有活命，要看我們談話的結果而定。」

他朝瘦高個比劃一下便逕自離開這個屋子。

瘦高個的第一個行動有點稀奇，抽出那曾劃破本特萊車頂篷曾經用過的摺刀，拿起那把籐椅，只一劃就把籐椅的坐位齊根挖掉。

然後他把敞開刀鋒的摺刀朝背心口袋裏一插，好像放自來水筆似的走到龐德的面前。他把龐德轉到面對東方，動手給他鬆綁。等電線解掉以後，一個大步站在一旁，右手已經握着摺刀。

「快一點。」

龐德兩手相互揉擦被勒腫的手腕，一面思索故意不屈服能够爭取好久的時間。其實他只延宕了短暫的俄頃。脚步快翦的一跨，右手疾迅的朝下一掃，瘦高個一把封住他的夜禮服領口，逼使對方的手臂向後伸，對付警察抓小偷的傳統手法，龐德故意彎曲一個膝蓋，朝下塌。瘦高個也順勢向下塌，可是却暗暗騰出操刀的左手指戳着對方的脊樑背。龐德覺出刀鋒沿脊椎骨朝下溜。只聽嗤的一聲，刀鋒劃破了衣裳的中縫，當上衣裂爲左右兩半時，〇〇七號忽然感覺手臂可以迴轉自如。

〇〇七號低聲咒詛一面恢復直立姿態。瘦高個也回歸原先位置，左手仍泰然自若的握着摺刀的刀柄。〇〇七號把兩半上衣脫到地板上。

「快脫」。瘦高個不耐煩的的怒目斥責。

龐德對他眼睛看了一眼，慢慢地脫掉他的襯衣。

號頭李已悄悄地回到屋裏來，他端了一大罐飲料，聞起來像是咖啡，他把飲料放在矮桌子上。然後又放了兩條普通的物件在上面，一根三尺長雙股絞編起來的籐鞭，本來是拍打地氈灰塵用的。還有一把雕刻用的彎刀。

他朝王爺椅上舒舒服服一坐，爲自己倒了一杯咖啡。用腿一鈎，他把籐椅帶到他的面前，椅子的座位現在已經變成露着一圈木框架的空洞。

龐德裸着上身僵直地站在屋子中央，白花花的皮膚上露出一些鉛靑色的舊傷痕，他的臉色因缺乏睡眠而變成鐵灰色。

「在這兒坐下來，」號頭李對面前的空心籐椅說。

龐德聽話地走過去坐下。

瘦高個拿出一綑電線，把〇〇七號的雙手綁在椅把上，小腿根綁在前面一對椅子腿上。他又以雙股電線在胸前打一個叉，然後穿過胳肢窩拴牢椅子背後。他檢查一下各處的結都很牢固，纏繞的地方也不會走樣，電絲都緊緊地勒進皮下。籐椅的脚跟也很寬大，所以〇〇七號別想撼得動它。

此時龐德不折不扣變成一名束手被擒的俘虜，而且是赤裸裸的俘虜。他沒有法子坐穩，屁股連帶着使整個下身穿過椅子的空洞向地板上墜。

號頭李向瘦高個使個眼色，那保鏢便離開屋子，並且關好房門。

矮桌上放了一盒高盧牌香烟和一個打火機。號頭李點燃着一枝香烟，又從玻璃杯裏喝了一大口咖啡，他隨着拿起刷地氈用的兩股籐鞭，讓把柄自在的擱在他的膝部，使三葉穗狀的頂端正好墜在龐德椅子面前。

他抬頭仔細端詳〇〇七號，幾乎流露出慈祥的目光。忽然間他把手腕在膝蓋上狠狠地向上一抽，效果致屬驚人。

龐德整個身子本能地痙攣成爲弓形，臉部肌肉吃力地收縮着，逃過一次無聲的尖嘯，嘴唇離開牙床向外裂撕，同時頭部配合着緊張的頸項猛地向後一扭。有一小會混身凸出許多結球似的肌肉。而繃緊的指尖和趾尖由於過度地拉緊先後變爲白色。後來他的身子朝下陷落，皮膚裏滲出黃豆般的汗珠，他終於迸出一聲深沉的呻吟。

號頭李等候對方張開眼睛時才告訴他。「寶貝孩子，你瞧，現在情勢不是很明顯了嗎？」一粒汗珠從龐德的下巴落到光光的胸膛上。

「現在咱們把公事辦辦好，看看多快可以把你自己搞的這個爛攤拾掇好。」他舒暢地吐出一個烟圈，又把那個可怖而不適當的刑具警告地在地板上輕輕拍打着。

「我的好孩子」——聽口氣好像父親教訓兒子——「紅番攻防戰的遊戲已經告一段落。很不幸，你已涉身在一次成人的賭賽之中，而且已經嚐到了痛苦的經驗。我的好孩子，你從未攜帶成人賭賽應有的裝備，這該怪你在倫敦的山羊鬍子。讓你輕裝簡從自投羅網。眞叫愚蠢。當然對你而言，這太不幸了。我親愛的朋友，我們還是打開窗戶說亮話吧——」講到這裏突然收斂起諷譏的口氣，狠毒地逼問：

「那筆錢藏在那裏？」

龐德充滿血絲梭的眼珠子無動於衷地怒目相視。於是重行鞭笞一次。手腕猛烈地向上一翻，龐德整個上身在扭動和捩彎。

號頭李等到挨鞭子的人加速跳動的心肌逐漸恢復常態，而且對方眼睛再度睜開才繼續逼訊。「或者讓我解釋一下。」號頭李說：「我決意專門抽打你身上最敏感的部位，直到你招供爲止。我是殺人不眨眼珠的，也沒有值得憐憫你理由。更不必煩心你逃得出我的掌握。而且你別妄想在最後關頭會出現救星。我們不是在編撰充滿神奇的浪漫小說，說什麼壞人最後要完蛋，英雄除了獲得動章之外還加上美人的芳心。不幸的是現實生活從未發生過這一類事。假如你繼續不合作，我要把你抽到半死再不然我把女的帶進來當面汚辱她。如果再不生效力，我把你們兩人淩辱致死。然後把你們的屍首隨便一丟，我自己逃到外國去作寓公。在國外我可以重新創立我的新事業，而且照樣度着有美滿家庭的晚年生活。所以，你瞧，我的好孩子，我什麼也沒有損失。如果你乖乖交回那筆錢，對你而言，要舒服多了。否則，我幌一幌肩膀，我們走着瞧吧。」

他住口一小會，手腕在膝部略微抬了一下。當篠鞭輕輕接觸他的時候，龐德的肌肉縮動了一次。

「告訴你，我親愛的朋友，你從我這邊只能得到更多的苦楚，說不定會要你的命。你已經失去希望。怎麼樣說。絕對的無望。」

龐德閤下眼皮期待鞭笞的降臨。他知道受刑的初期最難忍受。苦楚走的是一條拋物狀曲線。

痛苦越來越大，到達一個巔峯，然後神經開始遲鈍，反應逐漸澀滯，終於失去知覺最後至於死亡。他能作的無非祈求早一點到達痛苦的巔峯，並且祈求他以無比的韌性挨過這一段艱苦的歷程，直到順坡度向下滑降至失去知覺。

受過德國人和日本人嚴刑拷打而且得慶生還的同事們曾經把經驗講給他聽過。他們說在受刑末期似乎有一種朦朧的快感，可以和男女間某種美妙境界相媲美，那時痛苦變成樂趣，對刑具的憎恨與恐懼變成受虐待後的昏迷。人家告訴他，要憑仗最堅强的堅靭毅力，來克服陷入這種昏迷狀態。一般認爲有可能立卽結果受刑者的性命以免浪費無謂的精力，或者故意鬆一把使受刑者剛剛恢復知覺，再度施行的殘暴懲罰。

龐德略微掀開一點眼簾。

號頭李期待已久，籐鞭倏地從地板上竄起來，好像一條響尾蛇。鞭子接二連三的猛烈抽打，龐德被綁在椅上身體不停地亂搖亂掙，口中尖聲怪叫。惟有當龐德的痙攣顯示出魯鈍的迹象時，號頭李才稍微懈怠一點。他坐下來品啜咖啡一面凝神注視，好像外科醫生實施一次困難的手術以前研究病患的心肌電脈圖。

龐德眼皮眨了一下再睜開眼睛，號頭李又對他訓起話來，不過這次流露出點不耐煩的情緒。

「我們知道你把錢藏匿在你的房間裏，」他說，「你要了一張四千萬法郞的支票，而且我知

道你特地跑回旅館一趟去收藏支票。」

有一瞬間龐德懷疑他怎末這樣清楚。不料號頭李照直告訴他，「你前脚離開夜總會消夜，我的手下後脚就跟進來檢查房間。」

棠滋夫婦應居首功，龐德心裏揣摩着。

「我們從一些怪誕的角落中找出不少東西，好似小孩捉迷藏的地方。從抽水馬桶水箱的橡皮塞上面，找出一本有趣的小巧密碼本。從抽屜背面發現不少文件，我們把所有傢俱拆得七零八落，你的衣服、睡袍、床單、窗簾統統剪得稀爛。房間裏每一方吋都綿密搜查，所有的金屬配件都拆了下來。對你非常不利的是，我們並沒有找到那張支票。假如找到的話，你現在也許正擁抱着漂亮的林小姐高臥在床上，不至於這樣狠狽不堪哩。」講完之後鞭子朝上掀了一下。

在苦楚的餘緒中，龐德想起了女助手林太白。他想得到她如何地被兩名保鏢輪番蹂躪着。他們一定要玩够以後才把她送給號頭李。他依稀記得科西加佬又肥又濕的嘴唇，還有那動作遲鈍但是非常殘忍的瘦高個子。被弄到這步田地，眞叫倒霉，可憐的小姐。

號頭李又在發話。「懲罰是一種可怕的經歷，」他說了一句，輕輕吐了一個烟圈。「可是對於行刑的人而言，那簡直最便當不過了，特別是受刑者如果是個男人的話，」他故意奸笑一下。「我親愛的朋友，你瞧，對待一個男子無須甚麽複雜的刑具。只用這麽一根籐鞭，或者換一個隨便甚麽鞭子，我可以隨心所欲使受刑者遭受莫大的苦楚。你別因爲讀過戰爭故事引起遐想。這玩

意利害得很哩。它不僅使你眼前感到皮肉苦痛難熬，而且會讓你逐漸失去做男子漢的本錢，如果你抵死不讓步，你終將被剝奪男子漢的氣概。我親愛的龐先生，那是多麼悲慘可怕的想頭——經歷一番長期的苦楚和心靈上的厄難，到了最後你會雞貓喊叫地懇求我快快賜你一死。這些都是無可挽回的事，除非你趁早告訴我支票藏在何處。」

他再倒一些咖啡到玻璃杯中一口氣灌下肚，留下染成棕色的嘴角。

龐德的唇邊不停的抽噎，似乎有話要說。最後他才費大勁迸出一個悽惻的啞音：「喝——」，然後他把舌頭伸到口邊來潤濕兩片乾枯的嘴唇。

「哦，當然的，我的好孩子，我是多麼不够體貼。」號頭李另外倒了一些咖啡到另一隻玻璃杯中。圍繞龐德籐椅的四週有一圈被汗水濕漬了的圓環。

「我們理應潤潤你的嗓門。」

號頭李把籐鞭放在身後地板上，然後離開王爺椅，他走到龐德身後，一把抓住一束濕淋淋的頭髮，然後用力把頭向後勒。他端起玻杯小小地往龐德的喉嚨裏灌，以不致阻塞住咽喉為度。於是一鬆手，龐德的頭部又重新倒向他的胸前。號頭李灌過咖啡重行坐上王爺椅，又拾起那根打地氈灰的籐鞭。

龐德抬起頭吃力地說，「錢對你沒有好處。」他的聲音中含着一股愴啞的況味，「警察會清查鈔票找到你。」

由於說話太費勁，他的頭部再度倒向胸前。他在逐漸的故意誇大自己因體力不支而瀕於崩潰的程度。無非想藉此宕延一點時間，無非藉以展緩下一次的皮肉苦楚。

「啊，我親愛的朋友，我忘記講我安排好的構想，」號頭李惡狼似的笑道，「我們可以這樣對外發表消息。在王村俱樂部玩過巴卡拉牌九之後，你是一位富於運動精神的紳士覺得應該再較量一下。於是我們再玩一次牌決定最後勝負。這是合乎英國紳士傳統精神的。」

「不幸，你這次全軍覆沒。因為無顏見江東父老，所以你決定離開王村向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歸隱。正因為你是正人君子，你寫了便條告訴我如何可以從銀行安然的提出現鈔。我親愛的孩子，你瞧，樣樣事我們都考慮到了。你不要為我的鈔票煩心。」說完他便哈哈地笑了起來。

「那麼，還要我繼續演這齣戲下去麼？我有的是空閑，而且說老實話，我也極願意看看一個人受到這種待遇，最長能支持多久。」他提起籐鞭在地上粗鹵地猛抽一記。

龐德心裏猛然往下沉，曉得大勢已去，沒有救兵了。所謂『不為人知的地方』，不是埋在地下，丢在海底，就是朝摔癟了的本特萊跑車底下一塞。那還不容易。好吧，既然早晚死路一條，他決意忍受這種遲凌之苦直到永恆。他曉得馬蒂士或賴非立絕難適時前來援救，可是遲遲致死至少可以就擱號頭李從容逃脫的時間。也許他來不及逃走被他們截獲。現在總有早上七點鐘了吧。出事的汽車想必已經被鄉民發現。兩害之間取其輕，可見號頭李越是繼續以鞭笞懲罰人，他被報仇雪恨的機會也就越大。

龐德勉强地抬起頭來望望號頭李的眼睛。

兩顆磁質的眼球上現時已經長滿了血絲。看起來猶如浸在血碗裏的兩粒葡萄乾。大大的臉龐變成了黃蠟色，只有在頂上蓋着一層又短又黑的頭髮。嘴邊的咖啡末稍稍向上揚，顯出似笑非笑的嘴臉。陽光往下垂的百葉片縫隙中滲漏進來，使得他臉上留下暗淡的斜紋陰影。

「不行，」他斬釘截鐵地回絕，「……你，」

像着了魔的狂怒之下，號頭李重新發動他無情地成串鞭打。偶爾發出野獸似的咆哮。

抽打了大約十分鐘，龐德又暈了過去。

號頭李立刻住手，他用手揮了一個大圓圈，抹去自己臉上的汗水。後來他又看看錶，似乎拿定了主意。

他站起來走到這個無聲無臭、汗水直滴的人體底背後。龐德從腰圍以上直到面部全無血色。在左胸靠心臟皮下略微有點顫動，否則〇〇七號早已一命嗚乎。

號頭李雙手使勁扳住龐德的耳朵，猛力擰捏耳邊肉，後來又俯身向前左右開弓的猛摑幾次耳光。龐德的頭部像搖撥浪鼓兒似的應聲搖擺。他的呼吸漸漸增强。從下垂的唇邊發出獸類的呻吟聲。

號頭李端來一杯咖啡，朝龐德嘴邊倒了一些，剩下的統統潑在臉上。龐德的眼睛徐徐睜開。

號頭李重行返回王爺椅上落了坐。他耐性的等着，點燃一根香烟，向對面籐椅下方濺潑的一灘血水凝神注視，龐德又發出苦哀哀的呻吟，不像人的聲音。他開大兩眼生澀的望着劊子手。

號頭李再度開腔：

「龐先生，就此爲止。現在我們給你辦結束。你瞭解麼?不是要你的命，是給你辦結束。而後我們再去整那個姓林的姑娘，希望從你們身上最後能軋出一點東西來。」

十八　橘皮般的面孔

聽見第三者的聲音眞是出乎意料的事。吃了將近一小時的鞭笞，在其間除抽打和呻吟之外只有類乎獨白的對話。淪入似醒未醒狀態中的龐德，根本聽不進凶神的獨白。突然間他似已恢復到有知覺的中途點，他能够重新保持視覺與聽覺。他能够辨別出房門口的一聲輕語，然後便是死一般的寂靜。他能够看出是號頭李慢慢抬起了頭，臉上由意外的驚奇而無辜的詫異再轉爲極端恐懼的變化過程。

「住手，」第三者的聲音輕輕叱斥說。

龐德聽見穩穩的步履聲走到背後，一個聲音命令說，「放下它。」

龐德看見號頭李唯命是從的鬆開手心，一把摺刀叭地一聲掉在地上。

他竭力想從號頭李的面部反應猜測是何人站在自己身後，可是能得到的僅是茫然失措和絕望的恐懼。號頭李嘴巴動了一下，只發出一個高腔的「咦」字。他那兩片臃腫的顋肉不停地發顫，正欲聚集够多的唾液好申辯一句，或者問難一句。他的兩隻手放在膝上微微發抖。左手原欲提上來掏進口袋，可是倏地又縮了回去，他那兩隻圓睜的大眼珠只向下眨了一次。龐德可以猜得出有一把手槍正向號頭李的頭上瞄準。

室內有片刻的沉默。

「SMERSH。」（譯註：俄帝鋤奸團。）

那個字眼好像太息一聲迸了出來。發出先揚後抑的音韻，似乎不必再下別的任何註釋。那是最後的判決。也是一個字的主文。

「不，」號頭李搶白着說，「不，我……」他並沒有辯白的機會。或者他亟欲解釋一切，抱歉一番，可是他看到對方的臉色，知道解釋和抱歉都是徒然的。

「你兩個手下，都死掉了。你這個愚蠢的强盜和內奸。我來自鐵幕帝國，奉命消滅掉你。算你幸運，我只有時間槍斃你。假如時間餘裕，上級要我使你淩辱致死。你拆下的爛汚還不知如何收拾哩。」

粗壯的聲音到此嘎然而止。室內除號頭李喘氣的聲音以外別無其他動靜。此時戶外傳來啾啾的鳥鳴，以及晨光熹微中出現在鄉間的其他嘈雜聲音。

號頭李面孔上豆大的汗水反射出亮晶晶的白光。

「你可認罪？」

龐德竭力使自己清醒。他努力眨眨眼皮，又企圖藉搖頭澄清朦朧的意態，可是他全身的神經系似已陷入痲痺狀態，無法將他的動員令下達給肌肉。他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只是凝神注視眼面前那張肥大而蒼白的面孔和兩隻睜得圓圓的眼睛。

有一條唾液從張大嘴巴口角淌到下巴下面。那張大嘴迸出一個字：「是的。」

傳出重重地一聲：「噗哧」。聲音的强度有如牙膏從錫管中猛擠而出相若。此外並無其他雜音。號頭李的臉上驀地長了第三隻眼睛，在那高大鼻樑初初向下凸出之處，和左右兩眼併齊的地方，生了第三隻眼睛。是一個沒有睫毛和眉毛的小眼。

三隻眼睛向前平視大約一秒鐘的工夫，於是整個的頭部開始向下方滑跌。兩隻大眼向天頂翻了翻眼皮。接着頭朝右肩一倒，於是整個上身像山崩似的順王爺椅往下塌。看起來號頭李突然身罹重症。只聽他的脚跟在地板上輕輕擦了一聲，就癱瘓下來，一動也不動了。屍體癱在椅脚下，越發顯出王爺椅有一個恬靜而高大的靠背。

龐德背後傳出輕盈的一個動作。後面伸出一隻手捏住他的下巴，使勁向後拉扯。

龐德兩眼向上望，可以看見藏在狹長的面罩背後閃着光輝的一雙眼睛。他感覺帽沿下有一張橘皮般的長臉，和穿着黃色風衣的衣領。在他來得及作更多的辨認以前，他的頭部被人搬回朝

前的原狀。

「算你有福氣，」一個聲音說：「我沒有接獲殺死你的命令。在過去二十四小時以內你會經兩次死裏逃生。但是你可以向上級反應：SMERSH：是不常大發慈悲的。你賺得一命，第一次歸功於機運，第二次歸功於錯誤。因爲我必須奉到上級命令才能動手宰掉任何依附在這個奸賊身旁的外國間諜。他們正如一些飽餮死狗肉的牛蠅。」

「但是我還是留一張名片給你比較好。你是賭場常客，精於玩牌。說不定有一天會碰到我們當中的一員。給你留下一個間諜暗碼，總是好事。」

脚步匆匆走到龐德的右肩背後。聽到摺刀叭地打開的聲音。龐德看見一隻灰呢料子袖管的手臂伸了過來。從邋遢白襯衣袖口中冒出一隻毛茸茸的巨手，握着像一把自來水筆似的小匕首。那小匕首在龐德的右手背上方停頓了一會工夫。這隻手仍然被粗電線牢牢的捆在籐椅扶手上。然後刀尖在手背上迅速地劃了三條直道，又在接近手腕處劃了一下短橫。血液泉湧似的慢慢滴向地面，手背上出現一個赤紅色反「「M」字母。

和已經身受煎熬相較，這一點痛苦不算一回事。但是却也使龐德再度陷入暈迷狀態。

脚步匆匆地走出房間，房門輕悄悄地關好。

夏日愉快的細微聲息偶爾從密閉的窗戶滲入這間沉寂的屋子。有兩塊粉紅色的影塊高高地映在左右邊牆壁上。那是地上相距幾呎遠的兩灘鮮血，被六月陽光從百葉片的縫隙中斜映進來反映

在牆上的影子。

當這一天慢慢度過時，映在牆上的粉紅色影塊也徐徐推進。而且影子變得越來越大。

十九　白色篷罩

要是曉得自己置身夢境之中，那你也就快要睡醒了。

以後一連兩天龐德一直在似醒未醒的暈迷狀態中過日子。他在夢境中遨遊，一個接着一個，可是無法從夢中淸醒過來。他做的盡是可怕的惡夢，而且深深體味着痛苦的夢。他曉得躺在一張床上，仰面而臥，可是又動彈不得。在朦朧境界中甚至知悉有人侍候着他。可是他却老實地閤住眼睛，不願設法睜開它看看是甚麽地方。

他覺得浸潤在黑暗中比較安適些，所以就牢牢地箍住黑暗。

第三天的早晨，他被一個血淋淋的夢魘所驚醒。他混身戰慄，全身暴汗如雨。前額似乎被巨靈之掌壓制着，這個夢魘似乎仍在身旁。他試圖伸出一隻手推開壓在額上的巨掌，可是他的兩條手臂被牢牢地拴在床邊上，一動也不能動。他整個身子也是拴牢在床鋪上的。上面而且架着一具好似白色棺材的器具，從胸到脚以致使他無法看淸床位的另一端是甚麽樣子。他出力叫喊，罵出一串村言俚語，這一喊使他費盡全身的氣力，末了他的叫罵變成嚶嚶切切的暗泣。悲從中來陪伴

着絕望的自覺使淚水由眼窩中如泉水似的湧出。

有婦女跟誰講話的聲音，語句不斷地刺激他的耳膜。那似乎是友善的語言，他慢慢覺得自己在接受療養中，這地方是屬於友方的，而非屬於敵方。這怎樣會成為事實呢。他不敢相信。他一直確信自己仍然陷身匪窟，作為號頭李的俘虜。而且另一次的私刑即將開始，他覺得有一塊冰冷的手巾給他臉上抹汗，而且聞出歐薄荷的味道，不久他又仍繼續做他的夢。

幾小時之後，當他再度甦醒時，已不再被恐懼所鎮懾。他覺得很溫暖而且四肢疲乏。陽光從窗戶裏射進來，照得這一間屋子滿屋生春，也可以聽見花園裏各種細微的聲音。屋外遠遠傳來海濤拍岸的嘯聲。當他略微轉頭，他聽見絲絲一響，一位漂亮的年輕護士便映入他的眼簾。那護士小姐是一直坐在床頭看護她的病人的。她朝他粲然一笑，伸手來試他的脈搏。

「哎呀，你終於清醒過來，我眞叫高興。我一輩子也沒有聽過這麼可怕的胡言亂語。」

龐德抱歉地報以微笑。

「我在那裏呀？」他問了一聲，對於自己能夠發出堅強而清晰的語句頗感驚訝。

「你在是王村附近的一家療養院。而我是奉命從英國來看護你的。我們共有二人。我是吉卜生護士。現在請你安靜地躺着，讓我去告訴醫生你已經醒過來了。自從他們把你送到療養院以來，你一直未曾清醒過，所以我們都很焦慮哩。」

龐德閉上眼睛，默默地考慮自己的體能狀態。

痛得最厲害的地方在手腕和脚踝，再麽就是被俄國佬用刀割破的地方。中間一段似乎毫無知覺。他想大概醫生給他用過局部痲藥。身上其餘各部都隱隱作痛，好像全身受過遍體鱗傷的鞭打似的。他覺出處處被繃帶束緊的壓力。他的下巴毛茸茸地刺着床單，由鬍子碴的硬度他可以推測至少有三天未能用過剃刀。那就是說自那備受拷打的早晨算起，已經過了兩天。

他想了一些極欲獲得答案的問題，門開處醫生走了進來，後面跟着護士小姐，再後面是令人高興的馬蒂士。雖然裝成開心的樣子，實際上顯得頗為焦灼，馬蒂士用一隻食指封住嘴唇，墊着脚跟走到窗前找張椅子坐下。

醫生是位年輕而精明的法國人，從第二局派來專門主治龐德這位病人的。他走到病人床旁邊，一隻手放在病人的前額，一面看掛在牆上病歷表的溫度變化。

醫師的談吐非常爽直。「我親愛的龐先生，你有許多問題要問，」他操流利的英語說，「我可以答覆你的大部份問題。我不願意你無謂的消耗體力，所以我先扼要的告訴你事情的眞相，然後你可以跟馬蒂士先生談話幾分鐘。他想由你口中證實某些細節。我們開始這次的談話，為時未免早了一點，不過我希望使你心靈上先能妥貼地獲得休息，然後我們就可以致力使你的身體復原而不必顧及心理上的負荷。」

吉卜生護士拉了一把椅子供醫師就坐，然後逕自離開病房。

「你已經來此地將近兩天，」醫師繼續表白說，「一位農夫上王村趕集時發現你的汽車摔成

稀爛，他向警局報案。就擱一些時候以後馬蒂士聽說你的汽車出事，便帶了部屬立刻趕往隱廬。找到你和號頭李，還有令友林小姐。林小姐並未受傷，據她自己說也沒有遭到强暴，只是因意外而精神休克一陣，現在她已完全復原在旅社中休息。她的上司從倫敦指示她在王村待命，繼續接受你的指揮，直到你獲得療養後再帶她返回英倫。」

「號頭李的兩名保鏢都死掉了。每人從頭顱後都挨了一粒〇•三五口徑的子彈。從兩人平靜的面部推測，他們是在沒有見到或者聽見刺客的情況下遭到暗算的。他們陳屍的同一間屋內，林小姐就關在裏面。號頭李也死了，在兩眼之間的眉心處中了一發同樣口徑的子彈。你看到他臨終的情形？」

「是的。」

「你自己的傷勢很嚴重。曾經大量失血，不過生命尚不至有危險。如果一切順遂，你終將完全康復，不致有任何機能障礙的情形發生。」醫師面容嚴肅地說，「但是我相信你還要疼痛好幾天，我有責任儘可能減輕你的痛苦。現在你既已恢復知覺，我們就不再用帶子給你四肢捆牢。可是，我要求你安靜的養傷，不要亂動。睡覺時護士奉命把你的兩隻手臂捆牢在床邊上。總之，充分休息，恢復體力是療養的主旨。在目前你的身心均在嚴重休克狀態中。」停了一歇醫師問他的病人，「你受了好久的虐待？」

「大約一小時。」龐德答話。

「這麼說，你居然健在我倒要恭賀你哩。吃到你受的苦頭而仍然活着的人恐怕很少。這是使人慰藉的事。馬蒂斯先生可以作證，我曾經照顧過幾位跟你情況相似的病人，可是沒有一位像你這樣經得住苦刑。」

醫師看看龐德，然後轉過臉粗率地告訴馬蒂士，「你可以就擱十分鐘，逾時就强制請你離開。假如病人的溫度昇高了，我就唯你是問。」

醫師向兩個人裂開嘴笑笑，然後離開病房。

馬蒂士走過來，坐在醫師坐過的椅上。

「他是局裏的醫生，」馬蒂士說，「人很好，以後我再講他的故事給你聽。他認爲你眞了不起——我也有同感。」

「別的慢慢再談。你可以想象得到，亟待處理的善後事宜很多。我現在成爲衆矢之的。巴黎訓斥我，那不用提了，倫敦指責我，甚至華府，從我們的好友賴非立傳來的訊，也向我大興問罪之師。剛剛我接到你們局長麥爺的長途電話。是他本人打來的。他只簡略地對我說，要我跟你說他非常滿意。我當時請示他，就這麼一句話麼？他說：『好吧，你告訴他財政部也大大地放了心。』後來他就掛斷了電話。

龐德高興得露齒微笑，使他最快慰的是麥爺居然親自打電話給馬蒂士。這倒是從沒聽說過的事。麥爺的存在和行踪對外是一向諱莫如深的。他這才體會出由於這一番意外，對於那個非常機

密的英倫組織產生了多大的聳動力。

馬蒂士接着又說，「就在我們找到你的那一天，一位獨臂的瘦長個子從倫敦趕來，他決定派遣特別護士來看護你，又幫忙許多事。你摔壞的卡特萊跑車也由他派人送修。他或許是林太白的頂頭上司，因爲他和她談了很久，並且吩咐她好好照顧你。」

聽到這種家務事，龐德至表快慰，他是S站的站長，○○七號心裏想。他們好像歡迎國賓似的接待我。

「現在談談公事，」馬蒂士說：「是誰殺死號頭李的？」

「SMERSH，（俄帝鋤奸團）」。龐德說。

馬蒂士發出輕聲的口哨。「我的上帝，原來他們要整肅他，那傢伙甚麼樣子？」

○○七號扼要敍述事情眞相，一直講到號頭李如何送命爲止。他講話時至爲吃力。交代出輪廓以後，他有如釋重負之感。重新回憶那一段痛苦經驗，猶如掀起整個的夢魘，他的前額直冒汗水，身上也興起了疼痛的肉疙瘩。

馬蒂士曉得他操之過急。龐德的聲音越來越細微，眼睛好像生翳障。馬蒂士連忙闔上他的小記事冊，用手撫慰着老友的肩頭。

「寬恕我，老朋友，」他懊悔的說，「事情已經成爲過去。你已經安然脫險。一切進行順利，整個的計劃推進得十分令人滿意。我們向外界公告，號頭李於槍斃兩名從犯以後，自己亦畏罪

自殺。因爲他無法面對虧空巨額工會公積金的控訴。北邊的工會連同史塔士堡方面都在齊聲鼓噪。他們當他是成仁取義的英豪和法國共黨的棟樑。工會領袖開妓院與賭場這成甚麼話……。

……報章雜誌傳揚開以後，使對方大受打擊，好像被開水灌澆的鼠洞，到處是抱頭鼠竄的地鼠。目前法國共黨發言人說號頭李患了神經錯亂症。可是不久以前他們另一黨魁，卓萊玆，不是也害的這種病嗎？看來他們的首腦部像瘋人院了。誰知道他們以後如何自圓其說。」

馬蒂士的一篇報導似已收到預期的功效，因爲○○七號的眼睛開始炯炯有光。

「最後還要澄清一點，」馬蒂士說，「說完我一定走路。」他低着頭看一看手錶。「馬上醫師就要來攆我走。現在我問你，那筆錢究竟在那兒？你把支票藏到那裏去了？我們也到旅館房間裏耕耘了一番。沒有下落。」

龐德露齒而笑。「應該還在吧」他說：「每間房的房門上有一塊塑膠號碼牌。當然是靠走廊這邊。賴非立那晚送我回旅社以後，我只不過打開房門用改錐擰鬆號碼牌，把折成小方塊的支票塞在下面，然後再旋緊。支票應該仍在吧。」他笑笑說：「愚笨的英國人這一次難倒了聰明的法國人，我眞高興。」

馬蒂士不禁哈哈大笑。「我認爲你這麼做等於還給我一點顏色看，因爲我曾把蒙滋夫婦在樓上竊聽動靜的謎底掀給你看過。好了，我們各贏一局，兩抵了吧？順便告訴你，蒙滋夫婦不過是臨時被雇的小嘍囉。我們會注意，看他們幾年內怎樣變化。」

正當醫師排闥而入時，馬蒂士連忙站起來對龐德看了一眼。

「出去，」醫師對馬蒂士說：「快出去，請你別再來。」在馬蒂士來得及揮手向病友道別說幾個好聽的祝詞以前，已經被醫生連推帶擁的請出門外，龐德聽見走廊上響起一陣激流似的法語由近而遠歸於消失。他身心虧損地躺在床上，可是又從適才聽到的一切消息而沾沾自喜。當他正要設法進入夢鄉時，他覺得很想念林太白。

他仍有幾個問題要搞搞清楚，不過，沒關係，這可以等些時候再追究的。

二〇　惡魔真諦

住進王村療養院以後，龐德的傷勢日有起色。三天後馬蒂士再度來探視時，他已經能夠靠着背坐在床上，兩隻手也鬆了綁。下半身仍然被放置在長方形的白色篷罩裏，可能他氣色很好，生趣盎然，偶爾一陣刺痛才使他的眼睛不得不瞇成一線天。

馬蒂士像鬬敗公鷄似的垂頭喪氣。

「囉，這是你的支票。」他對龐德說：「我帶着一張價值四千萬法郎的支票在口袋裏，連走路都比較帶勁。我看你還是在背面簽個字讓我去里昂信託局替你存進你的戶頭吧。至於從『鋤奸團』派來的朋友已鴻飛冥冥，了無爪痕。連一點踪跡也找不出來。他可能是走路或者騎脚踏車潛

入『隱廬』別墅的，因為他進屋子時你沒有聽到聲音，兩名保鏢事先顯然也沒有察覺他的來臨。這事很使我們光火。我方對『鋤奸團』的組織與行動可以說一無所悉。倫敦方面好像也不清楚。問華府中央情報局，他們說曉得一點，仔細一對證說是從逃到西方的難民口中蒐集到的一些零星消息。那有甚麼用？這跟你在倫敦街上隨便問一位行人知不知特勤局，或者隨便問一個法國人知不知道第二局，是同樣的茫無頭緒。」

「那傢伙可能由列寧格勒出發經華沙先到了柏林，」龐德推測說，「我想由柏林到西歐他們有好幾條路可走。他現恐怕已抵家門。他曾經奉命不得無辜地殺害我，可知他們對於二次大戰以來我奉麥爺之命經辦過的幾件案子，似乎也保有相當的檔案。臨行以前在我背上刻字留下紀念，這似乎是他的惡作劇。」

「怎麼回事？」馬蒂士驚奇地問，「醫師告訴我那刀痕好似方體的反M，在頂部加了一個尾巴，他說他看不出有任何意義。」

「是這樣的。我當時只略為看了一眼就暈過去。不過我以前見過這個字母，我相信它是俄文字母「SH」，看起來好像M倒寫，加尾巴。那很講得過去，鋤奸團的 SMERSH 是 SMYERT SHPION AM 的縮字。意即整死內奸。他給我刻個字母，表示我是一名間諜。對我而言這撈什子倒是滿討厭的，回到倫敦以後，我相信麥爺一定還要我住一次醫院，動手術替手背移植一塊新的皮膚。其實留着它也不得事的，我已經決心要退休了。」

馬蒂士目瞪口呆地朝〇〇七號注視。

「退休?」他深表懷疑地問，「倒底怎末的哪?」

龐德沒有理睬馬蒂士，只顧端詳綁着繃帶的手。

「當我被號頭李私刑拷打時，」他絮絮道來，「我忽然發生一種求生的念頭，號頭李在動手用籐鞭抽打我以前，他講了一句使我頗爲動容的話，他說我和他一直在玩捉紅蕃的遊戲，當時，我突然感覺他講的倒是實話。」

「你要曉得，」〇〇七號接着說，仍然注視手上的紗布繃帶。「一個人年輕時，很容易區分善與惡。可是年事稍長，這鑑別力就越來越感困難。在學校念書的時候，很容易區分那些是壞蛋，那些是同道中的英雄。一個人長大以後就希望自己是個爲民除害的英雄。」

他頑强地朝馬蒂士望望。

「說實話，這幾年來我曾經親手殺死兩個壞蛋，第一次在紐約市，殺死一個在RCA大厦第三十六層樓上竊取我方密電碼的日本密碼技師。當時日本領事館就設在RCA的三十六層樓，我在相鄰的摩天大厦第四十層樓租下一間房子，當我俯首下望時正好可以看見他的動靜，我向我們紐約分號請了一位同事做幫手。帶了兩枝配有滅音罩和望遠瞄準鏡的雷明敦〇•三〇口徑的短槍。我們把槍械偷偷帶上四十層樓，潛伏好多天專等機會來臨。我二人研究好，他先開槍，替對樓厚實的玻璃窗打穿一個洞，一秒鐘後我開槍，子彈穿過那個洞眼，射殺那個日本人。洛克非勒中

心的RCA大厦每層樓都裝着隔音玻璃，很結實。我們的計劃。非常成功。他的子彈穿透玻璃以後，變成一發不知折向何方的跳彈，可是我立即射了一發子彈穿過他打通的小孔。當小日本轉過頭朝洞穿的玻璃窗張口瞪視時，我的子彈正好命中他的咽喉。」

龐德暫停說話，抽了一分鐘的香烟。

「那是一次乾淨俐落的做案。相距三百碼。沒有短兵相接的必要。第二次在瑞典京城斯達哥爾摩，就沒有上次的漂亮。我奉命殺死本來替我方工作，却又私通德國的挪威佬。他設法使我方兩名工作人員被對方捉走——我猜大約先打暈再弄走的。爲顧慮各方反應，必須也做得十分乾淨，要悶聲不響地幹掉他。我決定用匕首在他的公寓中下手。可是，結果他並沒有很快的死掉。因爲順利完成這兩樁困難的差事，我被提升爲本局雙圈組的一員，自以爲很機靈，也稍有一點小小的名氣。在我們局裏雙圈組組員就是授權你在執行某一任務時可以冷酷地殺死敵人的工作人員。有先斬後奏的權柄。」

「好了，」講到這，他又抬頭望着馬蒂士，「迄今爲止，一切都很順緒——英雄殺死了兩個壞蛋。可是當另一位叫號頭李的『英雄』開始用籐鞭要整死壞蛋龐德時，而龐德曉得他並沒有做過壞事，英雄與壞蛋便弄得搞不寧清了。」

馬蒂士正待好言相勸，可是他搶着說下去：「當然，如就愛國主義立場，這一切看來都頭頭是道。不過國家第一主義如今已經有點褪色了。今日我們與共產主義作對。如果倒退五十年，像

我們今日的保守主義在當時一般人士心目中也無異於洪水猛獸。我們一定也要奉命剷除這種保守主義，歷史似乎在迅速的蛻變，好像英雄與壞蛋也時常在換邊似的。」

馬蒂士被龐德這一篇道理說得張口結舌。他隨卽輕輕拍着病友的頭部並且用手撫慰地握握他的臂膀，以助其恢復正常。

「你的意思是說那個號頭李活寶，想用篠鞭剝奪你底性機能的活寶。不够格稱之爲壞蛋嗎？」馬蒂士氣冲冲地詰問，「聽到你的大道理，別人以爲號頭李曾經全力鞭打你的頭腦而非你的：：」講到這裏他故意朝下肢瞅瞅。「等到麥爺派遣你和另一位號頭李作對，你才大澈大悟，我可以打賭，你一定勇往直前和另一個壞蛋搏鬪。而且你對『鋤奸團』作何感想呢？老實說，我不能忍耐這班傢伙去法國境內橫行無阻。憑甚麼由他們來去自如的殺害對他們寶貝政體有害的奸細呢？你的說法使你成爲一個不合情理的無政府主義者。」

說到氣頭上他把兩隻手臂向上一揚，然後由它們洩裏挩瑺平空掉下來。這動作引起龐德一陣戇笑。

「好說」，龐德辯白說：「以我們的朋友號頭李爲例，說他是壞蛋那是有憑有據的。至少我咬定他是惡人，因爲他曾整得我半死。如果現在他在此地，我將毫不猶豫把他宰了。這將出於私人的報仇雪恥，而非出於甚麼道德上的高尙理由，或者是爲了我的國家。」

馬蒂士期期以爲不可地直瞪龐德，在他看來這完全是一個簡單的職責問題，便强顏歡笑地

說：「老朋友！繼續發表高見呀！有緣結識一位甦生的龐先生眞是倖會。你們英國人有時很絕，使人聯想起中國人做好成套的十錦匣子。小號放在中號裏，中號放在大號裏。要一層層的開到最後才到達中央。等你費不少時間開到中央也沒有甚麼收穫。不過一層層的作法倒很有趣。繼續一層層的發表高見呀。說不定可以發明冠冕堂皇的理論哩。下一囘上峯派我一個不願意做的差事我可以用這種理由囘絕他。」說完他陰險的奸笑着。

龐德沒有理他的碴。

「爲了區分善與惡兩者間的差異，人類創造了代表兩種極端的影像，一個呈深黑色，一個呈雪白色。前者叫做惡魔，後者叫做上帝。但是其中也稍稍帶有愚弄。上帝有着顯明的影像，我們可以看得見他的鬍鬚。可是惡魔的尊容，像甚麼呢？」龐德得意揚揚向馬蒂士注視。馬蒂士諷刺地笑道：

「像女人。」

「這一陣子我一直在琢磨這個道理，」龐德說，「好像頗能自圓其說。我在想自己究竟算英雄或是壞蛋。我覺得有點對不起惡魔和他的門徒。號頭李便是他的弟子之一。惡魔接二連三地吃了敗仗，而我這人一向是同情戰敗的一方的。我們不會讓這個可憐蟲有個翻本的機會，世上有人勸爲善的聖經，告訴人們如何行善等等。可是却沒有一本教人如何爲非作歹的惡經。沒有替惡魔寫下『十誡律』的摩西，也沒使門徒爲他寫傳記傳揚於後世。猶如遭受缺席審判的罪犯，他鐵

案如山，無法反駁。我們的父母和師長從小不斷灌輸許多神奇故事到我們幼稚的心靈中，可是對於惡魔，我們却一無所知。我們讀不到闡釋惡魔眞諦的天書，也讀不到有關壞蛋行誼的寓言，與有關壞蛋的格言和民謠。我們唯有從個人的感受體驗到他的存在。」

龐德好像在報告他的心得：「所以號頭李案件無異做了一個非常奇妙的榜樣，也許建樹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鐵案。憑着他的爲非作歹，很抱歉我曾經努力加以破壞，他建立了惡行的規範與標準，就靠這一套標準，不難塑造出一個惡魔的偶像。我們雖然對他認識不够深刻，可是我們有機會親聆他的教誨而且能估測他的惡行的全貌。由於熟知惡的一面，使我們可以更淸晰地辨認出善行與好人。」

「好哇，」馬蒂士譏諷地說，「我能親聆妙論，不勝榮幸之至。這樣說，你應該天天受到苦刑。我也該在今晚做樁壞事才對。我必須卽早動手。我只想到一些輕微的罪行，很抱歉。」他憂怨地附加一句，「旣然今朝我已聞道，就應該加緊宏道。我是多麽的開心哪。讓我們衡量一下，從那裏下手——暗殺，縱火，還是强姦民女?不行，這些都是微末的罪行。我應該向大師討教。對這種我眞是一無所知的小孩。」

講到此地他臉向下一沉。

「可是我親愛的龐德兄，當我們做案時，對於我們的良心，將如何安置呢?這倒是個問題。良心之爲物倒是一個老奸巨滑的人物。恐怕人類從上古以來就有了它。我們必須好好研究這個問

題，否則我們或許無法盡情享樂。當然我們應該先把良心暗算掉，不過他倒是一個很韌性的人物哩。這倒有點棘手，不過假如我們能辦到這一層，相信我們的功力一定駕凌號頭李之上。」

「龐德兄，在你那還不容易麽。你可以呈請退休，另起爐灶。你的腦筋眞精靈，可以另外的重新開天闢地。而且如此便當。每人衣袋都懷了一枝名叫『退休』的手槍。你只消扣一下扳機，便使你的國家和自己的良心同時被子彈洞穿。一粒子彈造成一件暗殺和一件自殺。非常壯觀。這是多麽艱難而又榮耀的職業。至於我呢，我必須趕快皈依這個新的教派。」

他講到這裏低頭看錶。「看呀，我已經開始學壞了。我約定跟警察局長會商，現在已經晚了半個鐘頭。」

他站起身，哈哈大笑。「我親愛的龐德兄，你的理論眞教人茅塞頓開。爲何不開班授課呢。關於你夢魂牽縈的小問題，就是如何區分好人與壞蛋，英雄與惡魔的問題。當然是個頗爲抽象的難題。這要看個人的經驗和人生觀而定，譬如你是中國人或者你是英國人，解答的方式就不一樣。」

他走到房門口停下來說：「你承認號頭李在你身上爲非作歹，如果眼前有個號頭李，你要把他宰了?好的，當你回到倫敦的時候，你會發現有許多號頭李正暗暗地打算毁你；也毁你的朋友和你的國家，麥爺會告訴你他們的劣蹟。現在你既已親身嚐到壞蛋的作爲，你不難想像那些一丘之貉將壞到什麽地步。那時你將挺身而出，爲了保家衛國把他們一一消滅。你不會等到討論出一

個結論再動手。現在你已經知道他們是什麼模樣，他們對社會爲害程度有多大。或許當你接辦案件時，脾氣很大。或許你要確知追尋的目標是黑色的。但是我可以打賭社會上的眞正黑目標仍然多得是，够你清剿的，而且你會樂此不倦。有朝一日，你找到意中人，或者跟人姘居，或者娶妻生子，需要你養家活口，那你會更加幹得起勁。

馬蒂士開門以後站在門口說：「我親愛的德兄，趕快恢復社交生活。跟朋友們打交道比跟教派打交道方便得多。」說到此地又笑着揷進一句，「當你交朋友時，別把我甩在一邊。我們仍然是合作得天衣無縫的一部機器。」

他搖手示意然後帶上房門。

「嗨——」龐德在床上出力喊叫。

可是客人早已踏着快步順便道匆匆走出去了。

二一　林太白

直到第二天龐德才表示要見見林太白。

這以前他一直不願意跟她見面。護士告訴他每天她照例要來療養院一趟，請求看看病人。她也差人送過鮮花花束。龐德不喜歡花花朵朵的。他叫護士小姐把花轉贈給旁的病人。這個樣處

理兩次以後，鮮花就不再送來。其實龐德本沒有得罪她的意思。他討厭身旁陳設着娘娘腔的擺飾。花朵似乎有一種情誼，使人聯想到誰是送花人，花朵永遠散佈同情與愛慕之忱。龐德討厭花朵。他不喜歡被人寵愛。那樣他會變成密閉在鴿子籠裏的囚犯。使他感染醫學上所謂禁閉恐怖症——"Clautrophobia"。

要把這種感觸當面向林太白解釋，對龐德言，倒是一件苦事。而且他也羞於啓齒，要盤問一兩個使他摸不清底細的問題，就是在出事時她的作爲的問題。找出答覆以後，說不定會把她貶損爲傻大姐。弄清楚眞相以後他需要草擬呈給麥爺的完整報告。他不打算恣意批評林太白，那樣可能會砸破她的飯碗。

此外，他心裏有數，他不知道面對另外一個苦楚問題，究竟能找到什麼樣的答案。

青年醫生一再對龐德談到這次受傷後的問題。醫生三番兩次告訴他身體雖然受到可怕的鞭笞，康復以後不會有不良的影響。他認爲龐德可以完全復原，他的各種機能必會安然無恙。可是眼見的情形和神經的感觸總不敢確信醫生過份樂觀的保證。他身體依然浮腫，而且傷痕處處，時時作痛。只要不打止痛針他就疼痛難熬。最重要的一點，他似乎心理上受創頗深。關在屋子裏被號頭李整整抽打了一個鐘頭，一定使他底性機能全部喪失。這好像在他腦海中留下一個創疤，惟有親身體驗才能醫好他的創疤。

從他在歸隱旅社的酒吧第一次與林太白見面起他就看上了她。當時他已胸有成竹，假如情人

夜總會沒有出岔子，假如林太白反應熱烈一些；假如沒有發生遭刼事件，那一夜他一定要跟她睡覺。甚至後來被號頭李擄到隱廬前下汽車時，那時雖然忙着思索很多別的事情。可是偶而瞥見她的半裸體態他還不免躍躍欲試哩。

然而當他現在有機會和她再相逢時，他反而駭怕起來。他生怕他的肉體和感官在受到她曲線美的刺激時竟不會發生正常的反應。他生怕自已不再性慾衝動，他生怕體溫，古井無波似的，保持寧靜。在他心理上，有意把再相逢當做一次試驗，可是又因不知得到甚麼樣的答案而惴惴不安。他承認，他之所以故意宕延一週之久才接見她，眞正原因在此。他想給身體多多休息，然後再做這種試驗。本來他還想在延後一些時間，但是他又覺得報告不能再拖延下去，說不定隨時有位特派員從倫敦來詰詢他整個事件的經過，而且他認爲今天就今天吧，不會比明天差勁多少，他也下定決心寧願接受最壞的答案。

所以在住進療養院的第八天他表示要見她，在充分休憩一夜，精神煥發體力充沛的早晨他表示要見她。

照他一廂情願的想法，那個女的一定也是大病初癒的樣子，臉面蒼白，露着病態。他沒想到從房門走進來，站在床邊對他巧笑的，竟是身穿奶黃蔴裳，束着黑腰帶，晒成銅鐘色的健康姑娘。

「好姑娘，太白，」他頗爲蹩扭地致詞歡迎，「看起來你養得棒極了。你必是因禍得福。你

怎樣晒得這麼黑的？」

「我內心很感愧疚。」她坐在床邊說，「你躺在療養院裏，而我却每天去海邊晒太陽。醫生說我養得好，S站站長也說我養得好。——我這麼想，成天養在旅館對你不會有好處。我發現海濱有一處美好的沙灘。我每天帶了午膳和一本小說去那邊一泡就是大半天。一直到傍晚才回來。有公路車可以搭乘，只要走一段路就到海灘。而且我也能設法忘記那條公路正是領我們去別墅的原路。」

講到這裏她的語調有點結巴。

談話中提到別墅，使龐德直眨眼皮。她不管對方反應冷淡，仍然滔滔不停向下講：「醫師說不久就可以准許你起來。我想或者……我想或者我以後可以領你去海灘。醫師說游泳對你會有幫助。」

龐德怪獸似的吼了一聲。「天曉得甚麼時候我才可以游泳，」他說，「醫師簡直拿我開玩笑。如果有一天我眞的可以下海游泳，或者先讓我一個人練些時候比較好。我不希望嚇唬別人。我身上到處有傷疤和瘀血，沒有一塊地方見得了人，」他有意朝脚底下看看，「不過你應該好好享受一下。不能因爲我失陪，你就不出去散心。」

林太白被他的帶刺的語句所刺痛。

「我非常抱歉，」他說，「我不過在想……我不過試圖……」

忽然間她的眼窩中噙着淚水。她忍泣吞聲說：「我希望……我希望能幫助你早日復原。」

她被哽咽打斷了話語，只憐憫的朝他諦視，面對面接受對方目光神態中流露出的滿腔幽怨。她終於受不住地用雙手蒙住臉龐掩面而泣。「都是我不好，」她發出悶聲說，「全是我的錯，」

她伸出一隻手到手提包中找手帕。「都因爲我的關係才出這一場亂子，」他擦乾眼淚說，「我知道這一回錯全在我。」

龐德立時軟了心腸，伸出一隻裹着繃帶的手撫慰着她的膝部。

「太白，不必難過。我太任性，非常抱歉。這完全出於一種妒嫉的心理。你瞧我躺在病床上，而你享受這麽好的日光浴。只要我可以起來，我就會陪你出去的。那時你可以領我去你常常戲水的海灘。當然我是誠心誠意期待那一天早日來臨的，能够陪你出遊，多麽令人嚮往呵？」

她用手微微壓緊他的手，然後站起身踱到窗旁。她匆忙地薄施香粉，整飾一下化裝品。然後囘到床前。

龐德柔情萬種地朝她端詳。像所有鐵石心腸的男兒漢一樣，他也可以輕易地一變而爲熱情奔放的羅米歐。她的確是個美人兒，他因爲接近佳麗而覺得臉上發燒。他決心儘可能用輕鬆的語氣提出他的問題。

他遞給她一枝香煙，先從S站站長的法國之行和倫敦對號頭李全軍覆沒的反響談起。

聽她的口氣，本次行動已經達成預期的目的。迄今爲止，全球各大報館，仍然在競相刊載這

個極爲聳動的故事。英美兩國的報社紛紛派遣特派員前來礦泉王村採訪那位在賭檯上打垮號頭李的牙買佳百萬富翁。有些記者居然找到林太白，想從她的身上發掘一些素材，可是虧她應付得宜，把要點掩飾過去，他對記者說龐先生告訴她準備帶着贏到手的資金去康城與蒙地卡羅好好賭一下。於是記者們中了調虎離山計，一溜烟都跑到南法追訪新聞去了。馬蒂士聯合警方把許多痕跡一一予以湮滅，報館方面現在改爲向史塔士斯堡方面求發展，並且加强報導法國共黨總部陷於一團糟的現況。

「太白，順便問一聲，」談了一些時候之後，龐德單刀直入的問，「那天晚上你在夜總會離開我以後到底發生甚麽事？我看見的簡直是像一幕綁票行動。」他於是把在夜總會門外所見扼要的向她追述。

「我得承認當時我必然是弄得六神無主，」林太白答話時眼睛故意避開龐德，「那時我在進門處既然沒有見到馬蒂士，我就走到門口。司閽問我是不是林小姐，說送便條的人守候在臺階右邊一輛汽車裏。我認識馬蒂士不過一兩天的工夫，同時我也不清楚他的工作習慣，所以我便向汽車走去。那輛車子好像停在右首的樹蔭裏。正當我快要走近那輛汽車時，號頭李手下兩名保鑣便從旁邊另一輛車裏一踴而上。他們眼明手快，只不過把我的夜禮服兜底朝上一翻，便連頭帶臂地蒙了起來。」

林太白臉上不禁浮起一片紅霞。

「雖然像是孩子們的惡作劇」，她帶着幾分懺悔望着龐德，「可是我的確被他們嚇得不輕。我變成了俘虜。雖然我大聲呼叫，可是在衣服蒙頭的情形下，外面未必能聽得見。我拚命亂踢，又有什麽用，因爲我發覺兩隻手臂被他們抓牢，當時我如同一隻縛住兩腿的小鷄。那兩個人連推帶拉地挾着我上了汽車後座。當然我不停的掙扎，汽車發動之後，他們忙着用繩索捆我的手臂時，我居然乘空檔用手把手包從後窗中丟了出去。我希望能有一點幫助。」

龐德頷首同意。

「那是出於本能的做法。我認爲你恐怕不清楚我的遭遇。同時我又非常駭怕。我一想到就這麽做了。」

龐德心裏有數，那班傢伙目的在引她上鈎，要是林太白未曾擲手包出來，當他們看見他追下臺階時也會替她把手包丟出來的。

「當然頗有幫助，」龐德說。「但是記得後來當我摔車以後被他們帶進後座，曾經和你通話，你爲什麽不答腔呢？我那時非常焦慮，以爲他們也許把你打暈了。」

「恐怕那時候我已失去知覺，」林太白答說，「由於呼吸困難我暈厥一次，等我緩過氣來，他們才在臉前面的衣裳上撕了一個洞。後來可能我又暈了過來。我記不清那一段經過，直到走進別墅才神志清醒過來。當你在甬道大叫着照我衝來的時候，我才知道你也落入他們的掌握。」

「還有一層，他們有沒有惹過你？」龐德關切地探詢道，我在被他們鞭打得死去活來時，他

們沒有試着想糟塌你麽？」

「沒有呀，」林太白說，「他們把我放在一把扶手椅上，就躭在旁邊一面喝酒，一面玩撲克牌——我聽到大概玩的叫 Belotte 紙牌。後來他們呼呼入睡。我想鋤奸團的人趁他們熟睡時下手的。因爲我已經被捆起兩條腿，又把我的扶手椅調轉方向面對牆壁，所以我沒見到 SMERSH 是什麽模樣。我聽到一些奇特的聲音，我想大約是他們把我搖醒的。後來聽見好像有人從椅子上倒下地的聲響。接着是另一陣輕悄的碎步聲，房門被關上。以後就再沒有動靜，直到幾個鐘頭以後馬蒂士才帶領警察衝進屋裏來。大部份時間我在睡覺。我不知道他們怎樣對待你——但是，」——她結結巴巴說——「有一次我的確聽見一聲慘叫。聲音好像離我很遠。至少我聽得出是一聲尖叫。當時我還以爲我在作惡夢。」

「那恐怕是我發出的慘叫。」龐德說。

林太白伸手輕輕撫摸他的一隻手背，眼睛裏熱淚盈眶。「那眞够慘，」她說，「他們竟這樣毒打你。這一切都是我的錯。但願……」

說到這裏她講不下去，改爲雙手蒙面而泣。

「也不必懊悔了，」龐德安慰她說，「事已至此，哭也沒有用。而且總算是過來了。我要感謝神，他們沒有沾污你。」他輕輕拍着她的膝部。「我想他們本來預備等我服輸以後再要你好看的。我們眞該謝謝 SMERSH 的救命之恩哩。好了，讓我們忘記這一個惡夢吧。你不必自尋煩惱

。出事也不能怪你。無論換上誰都會被那張便條騙上鈎的。」

林太白噙着眼淚頗爲感激的朝他望望。「你答應原諒我嗎？」她不放心的問，「我以爲你一輩子也不會寬恕我的。我……我總會想法子報答你的，無論怎麼說。」她注視他說。

無論怎麼說？·龐德悄悄複誦一遍。他瞅她一眼。她正脈脈含情地朝他嫵媚一笑。他也報以微笑。

「你可要小心呵，」他說，「我會抓住你這句話作爲把柄，要你兌現啊。」

她眉目傳情再睇他一眼，可是並沒有答話，而是用含蓄的動作表達她的挑釁。她揑了他一下手，然後站起身說，「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這次他兩人都清楚她所謂報答是何所指。

她從床邊拿起手包，向房門走去。

「明天我要不要來看你？」她哭喪臉朝龐德探試地問。

「太白，請你來一趟。」龐德答說，「我希望你來看我。同時也請你到海濱多多勘察地形。想起有一天我能夠起床一起出遊，那該多麼教人興奮。一定有許多有趣的事物等着我們去逛。你能想出一樁嗎？」

「可以的，」林太白答說，「請你快一點復原。」

他們互相交換一下眼色。她隨即走出病房關上房門。龐德留心地諦聽，直到她篤篤的足音整

個消失而後已。

二二　尾追而來的小包車

從那一天以後，龐德的傷勢日有起色。

他坐在床上爲向麥爺報告打草稿。他包涵林太白這位初出茅蘆業餘性的女助手。過分渲染保鏢們的本領出衆，他將她遭遇綁票的經過寫得較事實更爲戲劇化。在報告中，他稱讚林太白在整個意外事件中的應變才能，說她頭腦冷靜，態度鎮靜。對於所發現她的幾次反常表現却隻字未提。

林太白每天到療養院來探望他一次，他日日期待這位美麗小姐的來臨。她愉快地談論過去的冒險事蹟和這幾天勘察海濱的新發現，以及最近在那些餐館吃到甚麼法國大菜。她告訴他已經認識了當地的警察分局長和王村俱樂局的一位董事。他們時常邀她出去吃晚飯，所以有機會品嚐各家餐館的拿手菜。她有時也向他們借用汽車在白天時出去勘察海灘。她也注意到卡特萊跑車的翻修進度，那輛汽車已經拖到盧昴城的遊覽車修理廠正加工趕修之中。她也曾設法連絡要他們從龐德的倫敦寓邸寄幾套新衣服來。他掛在豪華旅社客房衣櫥中的衣服沒有一件不是剪成寸把寬的飄帶，只爲搜尋那張價值四千萬法郎的支票。

他們聊天時，誰也不願意回憶被號頭李刼持那一段往事。她偶爾提及在S站站長辦公室聽到的趣聞。她顯然是從海軍婦女輔助隊調到特勤局來的。他也把過去替公家辦案遭遇到的驚險經歷當故事講給她聽。

他覺得可以將自己的心事向她娓娓傾吐，這倒使他有一點頗感意外。

她一向不善和女性相處。他對待女人的態度不外兩種。如若不是沉默寡言，就是熱情似火。他討厭專爲追求女性而花費冗長的時間談情說愛。也不喜歡纏綿悱惻的離別滋味。他對於每一次羅曼史所表現的同樣模式至爲厭惡。他發現這種交往可以歸納爲如下的統一公式：由互相傾慕，而携手言歡，於是歷經初吻、擁吻、熱情的擁抱，床上喜劇的高潮，床第間事的頻次由密而疏，然後由厭倦，流淚，而嚐到最後苦果——這一切對他言，實在只包含着愧疚和僞善。每逢交桃花運時，他常常按一定程序表演戲劇化的場景——在派對中邂逅，同上餐館，同乘計程車，去她的公寓，訪她的公寓，去海濱共度週末，再返回公寓，然後狡獪地藉故開溜，最後於大雨中佇立在公寓的臺階上終至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但是與林太白相處，這些老套頭的程序一律免掉了。

住在療養院病房養傷期中，他既感沉悶又覺無聊。每天盼望林太白駕臨探訪，有如大旱之望雲霓。他們絮絮而談，如同登上沙漠中的綠洲。他們所談無非像良伴和益友之間的閒聊而已，愛情退得得遠遠地。他們有一個心照不宣的默契，在不久的將來總要熱情地使已經開出的支票兌現

。可是籠罩着這些遠景的却是他受傷的陰影和迂緩的痊癒過程。

像一段忘却剪削的雜枝，漸漸吐出蓓蕾，而且行將含苞怒放。

龐德的健康大有進步。醫生先准他下地。然後准許他在花園裏小坐。於是又讓他練習走短短的距離，而後許可他開車出去多多地兜風。終於有這麼一天，醫生從巴黎匆匆趕來，決定讓他出院。林太白爲他帶來便裝，向照護他的護士和工作人員道謝，以後共同搭乘一輛出租汽車駛離療養院。

從瀕於死亡邊緣那一天算起整整過了二週，現在是七月份，灼熱的陽光照亮了海灘也照亮了遠方的地平線。龐德感覺這是一段值得留戀的時刻。

林太白陪他去的地方，是龐德意料不到的，他曾經表示不願意再住在村鎮上的大酒店，林太白答應爲他去鄉下找一個住處。但是她故弄玄虛的暫時不告訴他去甚麼地方，只說她已經找到一處他會滿意的房子。他只好由她擺佈，打趣的說必是一處海濱香巢（她承認那地方靠海邊不遠，）而且幽默地表示很願意換換環境，想試一試一下法國的鄉居生活，包括土茅坑、臭蟲和蟑螂在內。

在乘車前往鄉居的途中曾發生一次小小風波。

他們走的這一段沿海公路正好是去「隱廬」別墅的那一條路。龐德觸景生情，把那天晚上如何在這路上狂駛卡特萊跑車的經過講給林太白聽。最後指點出翻車以前轉過的一處急彎，以及

鈌德鬼們施放帶釘鋼板的確實地方，他叫司機減低車速，伸手到窗外指出柏油路旁被輪轂碾壓的一條深溝，路旁柴籬被汽車衝斷的殘枝依然斑斑可見，還有本特萊翻車處遺留在地上的一灘油漬。

龐德憑弔失事現場這段時間，林太白似乎很羞惱，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樣子，嘴裏偶爾哼唧着單音的驚愕聲。他注意到有一兩次她向後視鏡中張望。當他把握時機扭頭從後窗朝後面眺望時，剛好車子在拐彎，所以也沒有看到甚麼。

他終於握住她的手，關切地問，「你好像有心思？」

她繃住臉答說，「沒有什麼。壓根兒沒有什麼。是我的疑心。好像有輛汽車追踪我們。也許是我的幻覺，我想。這條路上恐怕有鬼。」

用短暫的淺笑做掩飾，她又轉身不住地朝後看。

「你瞧，」她的聲音顯示恐慌萬狀。

龐德跟着往後一轉頭。一點不假，大約四百四十碼的後方果然有輛黑色包車尾隨他們疾馳而來。

龐德失聲笑道，「這又不是供我們專用的公路。話說回來，有誰會追踪我們呢？我們又沒有做過壞事。」他撫慰她的手說，「我想那輛車可能是個去哈佛港推銷亮光油的商車。車主也許是個精於巡迴兜售術的，說不定他這時正想吃午飯和留在巴黎的姘婦吧。說眞個的，太白，你不

該冤枉好人。」

「我想你猜得對，」她仍舊神情緊張地說：「反正我們也快到了。」

她暫時恢復寧靜，只向車窗外瀏覽景色。龐德仍然覺得她很亢奮。他暗暗好笑，以爲這是對他們最近遭遇意外事件餘悸猶存的關係。他準備愚弄她一次，公路與一條通往海濱的鄉村道相會，龐德連忙指示司機停車，把汽車朝叉道上開了一小段。

此時高大的柴籬遮住他們的汽路，他二人坐在後座可以從車窗向公路守望。

盛夏的鄉間響起各類昆蟲唧唧的奏鳴曲，他們也能聽見一輛汽車逐漸駛近的聲音。林太白緊張地用手指使勁捏住他的臂膀。那輛汽車以穩穩的速度從他們隱藏的近旁匆匆駛過，那是一輛黑色小包車，只瞥見一個男人的側影，瞬息即逝。

車中人的確朝他們這個方面轉頭看了一眼，可是在柴籬的上方豎有一塊廣告招牌，上面寫着一排花花綠綠吸引顧客的字樣：「供應水菓、蜜蝦、及油煎甜餅。」龐德相信那個過路客注意的正是那塊招牌。

黑色小包車順公路急駛而去，排氣管的噪音由强漸弱，林太白蜎縮在一角，她的面色慘白如紙。

「他曾注視我們，」她告訴他，「我早說過的。我曉得有人尾隨在後面。現在他已經發現我們的行踪。」

龐德無法掩飾他的滿腹急躁。「別廢話」，他斥責地說，「他注意的是那一塊招牌」他說着指點柴籬上面的廣告牌給女的看。

女的似乎放心些，仍然追問一聲：「你眞的這麼想麼？啊，我心慌了。我眞叫笨。也不知怎末搞的，我很抱歉。」

她向前傾身隔着玻璃隔框對司機講了一句話，汽車便繼續往前行駛。

她朝後靠靠緊靠背坐着，以快慰的神色轉臉對正龐德，面色已恢復原先的紅潤。「我眞抱歉。這完全是心虛——因爲我無法確信事件已經成爲過去，沒有什麼値得駭怕的關係。」她說到這裏故意捏一下他的手。「你一定認爲我這個人眞笨。」

「才不哩，」龐德說：「說眞個的，現在沒有人對我們發生興趣了，把這件事一筆鈎銷。整個的工作已經大功完成，而且不必管它了。現在我們去休假，正所謂雨過天青，不是麼？」他安慰地說。

「正是雨過天青，」她微微點頭，「只有我這個癡子。好了，馬上就要到了。我眞希望你能喜歡這個住處。」

他們兩人同時豎起腰身朝前微傾的直坐。她臉上重新顯出生氣勃勃的樣子，剛才那一場誤會已經全然冰釋。不久他們駛近沙灘，看見一望無際的大海，和位於松樹林中的小小客寓。

她解釋說，「我可以這麼說，這客寓全然不够堂皇，不過很乾淨，而且老闆娘的烹調術很高

明。」說完她焦灼地望着他。

其實她無須掛慮。龐德第一眼就對這地方留下了好印象——他看見將要齊平高潮線的露天平台，低低的兩樓洋房，窗戶外面撑着布篷，牆壁用耀眼的紅磚砌成，還有近在眼前的月牙形一灣藍色海水，配着黃金色的海灘。他生平不止一次曾夢想要到一處海濱客店渡假，拋棄塵世的牽掛，與大海長相廝守，從天明直到黃昏。現在他如願以償，可以在此整整享受一個星期的假期。何況還有林太白作伴。他腦子於正盤算如何打發這些日子，猶如細數項鍊上的粒粒珍珠。

汽車駛到客寓的後院停下來，店東夫婦倆一道出來迎接嘉賓。

店東富索伊先生是位獨臂中年人，二次大戰他在馬拉加西參加自由法國運動，因英勇作戰而受傷，損失了一條手臂。他和王村的警察分局長是老朋友。分局長爲林太白介紹這個地方而且打電話和店東訂好房間的。看樣子，他們會接受親切的招待。

富索伊太太正在廚下忙着做菜。她罩着圍裙，一隻手還拿着一隻大木杓。她比丈夫年輕些長得不難看，只是有點臃腫。老闆娘流露出好客的眼神。龐德憑本能猜測店東夫婦必然是膝下猶虛，故爾能够熱忱地接納朋友和定期到海濱歇夏的常客，也說不定他們是小動物的愛好者。他推想他們需要堅毅刻苦奮鬬的精神來維持生計。因爲這小小客寓矗立在松樹與海浪之間，每年要挨過一段頗爲艱辛的冬季。

店東領他們上樓去看房間。

林太白住的是套房，龐德被安置在靠屋角的一間鄰屋。裏面有兩個窗戶，其中之一可以遠眺海景，另外一個可以瞭望環繞海灣的長臂。兩間客室的中間，共用一個浴室。室內窗明几淨的一塵不染。臥具也很舒適。

兩位客人都認爲滿意，這使店東頗爲高興。他宣佈晚膳時間自七點鐘開始，老闆娘準備的主菜是焙龍蝦，沾白忒油。他說今天是星期二，所以顯得分外清淨。到週末客人就多起來。今年夏季生意不太好。

過去有不少英國人來此地度夏，可是也許生活艱難的關係，英國人現在只到王村來度週末，把錢輸進俱樂部之後就向後轉了。生意不好做，戰前的黃金時代，時乎不再來。」店東的感慨頗有哲學意味，說着聳一聳肩頭。而且補充說「今天總是不如昨天，二十世紀總是不如十九世紀……」

「我有同感。」龐德安慰地說。

二三　熱情如潮

店東富索伊夫婦離去時，他們正站在林太白的房門口。龐德一把將她推進屋內，然後關上房門。他兩手扳住她的肩胛吻了她兩邊的面頰。

「這裏像天堂，」他說。

他發覺她的雙目晶瑩發光。她也抬起手將藕臂擱在他的肘與腕之間。他向她靠近一步，兩手箍着她的腰際。她將頭部朝後仰，張着的嘴正好位於他底嘴的下方。

「我的寶貝，」他喊了一聲，便俯首接吻一次。他覺出她的反應，起頭有點害羞，而後比較熱烈。他讓一隻手臂向下滑落，在托住她的背部時，使勁朝懷裏摟抱。她讓嘴部和他的分開，兩人擁抱在一起。他故意以嘴唇輕輕拂弄她的耳鬢；也覺出她温暖的胸部緊緊地抵住他。後來他騰出手來握住她的髮束猛力向後彎曲她的頭部直到可以再次和櫻唇接吻一次。她把他推開，精疲力竭地倒臥到床上。有一陣子，他們兩個饑渴地互相注視。

「太白，我很抱歉，」他表示歉意說，「我沒有侵犯你的意思。」

她猛力搖撼頭部，好似被適才一陣熱情的狂飈吹得啞口無言。

他走過來坐在床沿。當狂潮似的熱情在他們血管中逐漸衰落時，他們憑殘存的深情互相以目光保持連繫。

她傾身向前，温存地吻吻他的嘴邊，然後伸手把垂在他額前呈逗點符號的髮束向頭上攏了一攏。

「親愛的，」她要求說，「給我抽一枝香烟。我的手包不知道放到那裏去了。」她茫然地向室內四下張望。

他為她點着一根香烟，為她刁在嘴唇邊。她深深地抽了一口烟，然後帶着輕微的喟嘆。由嘴裏吐出烟氣。

龐德正預備伸出一隻手臂攔腰摟抱她，不料她一個翻身站了起來向窗邊走去。她憑窗眺望，以背冲着他。

龐德俯首注意自己兩隻手，手指好像依然在微微顫抖。

「現在離晚膳還有一段時間，」林太白保持原來姿態背冲着他說，「你幹嘛不去洗個海灘浴呢？我會替你整理行李的。」

龐德離開床沿走到她背脊後，兩臂一張一合他就輕悄悄地摟住了她，每隻手裏早已溫香滿握。他覺出指尖所搓弄的鷄頭肉頗為結實。她騰出兩隻手反而放在他的手背上向內壓，不過她仍然無動於衷地只管朝遠處眺望。

「現在不行，」她低聲告訴他。龐德收低下頷，用嘴唇輕吻她的頸背。他企圖以意志强行使她屈服，隔了一會他一鬆手放開了她。

「太白，我依了你，」他說。

他走到房門口，回頭看了一眼。她還是老樣。他認為女的似乎在窗前偷偷抹眼淚。他曾向屋裏退了一步，可是又覺得沒話好說。「我的愛人，」他招呼一聲便走出去，隨手關上房門。

龐德返回自己的房間在床邊坐下來，他覺着由於熱情伸張的關係，顯得週身孱弱。他心裏有

兩個念頭在交戰，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他很想躺下來四平八穩睡一大覺，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到海邊去接受海的洗禮。猶豫片刻之後他已拿定主張。他走到衣箱旁邊從中取出一條白蔴質地的游泳褲和一件天青色睡衣的上身。

龐德是素來不喜歡穿睡衣睡褲就寢的人。他寧願全身赤裸着入睡。直到第二次大戰末期，出差香港時，他才得到一個完美的折衷辦法。那就是只穿一件沒有鈕扣的睡衣上身，長度剛剛可以遮住膝部。穿好以後用一根寬腰帶鬆鬆地拴住。袖口寬大，短袖只齊肘部，穿這樣一件睡衣既舒適又涼快。現在他在游泳褲上罩了這麼一件短袖睡衣，全部的傷痕幾已遮住了，露在外面依稀可見的只剩下手腕和足踝的電線印子以及右手背上的 SMERSH 簡字。

他光着腿，把脚丫朝一雙藏青的皮拖鞋一蹋，就逕自下樓，離開客寓，順小巷向海灘踱去。

當他路過客寓正門時，曾經惦記着林太白，可是他故意低頭走路，不願意回頭打量一眼她是否依然憑窗眺望，就算她見到了他，可是她並沒有向樓下打招呼。

他沿海邊金黃沙灘上的水際踽踽獨行，直到小客寓逸出視界範圍之外。而後他把睡衣上半截朝地上一丟，輕快地跑了幾步，就朝淺灘處平直地聳身一躍。水下的地勢迅速加大坡度。他盡量拖延留在水下的時間，等他浮上海面時就練習兩臂以自由式一扒一扒用力地划水。涼沁的海水使他週身感到清爽。游了一程他全身浮上水面，用手抹去遮眼簾的濕髮。現在快下午七點鐘了，陽光已失去原先的威力。不久一輪紅日將在海灣的彼端沉到水平線下。此時陽光正好照着他的眼睛

，於是他來一個向後轉，背着太陽朝海灘游去，希冀能儘量延長和它作伴的時光。

等他順海灣下游划了一哩左右再上岸時，丘陵地陰影遮住地貌，使他瞧不見那件睡衣。他暫時躺在乾硬的沙灘上略作休息，知道混身晾乾以後潮水才會浸到他躺着的這一塊沙灘。

他脫掉游泳褲，俯身檢視一遍。除了殘留少數疤痕之外，他可以算得已經完全康復。他聳一聳肩胛，改爲四肢伸開地仰天而臥。他注視明朗而空曠的藍天，對一顆大星目不轉睛的凝視，心裏却在思量林太白。

他對她有一種綜錯複雜的情感。對自己紊亂的思路他頗感不耐煩。他們的相處一直是最單純的了。他早就有意思要和她雙宿雙飛，只要辦完公事騰得出這份閒心。他一開始就看中了她，何況他又有一個迫切的理由——這一點他覺得大有需要——因爲他要冷靜而客觀地做一次試驗，看看身心是否已經全部復原。他計劃他們在海濱可以同居幾天，以後回到倫敦也可以再碰幾次頭。由於各人工作崗位不同，合久必分將是自然而且無可奈何的事。如果事情不這樣順遂的話，他也可藉故服行另一次國外任務或者，——那也是在計劃之內的——逕自申請退休，然後本着個人志趣遨遊世界各地。

但是在過去兩週內她似乎已經潛入他的內心深處，使他對她的感情逐漸發生變化。

他發覺她是個好伴侶。可是像一個永遠產生激勵作用的目標，她的性格又那樣的令人捉摸不定。她從來不輕易顯露她的眞面目，同時他也感覺到不論他們兩人相處有多久，她總要保持一個

使他無法入侵的私室。她頭腦慧黠，體貼入微，沒有任人擺佈的奴性，却也經常保有一副毫不屈服的傲骨。現在他發現她有强烈的肉慾，可是由於儼乎其然的自尊心作祟，要想征服她的肉體，似乎非用硬上弓的工夫不可。唯有使獲她得高潮，才使她能心滿意足。他心裏想，她會全心全意地合作，享受床第間的貪歡的，縱然在心理上她保持不屈不撓的性格。

龐德以一副重返自然的裸態躺在沙灘上，一面凝視星星，一面得到自己的結論。他把凡心暫時擱在一邊，轉過臉向海灘眺望，發現岸崖的山影已經朝他逐漸逼近。

他連忙爬起來，努力拍掉粘在身上的沙粒。心裏盤算着回到客寓第一件事就是沖一個澡，於是下意識地提起游泳褲順海邊向回走。直到走近放上半身睡衣的地方拾起衣裳才警覺到自己仍然是一絲不掛。他不願意再套上濕兮兮的游泳褲，於是只穿着睡衣上裝踱回公寓。

那一瞬間他已經拿定了主意。

二四 「禁臠」

等他回到客房，他發覺自己的行囊已被人仔細處理過。牙刷和刮鬍用具整整齊齊排在洗澡間的玻璃格子裡。另外一端放着林太白的牙刷，一兩只小藥瓶和一瓶雪花膏。

他朝藥瓶瞥了一眼，使他大爲吃驚的是，其中之一，竟裝的安眠藥片。或許隱廬事件已在她

心靈深處造成創傷。她神經的悸動或許遠比他想像到的爲嚴重。

澡盆裏已經放好了洗澡水，旁邊的椅上放了一瓶最貴的花露水，和他的毛巾。

「太白，」他高聲呼喚。

「唔?」

「你樣樣事服侍得妥妥貼貼。你使我自慚形穢，好像是個無用的廢物。」

「人家吩咐要我好好照顧你，我只不過盡本份做事。」

「洗澡水和什物樣樣遂心。寶貝，你願意嫁給我嗎?」

她哼了一聲，斥責地說，「你需要一名女傭，而不是妻子。」

「我需要你。」

「可是，我需要吃龍蝦喝香檳。有意思嘛，請快。」

「就來，就來。」龐傑士漫應着。

冲洗既畢，他擦乾身體，換上白襯衣和藏青色運動褲。他希望她也穿簡單些。後來無須叩門邀請，他發現林太白已經等在過道口。他心裏十分舒暢。她上身穿了一件天青色蔴質短袖襯衣，由於洗褪了顏色，淺得和她眼睛的色澤很相近，下身穿了條棉質醬紅色的百褶裙。

「我等不下去了，我的房間靠近廚房，聞到陣陣菜香使我饞得要命。」

他走過去用手臂圍住她的腰部。她也大方地攜着他的手。他們並肩下樓，一路走到已經佈置

在庭院中的餐桌。外面可以分享從餐廳射出來的燈光。餐廳中闃無一人。

龐德要過的香檳酒已經放在桌上，用涼酒器冰着。龐德立即斟滿了兩杯。林太白一坐下來就吃點心，她在享用老闆娘親手烹製的牛肝小麵餅，佐食的還有法國式硬皮麵包和壓成冰塊大小的深黃色牛油。

他們二人情意綿綿地互相祝飲，龐德第二次爲女郎斟滿一杯香檳酒。

晚餐時龐德告訴她在海水裡浮沉的經驗，他們也談論明天早晨如何消遣。雖然誰也沒有在餐桌上講到自己的感觸，可是從兩個人眼角傳情的神態就可以知道他們對這夜晚的期望有多殷切。他們不時碰碰脚摸摸手好像藉此減輕過高的壓力。

食用了龍蝦，第二瓶香檳也消耗了一半。他們開始吃冰淇淋，林太白這時打了一個飽噎。

「我的食量大得像一隻小豬，」她心滿意足地說，「你總用頂好的飲食招待我。我從來沒有享受這麼好的口福。」她從庭院的彼端朝泛着銀色的月亮的海灣望過去。「我但願自己值得接受這樣好的款待。」她的音調中似乎有一種被抑壓的悲戚情緒。

「這話怎麼講呢?」龐德驚詫地問。

「哎，我也說不出來。我覺得有貢獻的人，才獲得他應有的接待而問心無愧，也許我眞的值得接受這麼好的款待。」

說完她凝望着他，然後噗哧一聲笑開了，她的眼睛因爲迷迷笑也變成了一線天。

「老實說，你瞭解我太不够了。」她突然間這麼低沉地自嘲着。

龐德從她低沉的語調中體會出嚴肅性。

「會很够的，」他打趣地說，「今晚，明晚，後天，有這三天就够我瞭解的了。對於那種事情你也不够瞭解我哩。」他說完以後又斟滿一杯香檳。

林太白凝神看着他，蘊含哲理地表明她的心迹說，「我以爲每個人是一個小島。他們各懷鬼胎，互不相干。無論他們之間的關係有多親密，就算一對結婚五十年的老夫婦，他們彼此間仍會保有相當距離的。」

龐德心裡想，她的酒量已經差不多，這不是撒酒瘋是甚麼。過量的香檳使她情緒變爲憂鬱而悲傷。可是忽然她又發出愉快的笑聲。

「不要爲我憂心忡忡，」她傾身向前，用手撫摩他的手背「我不過有一點悲觀而已。今夜我這個小島似乎覺得跟你那個島很接近。」說完她又啜了一口香檳。

龐德這才寬了心，應聲笑道。「着呀，讓我們兩個小島結爲一個半島吧。現在，再吃一道草莓。」

「不，」她調皮的說，「我要喝咖啡。」

「還得喝杯白蘭牠。」龐德故意想灌她。

薄薄的疑雲總算吹開了。雖然刮來一塊小小的疑雲，而且在半空留下一個小小問號懸浮着。

可是當親切和熱絡肆意包圍這一對男女時，疑團終於烟消雲散。

他們喝咖啡，龐德在啜白蘭地時，林太白拿起手包站起來走到他的背後。

「我很疲倦，」她以一隻手臂歇在他肩膀上說。

他伸手去接應使她的手臂多憇歇一下，他們有一陣子都沒有出聲。於是她低下頭來，用嘴唇輕吻他的頭髮。然後便逕自上樓去休息。幾秒鐘以後她房間燈的電燈扭亮了。

龐德繼續抽香烟，直倒林太白屋裏熄了燈爲止。然後他也步她的後塵離開庭院。臨去時他停步向老闆夫婦互道晚安又謝謝他供備美味的晚餐。他們互相寒暄以後，他走上樓。

他從中間共用的那間浴室走進她的房間時，才九點半鐘，他把浴室的房門反扣好。

月光透過半閉的百葉片射進屋內晦暗地撫弄着躺在大床上那一堆雪白的嬌軀。

× × ×

翌晨龐德在自己屋裏的床上一覺醒來，有好一會躺在那裏回味一夜風流的滋味。

後來他一躍而起，穿着一件睡衣上身輕悄悄潛行出外，走過林太白的門口，離開客寓前往海灘。

日出的俄頃，海面又平靜又安詳。小小的緋色波瀾懶洋洋地舐着沙岸，雖然略有寒意，他仍脫掉睡衣全裸着沿海岸走到昨天傍晚游泳過的老地方，他緩慢而審愼地向深處走，直倒海水浸及下頷。然後他一抬腿使身軀沿斜坡向下沉，用力緊閉眼睛，一隻手堵塞住鼻腔，他覺出冰凉的海

水沖洗他的身體和頭髮。

海灣內波平如鏡，偶爾有一條大魚猛的跳躍一次才打破明鏡般的海面。浸身水平線下，他領悟出這寧靜的景物，一面期望林太白剛好從松林中走出來，他可以突然冒出海面大大地嚇她一跳。

在海面下窒息了整整一分鐘以後他口中吐出泡泡慢慢升出水面。附近並無人影，他頗感失望。他只顧自己閑情地游了一會水，又仰臥水面隨着海水飄流。後來太陽的熱力漸漸增强，他返同沙灘躺臥着藉以恢復一夜貪歡付出的辛勞。

像昨天傍晚一樣，他躺在沙岸上仰天盤算着同類的問題，得到的結論也沒有兩樣。

過了一歇，他爬起來沿沙岸慢慢走到放睡衣的地方。

他有相當的信心，就在這一天會向林太白求婚。問題在尋找一個適宜提出這種要求的時機而已。

二五 「一塊黑布」

龐德悄悄經過庭院走向百葉窗仍舊密閉着的餐室，大大出乎意外，他發現林太白剛好從門裏邊的公用電話亭抽身出來，回頭便轉上樓梯去。

「太白，」他大聲招呼，心想她或者剛接聽一個打進來的電話。和他們都有關係的緊急電話。

她倏地一轉身，驚愕得連忙以手掌心掩住嘴巴。她非常吃驚地朝他呆呆地凝望，眼睛瞪得圓圓的。

「寶貝，是誰的電話？」他頗爲關心地向她探訊，生怕發生對他們不利的麻煩事。

「哎呀，」她上氣不接下氣地嬌嗔說，「你可把我嚇死啦，這不過是我剛剛打了個電話給馬蒂士，」爲表示沒什麼秘密，她重複的說：「和馬蒂士通了一次電話。我想請他給我再弄一件衣裳來。你知道的，我告訴過你的那位女推銷員。你曉得的，」她語句異常地匆促，像機關槍子彈似的連續射出，「我簡直沒有衣服可穿。我希望在他上班以前在他家裏接通電話。我沒有那位女朋友的電話號碼，我想弄幾身新衣服給你醒目一下。我不準吵醒你的。你去海邊游泳了嗎？水好不好？你本該等我一下，讓我們一塊去的。」

「水好極了，」龐德不願當面揭穿她這種小女孩似的神秘行動。雖然對她的支吾其詞甚爲不滿，可是仍然好言相慰。「你上樓修飾一下，我們一塊到庭院中用早餐。把你嚇得不輕麼？我很抱歉。我只不過因爲在大早起見到熟人，表示驚奇而已。」

他趕前幾步，正想用手臂圍攏她。可是她設法掙脫，自己三步當兩步匆忙地爬上樓梯。

「我眞沒有想到會遇到你，她爲沖淡適才的不期而遇，有意這樣解釋，「你披頭散髮，活像

一個淹死的水鬼。」她刺耳地尖聲怪叫。覺察自己的怪笑有些難聽，她故意拉長尾聲勉强地改爲咳嗽。一壁自我解嘲說：「但願我沒有傷風才好。」

林太白不斷撒謊以圖彌補，弄得龐德恨不得打她一頓，教她放鬆心情，說老實話。可是他只在她房門外輕輕拍她肩膀一下，要她動作快一點，先去洗個澡。

而後他返回隔壁的房間。

他二人的羅曼史演進至此便告一段落。爾後幾天是在喬裝與僞飾中虛度。他們在無所事事的休假期中，那女郎似乎浸潤在極度矛盾的心境中，時而梨花帶雨暗自飲泣，時而像貪歡的下流女人尋求肉體的滿足。

有好幾次龐德試着要衝倒那面疑心生暗鬼的牆。他一再提起早晨打電話的事，可是她依然用事後編織的故事搪塞其詞。她甚至誣賴龐德以爲她私下和另一位男友通話連絡。

談到後來總是哭成淚人兒，引起女的一陣歇斯底里症了事。

日子過得越來越尷尬，龐德萬萬想不到男女之間的感情會這樣變幻莫測，頭一天已經接近論嫁娶，第二天幾乎一敗塗地。他再四思維，想尋出適當的原因。

在他想來，林太白的脾氣可能比他自己還要古怪。林太白拒絕解釋早晨打電話那碼事，一提起她又生氣又駭怕，像一個越來越大的陰霾，籠罩住其他較小的不滿和不和。

到了那天午餐時分事情變得每況愈下。

兩個人蹩蹩扭扭在一起共進早餐，然後林太白托辭她覺得頭痛要留在屋內休息，不打算出來晒太陽了。龐德帶了一本小說獨自沿海灘漫步，走了幾哩路。等他重回客店時他得應覺該在午餐時把事情講個明白。

一坐到餐桌房，他就笑嘻嘻向她道歉，表示頭兩天不該一大早在電話亭旁邊嚇了他一跳。然後他不再追究這個問題，逕自描述在海邊漫步的見聞。但是林太白當時一直好像心不在焉，只用單音字唔呀嗳呀地姑漫應之。她食難下嚥地玩弄着盤中餐。有時故意避開龐德的眼神，帶着一種凝想其他事情的姿態。

她有兩三次答非所問，於是龐德就不再啓齒，也沉湎於自己的憂鬱情懷中。

忽然間她嚇得全身僵直。菜叉叭地一聲掉在盤子旁邊，然後跌跌沖沖滾倒地上。

龐德抬頭一看。她嚇得面白如紙，此時她正掠過他的肩頭向前注視，臉上流露出恐懼的神情。

龐德回過頭來，發現有位男客剛剛在庭院另一端的餐桌旁就座，那桌子隔他們頗遠。那是位普通人，穿着深色西服。憑第一眼的印象龐德判斷那人是沿海岸公路推銷商品的生意人，偶爾過路此地進來用膳的，或者依公路地圖的註記按圖索驥找倒這兒來的。

「寶貝，怎麽回事?」他焦慮地探詢。

林太白的目光一直盯住進來的客人。「就是開黑色小包車的人，」她結結巴巴說，「我認得出開汽車尾隨我們的人，就是他。」

龐德再度回頭張望。老闆拿出菜單卡跟主顧談生意。多麼稀鬆平常的鏡頭。找倒合適的菜目，相互露出笑容。老闆收回菜單卡，再磋商一兩句，相信是問客人要什麼酒，然後鞠躬告退。

那人也警覺出有人留心他。他抬起頭對這邊眺望一下，然後伸手拿起放在旁邊椅上的公事皮包，取出一份報紙。他把兩肘朝餐桌邊上一擱，開始閱讀新聞。

當那人偷偷向這邊諦視時，龐德注意到他有一個特別的標記。他用一塊黑布遮住一隻眼睛。他並未使用習見的以繩索斜吊在額角的老辦法，而是像單眼鏡似的刁在眼窩裏。那人留着朝後直梳的大背頭，棕而黑的頭髮，若非一隻眼刁着一塊黑布，倒是一位頗爲友善的中年紳士，剛才點菜單時龐德曾經留心他有特別潔白的牙齒。

第七號情報員轉回頭安慰林太白說，「寶貝，你放心。看來他是個好人。你確認他就是開黑包車的人嗎？我們怎麼可以希望這客店不做別人的生意呢？」

林太白依然面色蒼白。她兩隻手正在揑着桌邊檯布。〇〇七號以爲她馬上會暈倒，幾乎要站起身走過去護駕，但是她連忙搖手阻絕他不必妄動。後來她端起酒杯大大地喝了一口。玻璃杯在她牙排上篤篤抖動，她連忙雙手抱住杯子。這才把杯子安穩地放回桌上。

她面色沉滯地望着他說，「我記得就是這個人。」

他努力開導她，可是她却聽而不聞。繼續越過他的肩膀以奇兀的眼色諦視一兩次以後，林太白表示她的頭痛症仍未稍煞，下半天仍將躭在房間內。然後她頭也不回地逕自離開餐桌返回房間。

龐德決意設法使她的腦筋恢復正常不再疑神疑鬼。他叫老闆送一杯咖啡在桌上，自己抽身到後院走一趟。

後院果然停了一輛黑色轎車，是皮閣廠牌，可能是他們來的時候路上見到的那一部，可是法國貨皮閣廠牌的轎車馳騁在公路上的何止一百萬輛。他朝車廂內迅速地掃覗一匝，裏面空空的。後來他試圖掀開行李艙的蓋板，可是已經下了鎖。他記下那輛轎車的巴黎牌號。於是便轉倒鄰近餐室的洗手間，拉響一次抽水馬桶，再回倒庭院的餐桌旁。

那獨眼龍只顧低首進食，根本沒有抬頭注意他的動靜。

龐德回來以後坐在原先林太白的椅子上，這樣他可以面對面注意那張餐桌旁的客人。

隔不過幾分鐘那獨眼龍索取賬單，付清餐費，然後離去。龐德聽見皮閣轎車發動機開動的響聲，和排氣的噪音，不久那輛車向王村方向駛去。

老闆重行來侍候時，龐德告訴他瑪丹因爲晒多太陽有一點中暑。老闆表示關切，並且希望客人們無論何種天氣都要當心。龐德審愼地打聽剛才那個獨眼客人是誰。「他的樣子使我想起來一

位也曾失去一隻眼睛的朋友。他們帶上黑布的辦法頗爲相似。」

老闆說那位客人以前沒有光顧過此地。他對店家供應的大菜滿口稱讚，表示一兩天回程時還要再來吃一次。從他腔調的濁音可以斷定他是瑞士佬。他是巡廻兜售鐘錶的商人。失了一隻眼，看來總有點怕人。成天要罩塊黑布，要忍受這種困擾。也許習慣成自然。

「眼睛少了一隻，眞是可惜，」龐德同情地說，「老闆你也够倒霉的，」說着朝店東的空敞的袖子指點一下，「我倒還算運氣好。」老闆笑了笑。

接着他們二人交換在第二次大戰中的經驗。後來龐德站起身即將離席。「順便提一下，」他說，「今天一大早瑪丹曾經打了一次巴黎長途電話。別忘了記在我賬上。我想是打到巴黎總統府區。」第七號情報員添附了一句，因爲他記起馬蒂士的電話號碼屬總統府區。

「先生，謝謝你。不過已經記過賬了。早上我跟王村通話時，電訊局告訴我，有位女客曾經要過一個巴黎號碼，可是沒有接通。他們問瑪丹是否繼續要打通。對不起，我把這事給忘掉了。還是請先生代爲問問瑪丹一聲。不過，我想起來了，電訊局說客戶要的是『傷殘教養院區』的一個號頭。」

二六　「我的寶貝乖乖睡吧！」

以後的兩天，情形大致相同。

在他們去客店度假的第四日，林太白起了一個大早去王村。她約好一輛負責接送的計程車。她表示要去買點藥。

那天晚上她竭力做出尋歡取樂的姿態。

她喝了很多酒，上樓以後主動拉他到她房裏去談情說愛。龐德盡力使她獲得滿足。事後她伏在枕上暗自垂淚，他只得帶着滿腔沮喪返回自己的房間。

他輾轉反側難以入睡，下半夜較早時辰他聽見她的房門輕輕啓開。樓下不斷傳來零碎響聲。他確信她又在跟誰通電話。不久他聽見隔壁關門的聲音，大約又沒有接通巴黎的電話號頭。

那天是週末。

星期日中午獨眼錶商又來客店一次。吃午膳時龐德一抬頭就發現了他，向林太白使了個眼色。第七號情報員曾經把店東的話轉告了她，只沒敢提起錶商準備再來一次。他認爲合盤托出可能使她焦灼不安。

他也曾抽暇打電話給在巴黎的馬蒂士，要求查核皮閣牌轎車某某牌號的車主。回訊說那部車由某一殷實廠商在兩週前借了出去。錶商有一張瑞士駕車執照。名叫蓋鋒夫。他塡了一家瑞士蘇黎世銀行作爲通信地址。

馬蒂士進一步向瑞士警局求證。對的，在那家銀行，蓋先生開了一個戶頭。不過往來的賬務

很少。據說，蓋鋒夫和鐘錶業頗有淵源。倘願擔負業務費用，可以要求他們進行深入的偵探。

聽到馬蒂士轉來的情報時，林太白曾聳了聳肩胛。

這一次蓋鋒夫再度出現時，她沒等用畢午餐就托詞先行離席返回樓上房間去。

龐德已經拿定了主意。他吃過午餐立即返回樓上。她房間的前後門均已落鎖。他敲門要她放他進去時，他發覺她一直坐在窗旁沉思，可能在凝視窗外的景色，他想。

開門以後，她的臉色好像冰冷的石頭。他領她到床邊，兩人並排坐在床沿。他們正襟危坐，有如火車中的乘客。

「太白，」他一把握住她冰凉的手對她說，「我們不能老是這個樣子下去。我們必需讓不愉快的事告一段落。我們簡直是在作賤自己。現在唯有一個解決的辦法。要麼，你一五一十把事情告訴我，要麼我們馬上離開此地。」

她並未答話，被他握住的纖手也了無生氣。

「我的寶貝，」他迫切地說，「你為何要瞞着我？你可知道那天早上我從海灘泅水回來正打算向你求婚的。難道我們無法重拾舊歡麼？倒底是甚麼夜貓子害苦了我們呢？」

起初她避不作答，後來淚珠兒由面頰上涔涔落下：「你是說你本來打算向我求婚？」

龐德點點頭。

「啊呀，我的天主，」她大聲哭道，「我的天主！」她一面哭一面轉身依偎着他，用臉龐貼

向他的胸脯。

他趁勢緊緊抱住她。「寶貝，告訴我，」他說，「告訴我，你受到什麼迫害？」

她的哭聲逐漸低沉下去。

「讓我靜靜躭一會兒。」她吻了他的面部，又用兩手捧着他的臉。她依依不捨地望着他。「親愛的我努力做對我們兩人最有益的事。請你信任我。但是事實極為棘手。我是陷在很要命的……」講到這裏她悲從中來，又哭出聲來使勁抓住他，猶如一個發夜魘握緊成人膀臂的女孩。

他用手梳攏她那又黑又長的頭髮，一面以輕吻予以撫慰。

「暫時離開我，」她請求說，「我要好好想一會兒。我們必須採取對策。」

她拿着他的手帕拭乾淚痕。

她領着他走到房門口，他們在那裏緊緊擁抱着。而後他再吻她櫻唇一次，她便請他出去，關上了房門。

那天晚上共進晚餐時，她頗為興奮，又回復頭一天來這裏吃晚飯那種興高采烈的老樣子。她有說有笑，有時笑聲很清脆。龐德努力適應她的新心境，直到杯盤狼藉時才略微提示一句使她收斂起開朗的心情。

她把手掌壓在他的手背上。

「現在不用提它，」她說：「現在忘掉它。事情已經過去，明天早上我會告訴你一切的。」

她朝他望望，突然間她熱淚盈眶。她從手包裏取出一塊小手帕拭乾了眼淚。

「再給我倒些香檳，」她說。她奇兀地笑着說：「我可以多喝一些。你比我喝的多得多。這太不公平。」

他們坐在餐桌旁慢慢地喝，直到一瓶香檳喝光。然後她站起來，用手敲着椅背，格格地笑出聲來。

「我這才相信我喝醉了，」她說，「多麽丟人。龐德，請你不要取笑我。我希望好好地高興一下，現在我——我已經如願以償。」

她站到他的身後，以手指梳弄他的頭髮。

「快點上樓吧。」她說。她朝他揚手做一個飛吻，就逕自返囘樓上的房間去。

他們慢條斯理地培養談情說愛的熱烈情感達二小時之久，這在二十四小時以前，龐德作夢也不相信會成事實的。猜疑和自制的藩籬統統一掃而光，他們互道衷情，兩人間的滿天陰霾均已化爲烏有。

「你該走了，」龐德躺在林太白臂彎裏有一歇以後，她催促着說。

又像自悔失言似的，她摟抱他更緊些，嘴裏喃喃着親暱的稱呼，又以整個身體壓在他身上。

最後他爬起來，俯身拂弄她凌亂的頭髮，再依次親吻眼皮和櫻唇向她惜別時，她伸手擰亮了床頭燈。

「你望望我，」她指點着說，「也讓我好好的望望你。」

他在床上跪在她的身旁，她果眞仔細地端詳他面孔的每一特徵，好像從來沒有見過面。然後她鈎着他用一隻手臂圈着他的頸頸。她慢慢扳動他的頭部輕輕吻他的嘴唇，碧藍的眼睛裏噙住滿眶的淚水。於是她放手讓他走，並且熄滅床頭燈。

「晚安，我親愛的心上人，」她說。

龐德俯身再吻她一次，而且嚐到她面頰上淚水的滋味。她走到房門口轉過身安慰地說，「我的寶貝，乖乖睡吧。別煩心，從今以後樣樣事都會如意啦。」

他輕輕闔上房門，帶着滿腔喜悅走囘自己的房間。

二七　受創底心

第二天早上店東富索伊遞給他一封信。老闆衝進龐德的房間，把那個信封拿到他面前，神色張惶好像客店裏失了火似的。

「出了一樁駭人的意外，瑪丹——」

龐德連忙從床上爬起來跑到浴室門口，門反鎖着。他跑囘來，從房門衝出去，順走廊走向隔壁房間，路上碰見一位嚇得縮作一團的女婢。

林太白的房門大開。陽光從百葉片透進來，照亮了這間屋子。只有她滿頭黑髮披露在白床單外，她的身體僵直地褢在床單底下，塑成墓地石板上的雕像。

龐德雙膝一屈就床邊一跪在她的身旁，輕輕揭掉覆蓋着她的床單。

她兩眼緊閉。似乎在熟睡中。標緻的面孔看來栩栩如生。她一定陶醉在夢鄉中，她看來跟以前沒有兩樣，可是她又顯得如此的安詳——沒有活動，沒有脈搏，沒有氣息。這就是死亡。沒有氣息。

稍後店東走進來，輕輕拍拍他的肩頭。他朝放在床頭桌上的一只玻璃杯戳戳。玻杯底部留有白色的脚子。旁邊放着一本書，她的香烟盒和火柴，以及小鏡子、口紅、手帕等零星物件散在附近。地板上有一只倒空了的安眠藥瓶，那是頭一天晚上龐德就曾在浴室裏見過的。

龐德站起來，不住地搖頭。店東依然伸手遞出那一封信。他取過來。「請你通知警察分局長，」龐德吩咐說，「他如要約我談話，會在隔壁的屋子裏找到我。」

他木然走出室外，連頭也沒有回一下。

他坐在自己的床沿，向窗外平靜的大海眺望。然後悶悶不樂地看信封一眼。上面只簡簡單單的寫着：「交給他」。

原來這樣的，龐德靈機一動，他推測她一定吩咐過要女婢第二天一早叫醒她，這樣他就不會是第一個發現出了事的人。

他把信封轉過一回。不久之前，她曾用炙熱的舌頭打濕封口膠然後黏牢它。想到這一點他不禁爲之悵然，然後拆開信封。

信並不長。讀了最初幾行以後，他越唸越快，呼吸漸趨急迫，鼻孔在粗鹵地吐氣。看完以後他把信頁朝床上一丟，好似甩掉一隻毒蠍。

那封信是這樣寫的：

「我最親愛的龐德——

我是全心全意熱愛你的，當你展讀這封信時，我仍舊希望你愛着我，因爲當你披閱這些字句時，你所愛的人仍然活在人世，雖然是她生命中最後的一瞬間。我要向你道別，我甜蜜的愛人，當我們仍在互相愛慕的時候，永別了，我的愛人。

我是M.V.D.(譯註：指俄帝內政部)派出的工作人員。不錯，我是俄國人派出的雙重間諜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年後我被他們吸收，一直替他們工作。直到認識你爲止，我曾經愛着一位參加英國皇家空軍的波蘭籍青年。你會查出他是誰的。他曾經得過兩枚殊勛勳章。戰後他被麥爺所賞識，經過訓練以後派往波蘭。他們逮捕了他，加以嚴刑拷問，使他們收穫頗豐，也洞悉我與他之間的關係。他們因此找到了我，告訴我如要男友活命的話必需替他們工作。他不知道實際情形，却獲准給我寫信。每月十五日我一定會收到他一封信。我發覺我變成騎虎難下。如果那一個月十五號收不道他的來信我將坐臥不安。那意味着是我害死他的。起初我只給他一點點情報。

「請你相信我的自白，後來他們要我注意你。我告訴他們你將派往王村出差，你用甚麽身份作爲掩飾，以及其他消息。他們能够在你到達以前知道你的住處，又能先期在豪華旅社佈置好錄音機，就是這個緣故。他們也覺得號頭李可疑，但是他們並不知道你的眞正使命爲何，只知道你與號頭李作對。我只向他們透露了這樣多。

後來他們規定我進入賭場以後不准站在你的身後，也要我設法不讓馬蒂士和賴非立站在你的身後，結果使得兩名保鑣幾乎有機會用槍向你射擊。其後他們又導演了使我被綁票的一幕戲。你或者要奇怪我去夜總會消夜時何以那樣悶悶不樂。他們未曾加害我，因爲我是M·V·D的人。

但是等我發覺你受到這樣的創傷，縱然是號頭李下的毒手，而且事實證明他是一名叛徒，我就拿定主意不再替他們工作，他們指示在你療養期間要我繼續蒐集資料，可是我沒有答應。我受巴黎方面的節制。規定我每日必須和巴黎傷殘教養院區一個電話號頭連絡兩次。他們脅迫我就範，後來中斷和我連繫。我知道在波蘭作人質的男友一定沒有命了。但是他們又害怕我會告密，我這樣疑惑，因此我接獲最後警告，說如果我再不聽話就要由 SMERSH 出來制裁我。我却滿不在乎。因爲我熱戀着你。爾後我在豪華旅社注意到眼睛蒙一塊布的那廝，他當時在打聽我的動向。那是我們出發到這裏來前一天發生的事。我希望能把他甩掉。我拿定主意等我們熱絡一陣之後就從哈弗港乘輪逃往南美。我希望我們生個小孩，然後可以自另外的地方重建事業。可是他們追踪而來。我無法甩掉他們的釘梢。

我知道如果向你吐露實情。我們的戀愛便會無疾而終。我認清我的出路不外以下兩者之一：不是等待 SMERSH 來人把我殺死，也許牽連你一塊犧牲，就是我自求解脫。

我最親愛的愛人，事情就是這樣的。你總不會禁止我這樣叫你，或者禁止我表達我的愛慕之忱吧。我現在帶着對你的回憶和愛慕之忱一起離開這個塵世。

我能告訴你的，對你也沒有多少幫助。我經常連絡的號頭是巴黎傷殘教養院區五五二〇〇。在倫敦時我從沒有跟他們任何人見過面。一切都由一個固定的地址代爲轉信，就是設在張陵十字廣場附近的一家書報攤。

我們第一次在一起用膳時，你曾談到那個叛離捷克斯拉夫人的某人。你說那人曾說，『我是被一陣風吹離這個世界的人。』那句話也是我自己的註脚。我這樣做也爲企圖拯救被我熱愛者的生命。

時間很晏了，我很感倦乏，而你我之間只隔着兩扇房門。但是我得鼓起足够的勇氣。你或者能救回我的性命，可是我可受不了從你那雙可愛眼睛裏流露出的神色。

V絕筆。」

龐德把信紙放下來。他機械地相互捏緊指關節。忽然又握拳猛烈衝擊自己的太陽穴。然後他站起來。有一會工夫他向斯文的外海瞭望，接着高聲發出嚴厲的咒罵。

他已熱淚盈眶，可是又自己拭乾了淚痕。

他匆忙穿上襯衣和長褲，帶着嚴肅的神色跑進公用電話亭，再關上門。

在他試着接通倫敦長途電話時，，他冷靜地回味林太白遺書中陳述的細節。樣樣都湊得攏。過去四週內，他由本能一再注意到而由理智一一否定的某些陰影和疑問，現在如同標桿似的顯露出來。

現在他只把她看做敵方的間諜。他們之間底一段情和他的悲傷統統被他束諸高閣。隔些時候，可能被他翻出來，冷靜地加以檢討，然後混和着其他的傷心事一起忘掉。現在，他只能想到她對特勤局和自己祖國如何的不忠，以及造成的損害有多大。他以專業化的頭腦仔細考慮林太白造成的各種後果——這幾年來特勤局所安排外勤人員的掩飾身份可能被她連根揭穿，通信密碼必已落入敵手，專爲滲透並蒐破蘇俄鐵幕而設置的S站一切秘密勢難逃出她這個窩裏反，而源源外洩。

這簡直糟糕透了。誰知道要費多大精力才能彌補這個漏洞。

他恨得牙癢癢的，突然間馬蒂士在療養院規勸他的話又出現在耳際：「在你的周圍潛伏着許外眞正的罪惡目標。」又說：「SMERSH 又當如何？我不贊許這班傢伙在法蘭西境內恣意活動，任意殺害對他們秘密政治體制不忠實的內奸。」

龐德不禁發出一陣苦笑。沒想到這麼快就證明馬蒂士的話是對的，也沒想到自己的強辯在眼前就栽了個跟頭。號頭李的描述完全正確，我龐德在外面東征西剿地打紅蕃，而眞正的敵人却

早已冷僻、平靜，毫無驕矜地在老窩裏不停地工作。

他好像看見林太白的倩影沿特勤局大厦的甬道往前走，手裏捧着一個木匣其中放着一叠文件。當他們把文件攫到手的時候，也正是雙圈組某一位組員銜命出發去海外打紅蕃的時候。

他兩手緊緊地握拳，身上因爲愧疚而汗流浹背。

咳，亡羊補牢爲時未晚。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目標。他可以集中力量把 SMERSH 這個目標打垮。鏟除掉這個致命的報復冷箭，M.V.D. 也就沒有什麼了不起，和西方國家的那些文職的情報機關還不是一樣。

SMERSH 是敵人的馬刺。它警告說：好好幹間諜，必需赤胆忠誠，否則你就沒有命了。假如有人胆敢背棄，他將難逃被追踪，被整肅的厄運。

俄帝本身就是這樣一部大機器。恐懼是生命的脈博。僞裝前進總比掉隊爲安全。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砲彈也許打不倒你。脫逃，龜縮，背叛的人將吃到 SMERSH 射出去的一粒子彈。

現在他決意要突擊那一隻持着鞭子和手槍的手臂。諜報作業可以留給辦公室的白領同事繼續去作。他們將從事諜報及捕諜工作。至於鏟除威脅諜員，並且驅使他們甘心做間諜的組織，是他本人義不容辭的事。

電話鈴聲大作，龐德連忙拿起聽筒。

他這次打的是「外綫」專線電話，對方是唯一獲准由倫敦打商業電話和海外工作人員通話的

連絡員。當然只有在特別重要的情形下才允許這樣做的。

他穩穩地對話筒發話：「我是〇〇七號。這是外線商業電話。事情非常緊急。你聽得淸我的話嗎？……請立即轉報上去。三〇三〇號曾是一名替鐵幕帝國幹活的窩裏反……不錯，眞可恨，我是說『曾是』，因爲那個雜種母狗現在已經死翹翹了。」

（全書完）